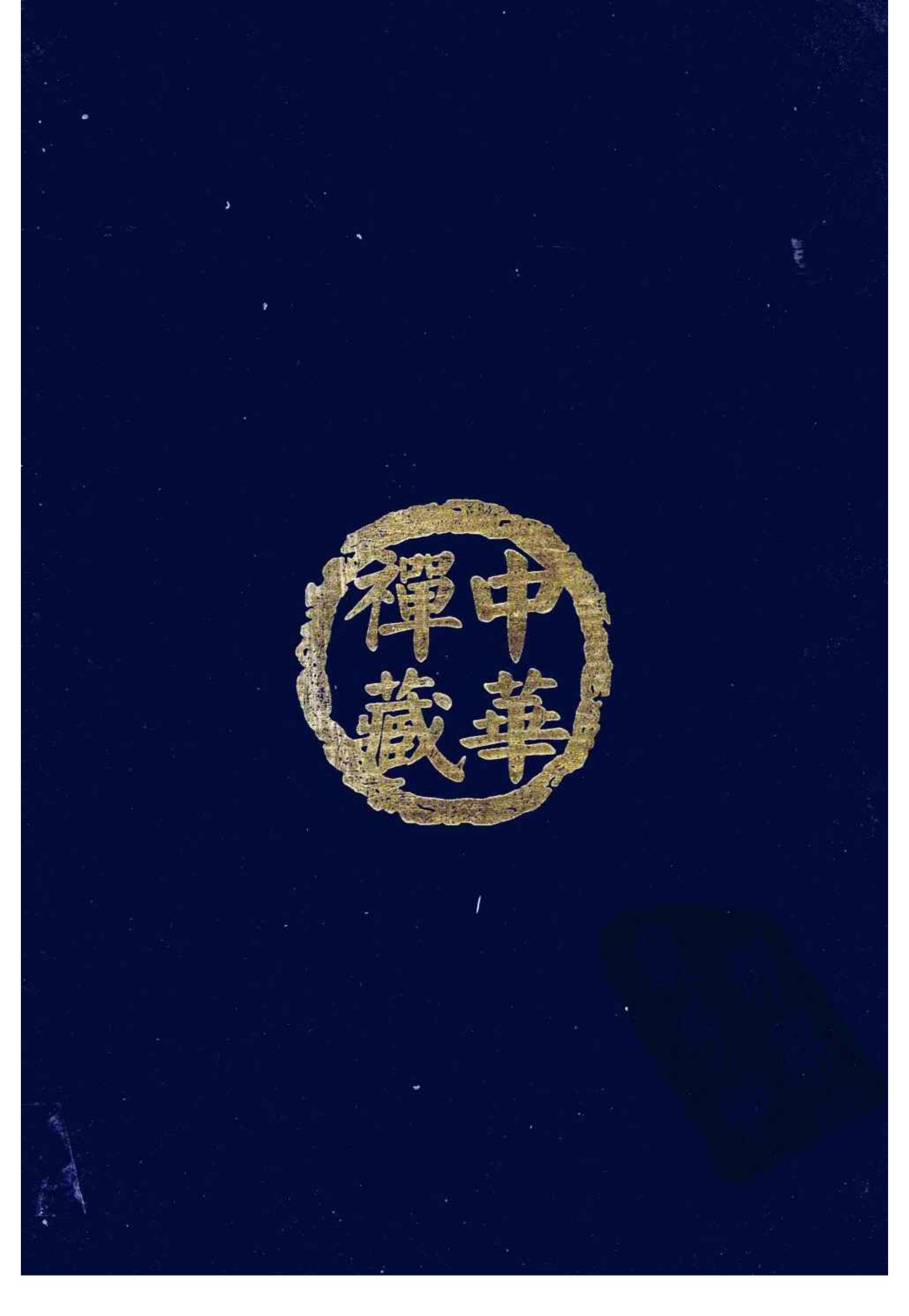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五

（25）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本書原名爲《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責任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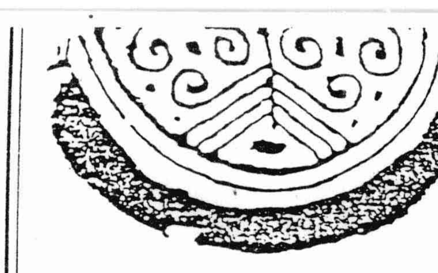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 圓



五燈全書 上

（卷一——卷三三）

清·超永 編



解題

五燈全書

編譯組

「五燈全書」一二〇卷，清・超永編。內容起自七佛，下迄康熙年間，主要收錄禪門傳法弘化之事蹟，而一般歷史事實及僧人生平則甚少提及。其書與「指月錄」「續指月錄」等書性質相仿。較不具一般佛教史之史料價值，然對於有意研求禪宗公案與機鋒語義者，此書以百二卷之豐富內容，自能滿足其需要。

此書大部份係根據五燈錄及各禪宗史書編集而成。編者爲康熙年間北京聖感寺住持超永。卷首收有上康熙奏疏、序文、凡例，與目錄等。關於此書之價值，陳援菴先生曾云：「書合『五燈會元』及『五燈會元續續』，而增其所未備。南嶽青原下，各迄三十七世，集五燈之大成，爲宗門之寶窟。與嚴統之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語矣。」（「清初僧諍記」卷一）

由於「五燈全書」對曹洞宗世系及天皇、天王二禪師之認定問題與部份清初禪僧不合，因此乃引起一陣諍論。詳見陳援菴所撰「清初僧諍記」。

目次

◎原本佚失初葉

也間嘗流覽釋氏之書立教雖主於空寂而其戒欺去妄蠲忿窒欲亦與勸善懲惡之道蓋無殊指焉自宗門教興曹溪而下五派迭衍各有撰述宋景德以後裒集爲傳燈諸錄嗣是又舉挈要領彙成一編是爲五燈會元洎乎本朝沙門海寬念其支派繁衍自宋金元明數百年來傳述闕然乃著續纘一書今聖感寺僧超永復慮譜牒漸棼聞見不一用是旁蒐博考折衷於二編而參訂之刪其煩蕪增所未備以成全書其用心也可謂勤矣至於簡牘所載互相印證之語罕譬曲喻爲說甚夥而其大指要歸亦惟欲袪迷惑以復性眞不越乎閑邪存誠牖人爲善之意匪僅有裨於禪宗教旨而已也故爲之序

康熙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五燈全書目序

恭惟

盛朝開國以來

國家之治超於三代凡事關教化咸與闡揚僧史傳燈之錄雖方外要典亦當以時修明也永因念從上慧命所繫於是頓忘固陋自

康熙癸亥入京廣徵博採謹以古今遺集探其事實其理不當而言冗僞者則刪之其旨不二而機冥合者則增之繼而考訂宗派申明大端不使金鍮溷雜務期支緒詳明引說辨解各有根據靡不窮搜極討編成垂二百餘萬言名曰五燈全書遭遇

聖天子以至道慈德治天子天地萬物淸寧安裕而佛教得以毗贊大化雖古之帝王未有如

皇上之啓牖生民欲其回心嚮道如此之切也永所以勤勤懇懇不避冒犯輒敢以其書上進幸於

萬幾之暇得經

御覽辨正差謬

恩賜序文

天章雲爛

睿藻波騰外數六經內該三藏使千燈互映託

宸撰而彌彰萬類同歸荷
綸音而愈徹豈直抑揚善惡昭晰儒禪鎔範四天
垂規百代而已又蒙
頒內府梨板
命付剞劂永承
旨勉力鳩工茲呈新刊
御序幷全書首卷
聖覽甚悅
手勅諭永曰御製序後當有自序凡例方好永慚惶
無地敢不稽首颺言吾佛以正法眼爲一大教
之宗以不傳旨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心性之
道原生靈之妙諦也其祖乃定慧之大範朗悟
之眞驗也
今上大聖垂覽茲編發揚儒佛合一之義以廣流通
所謂
聖人立教之道必
聖人乃能行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
下生民之大幸也夫敬爲序

康熙癸酉孟秋上澣八日聖感寺嗣祖沙門臣超
永拜撰

五燈全書序

世出世間法其源多岐貴夫挈領提綱而善損
益之提挈之要則宜取信於本法無取證於末
流取信於佛說無取證於俗議而天下大中至
正之理始躍然知發蒙振落周行無悖博照不
偏亙古亙今闡呈眞體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如
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以正法要爲一大
教之宗密傳授爲一大教之祖迺代相禪五燈
薪接有由來矣讀其書徵其事或現圓機如波
紋織沼或轟獅吼如絕壑奔雷醉心者甘勝醒
酬誤觸者猛逾毒藥自書傳互異曖昧濫漫遂
令疑而不信諸訛襍出魚目珠貝之不分是豈
遙師承各祖匪具超方眼目運大公無我之心
以貫串諸家廣嗣續而建綱宗亟搜剔而嚴去

取。幾何不日星晦。而滄溟涸耶。迦文於經教之外。以無盡三昧。授大龜氏。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尊者。按唐書後魏之末。有僧達磨。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衣鉢。世為授受。入梁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能在中國。於達磨為六世。故世稱六祖。其文蓋班班可攷。復念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可以語言發。不可以語言到。故末上特愼重拈花付囑之舉。用以表明正法非同諂曲。明教嵩之言曰。正法者。大教之所自出。衆經之所自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襍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善說法。要蓋無踰於明教矣。今世法道下趨。邪師輩出。沉湎於勢利。攘臂於鬪諍。喔唯突諳之徒。相與以佛為戲。而語言文字一途。昔用之揚扢宗要。今用之囓蝕獅身。肩慧命之責者。仰屋扼腕之不暇。尙何所事於發揮揣摩。

以表彰從上之法式哉。我深雪霽兄為之痛心發憤。乃殫慮竭思。經營鉛槧。操三十年之苦心。而全書脫藁。蒙

聖天子嘉獎再三。壽剞劂有日矣。於是祖道重光。五燈復燦。揆以椎魯闇識。亦得揚不律以佐厥功。更竊竊然踴躍歎美。以附於孔門之游夏焉。夫道為天下之本。書為天下之迹。事為天下之異。理為天下之同。因迹以顯本。折同以融異。而上下古今無剩義矣。非挈提綱領。損益取證之明驗乎。紫陽之論達磨。為能盡翻窠臼。倡為禪宗。視義學尤為高妙。固知別傳之旨。常存世間。以起緇素之篤信。討論全藉楮墨。以為證據。宋季五燈並傳。大川濟公會而梓之。迄今又五百餘載。嗣法者亡慮數千。斷斷續續。霽兄表而出之。興滅繼絕。心涵太虛。豈如白巖之黨同伐異。任生滅為筆削者哉。述而不作。竊比老彭。知我罪我。雖宣尼有所不免耳。霽兄初結茆於永嘉之雲外峯。八易寒暑。刀耕火種。謝絕人事。全書經

始於峯下道老人貽札殊深弗克告成之慮而今書竟成矣可以告老人於寂光矣㨗昔叨老人之推愛極殷故附及序末以見著述卒業之難而霽兄仰承師訓輔教翊經其所存者廣其所見者大雖其習趨之端與儒或異而五燈建豎即易禮詩書春秋相表裏並行有如此也

康熙壬申冬日北京玉泉山
靜明園古華嚴寺沙門超揆撰

五燈全書進呈奏疏

聖感寺住持臣僧超永謹

奏為進呈五燈全書事竊惟三教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蹟雖有世間方外之殊理原無修己利人之別第品類雜則羣言貴有折衷須流派清而根源斯為可據喜際
同文之盛世敬集一家之成言非敢云塵露有益於山海之高深實仰藉
聖明得照夫昏衢之日月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
心傳千聖
道冠百王
明目達聰而邇言猶察
懸鞀設鐸而聞善則登萬方共仰
有道之聖人四海久頌
太平之天子臣僧超永忝預緇流幸依
紫禁有懷莫報矢願靡他爰念
佛起西乾祖傳東震以明心見性為宗以化惡從善為教修持則以六度為大乘原不離世間相而求實相取證則以參悟為要旨無非借方便言以表至言紀其系者往代尚有厥人接其枝者於今亟宜詳覈臣僧不揣固陋用志十年歷稽從上之遺編搜索近今之宗派言無岐轍語合心燈西域則首七佛而遞授迦葉阿難中土則先達磨而沿流青原南嶽末附未詳法嗣間收應化聖賢閱時近三千年計人餘七千數一十有六卷標其目一百二十卷記其言雖識

爲五燈全書誠有待
天心炳鑒爲此彙寫冐昧進
呈伏願
不棄芻蕘
俯垂采擇如言堪繼後求循例
允附龍藏之末函則派衍流長冀校訂一勸梨編以
示遠臣僧又沐情諦觀　前聖懿德有內典晉
叨卷首　綸音倘蒙
恩賜序文更屬萬年盛典則法輪賴
金輪以常轉
舜日映佛日以增輝矣臣僧超永曷勝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
奏恭
進以
聞
康熙參拾貳年參月　　日臣僧超永

五燈全書進呈奏疏二
聖感寺住持臣僧超永謹
奏爲進呈五燈全書事竊惟
化洽太和道含弘而廣大
願垂上乘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利民布慈心
以育物恭逢盛典喜際昌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堯欽舜哲
文獻武功
聖學恒新撫萬邦而建極
皇威遠播統六服以綏猷懸天鑑於域中運大權
於寓內廓淸沙漠全憑
睿算之指揮尅定乾坤總屬
神機之縱奪晉言臣護淸祖系於禪林汲引培扶登
蒼生於福地佛法賴隆
盛世梵刹宏創
與朝臣僧庸愚無似老邁難堪才巽大川謬忝續
燈之妄識乖明教愧叨

寵賚之深前呈百二十卷全書早開七千餘僧正
眼欽承
綸命敬付梓工剞劂已得告成裝飾因而再貢茲緣
此理重有干祈嚮蒙
御製鴻文曾許
頒入龍藏敢希
允俞冒犯
威嚴伏願
聖德崔嵬永樹萬年基業
天潢灝瀚總歸一派淵源禮備當今玉軸配錦函之
貴事高曠古金輪輦繡柱之尊
景祚與七政相齊
厚恩與二曜彌固矣臣僧超永曷勝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
奏恭
進以
聞

康熙三十六年六月　日臣僧超永

五燈全書凡例

一燈史自傳聯普續廣五籍為禪門記載之書其行於世也久矣嗣後宋大川濟禪師病其卷帙浩繁事實未核於是刪偽定譌析疑傳信束為會元一書蓋有經有法有條有理於禪統法系不假考而明昭而著其有造於大道有功於學者甚大實天壤間一大典故尤非羣書可得而擬也從是五百年來顯晦不一五宗之統且止其三雖濟洞尙存亦非前此家風況近日譜牒紛更聞見益異若決江河安所底止直下兒孫凡有血氣者能無蒿目深憂乎永行愧先賢解慙往哲但念從上恩德碎身罔報乃於垂老之年曳踵行數千里謁告同人而商確此書共圖返古懸救方來矢公矢愼至正至詳敢曰樹天下萬世之防

按列聖徽猷彙諸家法要考古徵今網羅上下

窮神極慮竭智盡能法倘春秋之嚴式準會元之切亦頗顯幽闡微發前人未發之旨庶乎理長義就必有明哲知音共扶南董其倫序之次南嶽青原俱止三十七世

一天王於馬祖天皇於石頭皆前人所定之案見諸典藉不啻數十種悉從龍藏佛祖通載中原本根據庶令統系無差

一海舟慈祖是永非普是二非一奈彼迷惑謬見創我二世豈知慈加普者嗣萬峰沈貫銘中所及者是也慈加永者嗣東明翼善碑中符合者是也其理炳然更復何辨

一洞宗世系所紀不一今從永覺賢公之補燈遠門杜公之續略酒宇寬公之纘續爲霖霈公之闢謬參酌以定匪涉私裁

一自宗分五派具由紹震旦之貫燈然不面證一堂未許稱傳衣之嫡血即如萬福古偶觸紙上陳言遙繼雲門偃祖不止百有餘禩認爲嗣法爲已甚重爲法甚輕紊亂道源開罪千古故敢列於未詳以明法統之不可或淆而承虛之不可覬幸

一雪嶠信老人久曰無傳存稿忽嗣司理黃端伯若端伯洞宗或收於無明慧經下或列於無異元來下殊無定準細考端伯歷敘來由畢竟嗣壽昌爲當

一密祖行狀爲山翁忞和尚所作嗣法十二位外從無枝節近存稿之增黃毓祺寶積之入古雪喆未審何意況行狀寶積父子相承所著之書何不同如是兩公之不忍遺擬同元白可惟一潤山幢海諸公列於未詳

一僧摩居士馬一騰偏參諸方入處諦當唱道吳越燕楚之間士大夫中林太史增志張司農有譽熊給諫開元俱出其爐鞴所著儒禪合一之書等身亦士林所希有者補入未詳

一應化聖賢西天者列於二十八祖之末東土者集於南嶽青原之前庶見次序分明不致條理舛錯

一古今尊宿。有錄存者。語俱另選。不循舊文。若無錄可輯。仍從燈元諸書。取要刪繁。所貴旨趣之切當

一五宗世系之名。俱依諸譜所載。但有傳記法言者。取冠於前。共不列章次者。目錄於後

一南嶽下三十五六七世。青原下三十七世。支分蕃衍。一時難獲全璧。茲則隨得隨錄。但從世次。而弗拘嗣法之前後

康熙甲子上元日檇李嗣祖沙門超永書於深雪艸堂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一

晉字號祈

西天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童子
須菩提尊者　舍利弗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廣額屠兒

東土祖師

菩提達磨大師　慧可大祖大師
僧璨鑑智禪師　道信大醫禪師
弘忍大滿禪師　慧能大鑒禪師

卷三

東土應化聖賢

秦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大士
天台拾得大士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嬾殘禪師
杜法順和尚　萬迴法雲公
清涼觀國師　天台戒闍黎

初祖達磨大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道育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道副禪師
尼總持禪師

二祖慧可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僧那禪師　向居士

二祖下第二世

僧那禪師法嗣

隆化慧滿禪師　峴山神定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寶月禪師　化公禪師
和公禪師　華閑居士
廖居士

二祖下第三世

華閑居士法嗣

曇邃禪師不列章次

二祖下第四世

牛頭法持禪師
上元眞禪師法嗣
上元如度禪師（不列章次）
四祖下第五世
牛頭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金陵玄素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天柱弘仁禪師
四祖下第六世
牛頭威禪師法嗣
牛頭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四祖下第七世
牛頭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金陵曇益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吳門圓鏡禪師
四祖下第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鳥窠道林禪師　木渚山悟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靑陽廣敷禪師　巾子崇惠禪師
四祖下第九世
雲居智禪師法嗣
牛頭道性禪師　江寧智燈禪師
解縣懷信禪師　鶴林全禪師
北山懷古禪師　明州觀宗禪師
牛頭大智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智眞禪師　牛頭譚顒禪師
牛頭雲韜禪師　牛頭山凝禪師
牛頭法梁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牛頭惠良禪師　興善道融禪師
蔣山照明禪師　牛頭法燈禪師
牛頭定空禪師　牛頭慧涉禪師
牛頭凝空禪師　蔣山道初禪師

幽棲道遇禪師　幽棲藏禪師
牛頭靈暉禪師　幽棲道頴禪師
牛頭巨英禪師　稀山法常禪師
龍門凝寂禪師　莊嚴遠禪師
襄州道堅禪師　尼明悟
居士殷淨
烏窠林禪師法嗣
招賢會通禪師　靈巖寶觀禪師（不列章次）
四祖下第十世
牛頭涉禪師法嗣
棲霞清源禪師（不列章次）
卷四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玉泉神秀禪師　嵩山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奉法曇光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隨州禪慥禪師　金州法持禪師
資州智侁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
枝江道俊禪師　常州玄賾禪師

越州僧達禪師　主簿劉白松
五祖下第二世
玉泉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兗州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都梁全植禪師　荊州辭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大佛秀育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澄禪師
東京日禪師　大原徧淨禪師
南嶽元觀禪師　汝南杜禪師
嵩山敬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霍山觀禪師　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嵩嶽安禪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破竈墮禪師
嵩嶽元珪禪師　常山坦然禪師
鄭都圓寂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資州侁禪師法嗣

韶山小道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韶山遊寂禪師

六祖下第三世

耽源真禪師法嗣

吉州正鑒禪師（不列章次）

磁州如禪師法嗣

荊南惟忠禪師（不列章次）

益州印禪師法嗣

益州義俛禪師（不列章次）

河南懷空禪師法嗣

蔡州道明禪師（不列章次）

五臺無名禪師法嗣

華嚴澄觀禪師（不列章次）

南陽震禪師法嗣

南陽吳頭陀（以下不列章次）　四面法智禪師

衡州倩禪師法嗣

湖南如寶禪師（不列章次）

下回快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不列章次）

六祖下第四世

南陽忠禪師法嗣

荊南道圓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廬山雅禪師

南陽吳頭陀法嗣

南陽玄固禪師（不列章次）

六祖下第五世

荊南圓禪師法嗣

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照禪師法嗣

滑州智遠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鎮州常一禪師

鹿臺玄鑒禪師

六祖下第六世

圭峰密禪師法嗣

圭峰溫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慈恩泰恭禪師

興善泰錫禪師　萬乘宗禪師

瑞聖覺禪師　化度仁踊禪師

滑州遠禪師法嗣

卷六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一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二

卷七

南嶽下第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卷八

南嶽下第三世

鎮州普化和尚　上方禪師不列章次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新羅無染禪師不列章次

東寺會禪師法嗣

薯山慧超禪師　舒州景諝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莊嚴光肇禪師　幕輔昭禪師

章敬惲禪師法嗣

薦福弘辯禪師　龜山智眞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朗州懷政禪師

柏林閉雲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玄昱禪師　新羅覺體禪師

永泰湍禪師法嗣

上林戒靈禪師　五臺祕魔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蘇州法河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呂后文質禪師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

興善寬禪師法嗣

京兆法智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京兆慧光禪師

雲水宗禪師法嗣

小馬神照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華州道圓禪師

龍牙暢禪師法嗣

嘉禾藏廙禪師　羊腸藏樞禪師不列章次

無業禪師法嗣

鎮州常眞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奉先義禪師

寶雲禪師法嗣

雲水禪師不列章次

紫玉通禪師法嗣

于頔節度使

南嶽下第四世

黄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語具別卷　睦州陳尊宿

千頃楚南禪師　烏石靈觀禪師

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

六合德元禪師 以下不列章次　土門讚禪師

襄州政禪師　吳門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師

長慶安禪師法嗣

大隨法眞禪師　靈樹如敏禪師

靈雲志勤禪師　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嶤山和尚　崇福慧日禪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淥水和尚

文殊圓明禪師　溫州靈陽禪師 以下不列章次

洪州紙衣道者

趙州諗禪師法嗣

新興嚴陽尊者　光孝慧覺禪師

國清奉禪師　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潭州龎谷和尚 以下不列章次

觀音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和尚

太原免道者　文遠侍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胡釘鉸

長沙岑禪師法嗣

雪竇長通禪師　婺州殿靈禪師 不列章次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關南常禪師法嗣

關南道吾禪師　漳州羅漢和尚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末山尼了然禪師

天龍和尚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卷第十二

青原下第六世

大安興古禪師　烏牙行朗禪師
盧氏常禪師不列章次
靑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　紫閣端巳禪師
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禪師
淨衆歸信禪師　靑峯淸勉禪師
長平滿禪師不列章次
同安察禪師法嗣
仰山艮供禪師不列章次
禾山殷禪師法嗣
永安慧度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曹山義崇禪師
禾山契雲禪師　漳州保福禪師
永安靜禪師法嗣
大名山禪師不列章次
大巖白禪師法嗣
邛州碧雲禪師不列章次

卷十三

南嶽下第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

南嶽下第三世
天王悟禪師法嗣
龍潭崇信禪師

南嶽下第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泐潭寶峯禪師

南嶽下第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巖頭全奯禪師　雪峯義存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　瑞龍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尙　高亭簡禪師
鳳翔無垢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雙流尉遲禪師
鵝湖紹奭禪師

南嶽下第六世
巖頭奯禪師法嗣
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禪師

卷十四

南嶽下第六世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二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三

卷十六

南嶽下第七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京洛善沼禪師
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二世和尚
玄都山澄禪師
嘉州黑水和尚
黃龍智顒禪師
昌福達禪師
洞賓呂巖眞人
慧山然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雙嶺悟海禪師

明招謙禪師法嗣
報恩契從禪師
普照瑜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湧泉究禪師
羅漢義禪師
興聖調禪師（不列章次）

羅漢琛禪師法嗣
法眼文益禪師（語具別卷）
清溪洪進禪師
清涼休復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延慶傳殷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天龍清慧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令光禪師

僊宗符禪師法嗣
僊宗洞明禪師
福清行欽禪師

國泰瑫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廣平玄旨禪師
白龍清慕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東禪玄亮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因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龍光澄忙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太平清海禪師
慈雲慧深禪師
興陽道欽禪師
保福清溪禪師（不列章次）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眞禪師

鷲嶺遠禪師法嗣
鷲嶺通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護國法端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雪竇清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古田道成禪師

崇恩道珍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雍熙禪師

永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瓌省禪師　鎮境志澄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報慈言禪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北禪清皎禪師不列章次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資國圓進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天童子凝禪師

報恩安禪師法嗣

棲賢道堅禪師　歸宗慧誠禪師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雲蓋用清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

般若從進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淨衆先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法濟海蟾禪師

羅漢仁禪師法嗣

龍潭從曉禪師不列章次

報慈邃禪師法嗣

齊雲慧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雙嶺祥禪師

觀音真禪師　龍沙茂禪師

大寧獎禪師

南嶽下第十一世

永明壽禪師法嗣

富陽子蒙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乾明津禪師

長壽彥禪師法嗣

長壽法齊禪師
雲居齊禪師法嗣
雲居契瓌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廣慧志全禪師
大梅居煦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萬杉廣智禪師　金鵝虛白禪師
翠峰洪禪師　清溪清禪師
雲居慧震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慧日智達禪師
上藍普禪師　報恩行思禪師
興國洪禪師　楊岐居蘊禪師
九峰子圓禪師　鵝湖令新禪師
雲龍子才禪師　三祖嶽禪師
雪竇遇新禪師　報本義圓禪師
建山智杲禪師　楊岐德海禪師
上方子澄禪師　化城會平禪師
清化智聰禪師　象田德圓禪師
育王居素禪師　圓通利柔禪師
羅漢懷端禪師　化城自觀禪師

薦福臻禪師　清化子昌禪師
文靖禪師　顯聖居耀禪師
興化善能禪師　龍華有忠禪師
北平覺寧禪師　甘露眞禪師
東禪清顯禪師　嶽楚永柔禪師
章江昭遠禪師　智遠禪師
龍華悟乘禪師　彥詮禪師
義詮禪師　玄鑒禪師
承雅禪師　義勳禪師
仁鑒禪師　保麟禪師
南山省堂主　惠英禪師
鹿門慧昭禪師　慶思禪師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玄本禪師　支提文翰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靈隱玄順禪師
羅漢林禪師法嗣
慧力紹珍禪師　大寧慶璁禪師
長蘆贇禪師　支提昭愛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三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四

雙林巳禪師法嗣

楓林來禪師(不列章次)

南嶽下第十二世

翠巖眞禪師法嗣

大溈慕喆禪師　西林崇奧禪師

石鼓洞珠禪師　淨因文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永安普禪師

蔣山元禪師

雪竇法雅禪師　丞熙應悅禪師

石門雅禪師　龜峰子瓊禪師

蔣山可政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甘露宗賁禪師

甘露德巖禪師　普門道彥禪師

居士黃安禮

雙峯回禪師法嗣

光國文贊禪師　靈山彥文禪師

勝業仲祥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雲陽慧然禪師

定慧信禪師法嗣

穹窿智圓禪師　明因悟杲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啓寧處明禪師　慧日如鑑禪師

鹿苑契符禪師　普明法澄禪師

雲峯悅禪師法嗣

薦寧齊曉禪師　澄慧咸詡禪師

精嚴繼式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大龍守眞禪師

郭山霖禪師　雍熙有慧禪師

龍牙如水禪師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惠暹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香嚴洞敷禪師　少林元訓禪師

北禪紹宣禪師　白鹿宗海禪師

淨圓禪師

興化嶽禪師法嗣

興化紹淸禪師　定林景芳禪師

首山處珪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不列章次)

玉泉芳禪師法嗣

慧力善周禪師　聖泉紹燈禪師

南華重辨禪師　延福智興禪師

道吾眞禪師法嗣
等覺智燈禪師
菩提用禪師法嗣
淨土善思禪師
天童遂禪師法嗣
大中立志禪師　乾元圓禪師
萬壽應城禪師　靈隱慧中禪師不列章次
武泉政禪師法嗣
慶善宗晟禪師不列章次
玉泉本禪師法嗣
護國齊月禪師
福嚴宗禪師法嗣
華藥義然禪師　承天智昱禪師
太子廣禪師法嗣
龍門青照禪師
大寧寛禪師法嗣
兜率無證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楊岐修廣禪師
洛浦韶禪師法嗣

夾山道暹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洛浦密詢禪師
仁王道圓禪師
泐潭月禪師法嗣
上藍居晉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泐潭道徙禪師
永安修玉禪師　開先慈覺禪師
薦福宗海禪師
白鹿端禪師法嗣
法海戒珠禪師不列章次
涼峰淵禪師法嗣
隱山法燦禪師不列章次
興教坦禪師法嗣
明教紹珵禪師不列章次
開福義禪師法嗣
澄慧惟昺禪師不列章次
興陽舟禪師法嗣
智門慧泰禪師不列章次
常熟珍禪師法嗣
金山慧滿禪師不列章次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四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五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青原下第七世

含珠璋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含珠偃禪師
紫林一禪師法嗣
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微禪師
興元大浪和尚　洪州東和尚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境和尚　中同安志禪師（不列章次）
報慈嶼禪師法嗣
聖興存禪師（不列章次）
香城禪師法嗣
鄧州羅紋禪師（不列章次）
瑞龍璋禪師法嗣
西川德言禪師
青原下第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　普寧法顯禪師
同安志禪師法嗣
梁山緣觀禪師　陳州靈通禪師（不列章次）
歸宗章禪師法嗣

普淨常覺禪師
護國遠禪師法嗣
雲頂德敷禪師　開寶常普禪師（不列章次）
太陽堅禪師法嗣
石門聰禪師　北禪契念禪師
石門徹禪師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　北禪懷感禪師
靈竹守珍禪師　四面津禪師
承天義勲禪師　青峯義誠禪師
廣德智端禪師
紫陵微禪師法嗣
鳳翔大朗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潭州新開禪師
青原下第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谷隱契崇禪師　谷隱法誨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開解重敏禪師　鷲嶺懷堅禪師
蘄州懷令禪師
梁山觀禪師法嗣

壽山德初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龍翔道暉禪師
上藍祖欽禪師　幽巖子詠禪師
能仁崇壽禪師　長蘆悟禪師
神光道新禪師　雪竇鑒禪師
報慈傳卿禪師

天童覺禪師法嗣

雪竇嗣宗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瑞巖法恭禪師
清涼法眞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大洪法爲禪師　長蘆道琳禪師
鳳凰世釗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烏巨正光禪師
寶福信悟禪師　廣慧法聰禪師
雪竇清萃禪師　能仁理禪師
師秀禪師　法潤禪師
了默禪師　從行禪師
宗榮禪師　集成禪師
道圓禪師　法濟禪師
明慧禪師　中翼禪師

子靈禪師　師儼禪師
師全禪師　覺照禪師
法海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

慧力悟禪師　雪峯慧深禪師
智門雅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普照光禪師
薦福演禪師　大洪先禪師
眞覺能禪師

天封歸禪師法嗣

東林道理禪師

天衣聰禪師法嗣

慧日法安禪師　護國欽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
能仁普禧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石佛宗華禪師

吉祥宣禪師法嗣

南華明禪師（不列章次）

大洪顯禪師法嗣

子陵祖清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勝果道和禪師

五燈全書目卷第五

藥山圓光禪師　鵝湖雲震禪師
開先淸耀禪師　奉國淸海禪師
韶州慈光禪師　雙峯慧眞禪師
保安師密禪師　雲門法球禪師
佛陀遠禪師　慈雲深禪師
化城鑒禪師　廬山護國禪師
天王徽禪師　慶雲眞禪師
永福朗禪師　芭蕉弘義禪師
郢州趙橫和尚　西禪欽禪師
天王海禪師　覺華普照禪師
鐵幢覺禪師　新州延長和尚
福化充禪師　黃龍贊禪師
大聖守賢禪師　舒州天柱和尚
雲門朗上座　簗子山菴主
地藏慈禪師　天王廣慈禪師
燈峰淨源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雲居融禪師
西禪光禪師　鷲峰韶禪師
覾州水晶禪師　智門法覲禪師

韶州月華禪師　北禪悟同禪師
韶州龍光禪師

南嶽下第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月華山月和尚　南雄地藏和尚
樂淨匡含禪師　後白雲和尚
白雲福禪師

德山密禪師法嗣

文殊應眞禪師　南臺勤禪師
德山紹晏禪師　鹿苑文襲禪師
藥山可瓊禪師　乾明普禪師
梁山崇禪師　黃龍志愿禪師
東禪秀禪師　普安道禪師
德山柔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渝州進雲禪師
黑水承璟禪師　乾明自興禪師
鼎州寬禪師　嶽州乾普禪師

巴陵鑒禪師法嗣

文殊眞禪師法嗣
洞山曉聰禪師
南臺勤禪師法嗣
高陽法廣禪師　石霜節誠禪師
德山晏禪師法嗣
德山志先禪師
黑水璟禪師法嗣
黑水義欽禪師
五祖戒禪師法嗣
泐潭懷澄禪師　洞山自寳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四祖端禪師
雲葢智顒禪師　海會通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義臺子祥禪師
天童懷淸禪師　寳嚴叔芝禪師
五祖秀禪師　白馬辯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翠峰慧顒禪師
十王懷楚禪師　定慧道海禪師
雁宕文吉禪師　西禪文岫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舜峰蒙正禪師　海會顯同禪師
功臣慈應禪師　瑞巖珪禪師
三角幽禪師　大名明禪師
五祖防禪師　大愚達禪師
中宮登禪師　景德簡禪師
舍利該禪師　雲居慶禪師
永安圓禪師　十王淸禪師
雍熙德輿禪師　六合修巳禪師
德山文燦禪師　龍牙遷禪師
梁山了奇禪師　報恩禪師
龍門禪師　瑞巖圓禪師
福昌善禪師法嗣
上方齊嶽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福昌詢禪師
德山文捷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夾山惟俊禪師
靈峰顯英禪師　公安智珠禪師
四明贇禪師　元封政禪師
開聖道如禪師

乾明信禪師法嗣

藥山彝肅禪師　西禪垂白禪師

保唐無約禪師不列章次

智門祚禪師法嗣

雪竇重顯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百丈智暀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

護國壽禪師　九峯勤禪師

雲蓋繼禪師　黃龍海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雲臺因禪師

青山好禪師　慈雲紹銑禪師

芙蓉文喜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清溪省鑒禪師

德山僧可禪師　翠峰覺顯禪師

百丈月禪師　翠峰奉鸞禪師

歸宗省一禪師　天童寶堅禪師

廣慧清順禪師　百丈智斌禪師

廣教義嵩禪師　蘄陽口詮禪師

靈泉曉禪師　長嵩襲禪師

廣福允恭禪師　藥山宣禪師

太平清禪師　大龍德宣禪師

福嚴雅禪師法嗣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振禪師

衡山了實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殿撰李珍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　太陽文昱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雙溪生

報慈嵩禪師法嗣

興陽遜禪師

德山遠禪師法嗣

開先善暹禪師　禾山楚材禪師

資聖盛勤禪師　鹿苑圭禪師

大中仁辯禪師　菩提桂芳禪師

王氏山普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欽山悟勤禪師

廣濟同禪師法嗣

南華智度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九華勤禪師

乾明睦禪師法嗣

因勝燈禪師不列章次

卷三十四

南嶽下第十世

地藏賞禪師
眞如雅禪師
鳳臺崇禪師
藥山恭禪師
西禪罕禪師
報恩政禪師
玉池希白禪師
寶相歡禪師
雲門毅禪師
横金顯禪師
雲巖元度禪師
萬壽德禪師
護國宜謙禪師
白雲重韶禪師
淨土義親禪師
大覺利眞禪師
護國惟德禪師
天聖仲華禪師
薦福可禪師
翠峰普禪師
天童利章禪師
妙果垂則禪師
龍華覺禪師
護國德基禪師
報恩宗祕禪師
福建可槩禪師
西方岫禪師
大乘曉禪師
啓霞崇梵禪師
仗錫懷秀禪師
報恩道能禪師
白衣宗朴禪師
白衣智華禪師
水陸瑞雲禪師
萬壽助禪師
永安元楚禪師

惟一禪師
圓應禪師
文軫禪師
遠慶禪師
允誠禪師
慧思禪師
元珪禪師
覺濟禪師
悟明禪師
雪竇省宗禪師

延慶榮禪師法嗣

圓通居訥禪師
延慶法珠禪師 不列章次

百丈暎禪師法嗣

慧因懷祥禪師
慧因義寧禪師

南華緣禪師法嗣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佛陀崇欽禪師
延禪法寧禪師
舜峰惠寶禪師
甘露自緣禪師 以下不列章次
永泰寶宗禪師
雙峰法崇禪師
寶林海月禪師
羅漢淸顯禪師
淸銓智靜禪師
翁山文白禪師
延壽法年禪師

北禪賢禪師法嗣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　興化暉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北禪順禪師　白兆垂素禪師
南嶽子祥禪師
開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萬杉善爽禪師
上方善全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鵝湖恭禪師
九僊元舜禪師　廣慧文深禪師
開先海淵禪師　安國思恔禪師
法濟善禪師　長慶紹新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圓應禪師
雲蓋鵬禪師法嗣
報恩譚禪師　法輪眞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臨邛復首座　白霞安禪師
雁蕩古禪師法嗣

淨光覺禪師
禾山材禪師法嗣
曹山雄禪師　北禪昇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報恩紹端禪師　薦福守機禪師
新豐全湛禪師
石霜誠禪師法嗣
嶽麓珪禪師不列章次
海會通禪師法嗣
水南文秀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承天和禪師
翠峰顒禪師法嗣
廣果擇能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德山讓禪師
夾山俊禪師法嗣
夾山遵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善慶楚昇禪師
法興期禪師　均慶清皞禪師
育王坦禪師法嗣
育王從逸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湖山擇賢禪師
資聖勤禪師法嗣
木覺省文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資聖子璋禪師

宗益有昌禪師

南嶽下第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修慧禪師

長耳子良禪師　開元瑩禪師

衡山澄信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祥符曉儒禪師

褒親陳禪師　觀音元隱禪師

祥符法周禪師　善果懷演禪師

開平處良禪師　慈雲居慧禪師

西禪懷義禪師

大溈宥禪師法嗣

歸宗慧通禪師　大安興教禪師

崇福清雅禪師　崇福貴安禪師不列章次

育王璉禪師法嗣

佛日淨慧禪師　天宮愼徽禪師

徑山維琳禪師　臨平勝因禪師

彌陀正彥禪師　金山寶覺禪師

安巖崇海禪師　廣慧利如禪師

明僊道信禪師　鳳凰文喜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東禪智華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普先處忠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解空清瑞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孫覺莘居士

靈隱知禪師法嗣

靈隱正童禪師　雪峰守超禪師不列章次

承天簡禪師法嗣

智者利元禪師　瑞安僧印禪師不列章次

九峯韶禪師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玉泉皓禪師法嗣

興教文慶禪師　北禪希肇禪師不列章次

夾山遵禪師法嗣

幽巖覺禪師

承天宗禪師法嗣

崇福了禪師　承天守明禪師

鳳凰有從禪師　大龍德全禪師

慧巖法安禪師　崑山曇玉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因勝師俊禪師　法雨重俊禪師

護國從利禪師

長蘆福禪師法嗣

廣慧和禪師　保寧眞戒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長蘆法海禪師　壽寧楚韶禪師

資福文雅禪師　三祖慧雲禪師

天衣和禪師法嗣

菩提志專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不列章次

鳳棲卿禪師法嗣

鳳棲通禪師不列章次

永安楚禪師法嗣

疎山重秀禪師不列章次

雪峰益禪師法嗣

中書李林宗不列章次

圓通訥禪師法嗣

興國智昱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四祖逸禪師

三祖文銑禪師

東山宗禪師法嗣

定峰曉宣禪師不列章次

雪峰敦禪師法嗣

雪峰善諭禪師不列章次

西塔殊禪師法嗣

寶林用明禪師不列章次

法昌遇禪師法嗣

太和珍菴主以下不列章次　五峰密禪師

慧日禪師

興化銑禪師法嗣

南臺以謂禪師　花藥常選禪師

崇壽玢禪師

萬杉爽禪師法嗣

法華德嵩禪師不列章次

南嶽下第十二世

蔣山杲禪師法嗣

淸獻公趙抃

幽谷祐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興國法雲禪師

薦福忠實禪師

九峰殊甫禪師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資壽圓澄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投子修顒禪師

地藏守恩禪師

靈曜習良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西湖文義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普照眞寂禪師

南禪寧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隱靜守儼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瑞光守琮禪師

水西山輌禪師

啓霞慧章禪師

南明善通禪師

韶山杲禪師

淨因惟嶽禪師

天童可齊禪師

萬壽普勲禪師

雪竇守旱禪師

報本常利禪師

資福道芳禪師

九峻著禪師

慧林法晝禪師

琅山載儀禪師

定慧遵式禪師

廣法法光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法海世長禪師

太平慧燈禪師

米山崇先禪師

寶華願禪師

嶽林元亨禪師

澄善慧輌禪師

寶華悟本禪師

淨土德旻禪師

澄慧師冕禪師

石霜能禪師

逍遙聰禪師

投子普聰禪師

褒親祥禪師

馬祖崇新禪師以下不列章次

靈應本嵩禪師

壽寧梵仁禪師

福嚴仲孚禪師

保聖永亘禪師

石埭慧禪師

萬壽有琛禪師

光化楚萇禪師

同慶自鑑禪師

靈巖慈雲禪師

普照眞寂禪師

功臣宗齡禪師

南華德明禪師
陳園浩沾禪師
因勝圓明禪師
瑞安永利禪師
龍溪圓照禪師
壽寧宗一禪師
資福瑞珍禪師
神光合韶禪師
上方法廣禪師
資勝以遜禪師
法相用先禪師
西余安德禪師
法會子升禪師
壽寧可機禪師
安國子志禪師
練塘慧滿禪師
眞隱純潔禪師
慧日德慧禪師

壽寧普規禪師
壽寧慧眞禪師
保福慧涵禪師
崇福惟善禪師
壽聖自英禪師
天王道肱禪師
靈泉景仁禪師
靈泉智深禪師
文殊尚月禪師
白蓮愈廉禪師
太平慧眞禪師
寶嚴西杲禪師
龍華行慶禪師
禪悅慧日禪師
安樂有捷禪師
仰天契遂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淨光法空禪師

龍興自端禪師
淨土法慧禪師
安國子詠禪師
承天了宗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靈巖用方禪師
龍門普順禪師
永泰有澄禪師
道齊禪師
圓明禪師
法海禪師
大寧永賢禪師
功臣慧周禪師
靈峰自和禪師
寶琛禪師
鷄峰止首座

法雲秀禪師法嗣

法雲惟白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興國重寧禪師
永安簡玉禪師
甘泉立生禪師
淸修省方禪師
徧福心印禪師
千頃宗甲禪師
護國靈祐禪師
萬壽圓禪師
善德禪師
報恩志明禪師
南禪慧禪師
大慮奉堅禪師
多福太素禪師
廣際用乾禪師
直講楊居士
保寧子英禪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六

●原本佚失次下目錄故依本文而新作補之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七

卷三十六

南嶽下第十三世

瑞巖居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廣靈祖禪師法嗣
縉雲仙巖懷義禪師　烏龍廣堅禪師
清溪西禪智誠禪師
淨因嶽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鑒禪師
乾明覺禪師法嗣
平江長慶應圓禪師
長蘆信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慈受禪師　萬壽如瓊證悟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智者法銓禪師
徑山智訥妙空禪師
金山慧禪師法嗣
報恩覺然寶月禪師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慧林慧海月印禪師　建隆原禪師

金山佛鑑惟仲禪師　褒城乾明永因禪師
勝因崇愷禪師　大覺法慶禪師
保寧英禪師法嗣
廣福惟尙禪師　雪竇法寧禪師
羅漢勤禪師　羅漢善修禪師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
甘露顒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雪峯大智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峯宗演圓覺禪師　衛州王大夫
育王振禪師法嗣
岳林眞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尙
南嶽下第十四世

南嶽下第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南嶽下第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黃龍祖心寶覺禪師　興龍常聰照覺禪師
克文雲庵眞淨禪師　眞如院元祐禪師
大潙懷秀禪師　黃檗惟勝眞覺禪師
祐聖法宥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福巖慈感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玄沙合文明慧禪師
建隆院昭慶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隆慶院慶閑禪師　三祖山法宗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雪峯道圓禪師　四祖山法演禪師
淸隱潛庵淸源禪師　興國院契雅禪師
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　廉泉院曇秀禪師
宣明佛印禪師　三角山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黃檗積翠永庵主　歸宗志芝庵主
百丈元肅禪師　石霜琳禪師
上藍順禪師　延慶洪準禪師
宿松靈隱德滋山主　禾山德普禪師
佛陀德遜禪師

卷三十八

南嶽下第十三世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黃龍靈源惟淸禪師
泐潭草堂善淸禪師　靑原惟信禪師
靈泉院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水陸院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寄堂景新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慈雲道情禪師　黃龍如曉禪師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七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八

卷三十九

南嶽下第十三世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

積翠永庵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師

佛印明禪師法嗣

龍興師定禪師

南嶽下第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超宗慧方禪師　崇覺法空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寂惺惠泉禪師

華亭性空妙普庵主　鍾山道隆首座

齊謐首座　西笠尼智通惟久禪師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佛心本才禪師　黃龍通照德逢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博山無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光孝德遇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泐潭清禪師法嗣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

雪峯東山慧空禪師　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青原信禪師法嗣

梁山權禪師　正法希明禪師

南嶽祖庵主

夾山純禪師法嗣

欽山乾明普初禪師

泐潭乾禪師法嗣

勝因戲魚咸靜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東禪祖鑑從密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　二靈知和庵主

西天王與化可都禪師　長沙道吾楚方禪師

雪峯有需禪師

開先瑛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大溈海評禪師

圓通僊禪師法嗣

淨光佛日了威禪師　武義明招文慧禪師

南嶽下第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山堂僧洵禪師

鼓山別峰祖珍禪師

黃龍逢禪師法嗣

薦福常庵擇崇禪師

天寧卓禪師法嗣

育王無示介諶禪師　道場慧琳普明禪師

道場無傳居慧禪師　顯寧松堂圓智禪師

烏回唯庵貝範禪師　本寂靈光文觀禪師

黃龍震禪師法嗣

德山無諍慧初禪師

萬年一禪師法嗣

報恩法常首座

南嶽祖禪師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勝因靜禪師法嗣

萬壽夢庵普信禪師　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光孝果慜禪師

雪峯需禪師法嗣

雪峯毬堂慧忠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

蓬萊圓禪師

圓通旻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觀禪師

左丞范沖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

明招慧禪師法嗣

石塔宣祕禮禪師

浮山眞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九

瑯琊永起禪師　崇勝院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淨空居士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聖智淵禪師　壽聖院楚文禪師
寶積宗映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上方日益禪師　西堂顯首座

卷四十二

南嶽下第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佛果克勤禪師　佛鑑慧懃禪師
龍門佛眼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無爲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知藏　法閦上座
雲蓋本禪師法嗣
承天自賢禪師　承天慧連禪師
香山惟德禪師　嚴治平慶禪師

琅琊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

卷四十三

南嶽下第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虎丘紹隆禪師　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佛智端裕禪師　佛性法泰禪師
此庵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南峯雲辯禪師　惠遠佛海禪師
鴻福子文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藏密印安民禪師　昭覺徹庵道元禪師
佁堂中仁禪師　象耳山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西山明因曇玩禪師　虎丘雪庭元淨禪師
天寧訥堂梵思禪師　君山佛照覺禪師
寶華賢禪師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昭覺道祖首座
雲居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東湖居士

郡王趙令衿超然居士　侍郎李彌遜普現居士
覺庵道人　令人本明
范縣君
太平懃禪師法嗣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昺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佛眞了璨禪師　谷山海禪師
卷四十四
南嶽下第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雲居高庵善悟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黃龍牧庵法忠禪師
烏巨雪堂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眞牧正賢禪師
道場正堂明辯禪師　方廣深禪師
世奇首座　淨居尼慧溫禪師

◆誾遠禪師下原本佚失本文一葉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
開福寧禪師法嗣
月庵善果禪師
大隨靜禪師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愚丘居靜禪師
南巖勝禪師　梁山廓庵師遠禪師
土溪智陀子言庵主　劒門南修道者
莫將尙書　龍圖王蕭居士
五祖自禪師法嗣
龍華高禪師
卷四十五
南嶽下第十六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
徑山杲禪師法嗣
教忠晦庵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懶庵鼎需禪師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佛照德光禪師　華藏遯庵宗演禪師
天童無用淨全禪師　大溈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能仁枯木祖元禪師
靈巖東庵了性禪師　蔣山一庵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溈了庵景暈禪師
靈隱誰庵了演禪師　光孝寺致遠禪師
崇聖普慈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最庵道印禪師　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徑山了明禪師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修居士　提刑吳明偉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

卷四十六

南嶽下第十六世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坦禪師　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　延福寒巖慧升禪師

大溈泰禪師法嗣

慧通清日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灝禪師　昭覺辨禪師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焦山或庵師體禪師
華藏湛堂智深禪師　上竺證悟智圓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靈隱遠禪師法嗣

東山全庵齊己禪師　疎山歸雲如本禪師
日本叡山覺阿上人　淨慈濟顛道濟禪師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別峰寶印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

卷四十七

南嶽下第十七世

教授嚴朝康居士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法石中菴慧空禪師　淨慈混源曇密禪師

青原信菴唯禋禪師

東林顗禪師法嗣

公安遯菴祖珠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　智者元菴眞慈禪師

昭覺紹淵禪師　徽州簡上座

資福遂翁處良禪師

西禪需禪師法嗣

鼓山木菴安永禪師　龍翔柏堂南雅禪師

天王志淸禪師　劍門安分菴主

東禪岳禪師法嗣

鼓山宗逮禪師　鼓山石菴知玿禪師

徑山寓菴德灐禪師

西禪淨禪師法嗣

乾元鈍菴宗頴禪師　華嚴別峰雲禪師

中濟無禪立才禪師

開善謙禪師法嗣

仙州山吳十三道人

育王光禪師法嗣

靈隱妙峰之善禪師　淨慈北磵居簡禪師

徑山浙翁如琰禪師　上方朴翁銛禪師

東禪性空觀禪師　育王孤雲權禪師

育王秀巖師瑞禪師　淨慈退谷義雲禪師

育王空叟宗印禪師　鍾山鐵牛印禪師

天童無際了派禪師　石菴正珌禪師

天童海門師齊禪師　雲居率菴梵琮禪師

華藏演禪師法嗣

何山月窟慧淸禪師

天童全禪師法嗣

育王笑翁妙堪禪師　靈隱石鼓希夷禪師

雪竇野雲處南禪師　雪峰滅堂了宗禪師

盤山思卓禪師　丞相錢象祖居士

雪峰然禪師法嗣

如如顏丙居士

育王璞禪師法嗣
育王妙智廓禪師
淨慈一禪師法嗣
天童息菴達觀禪師　仰山簡菴嗣清禪師
道場全禪師法嗣
華藏伊菴有權禪師
徑山印禪師法嗣
金山道奇禪師　蓬菴自聞永聰禪師
焦山體禪師法嗣
天童癡鈍智穎禪師
雙林用禪師法嗣
三峯印禪師
龜峰光禪師法嗣
徑山蒙菴元聰禪師
大溈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涓禪師
大洪證禪師法嗣
萬壽月林師觀禪師

雲居會禪師法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九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
卷四十八
南嶽下第十八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破庵祖先禪師　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薦福曹源道生禪師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
淨慈潛菴慧光禪師　隱靜萬菴致柔禪師
靈隱笑菴了悟禪師　蔣山一翁慶如禪師
承天鐵鞭允韶禪師　直祕閣學士張鎡居士
南嶽下第十九世
臥龍先禪師法嗣
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雲居卽菴慈覺禪師

大慈獨菴道僖禪師　靈隱石田法薰禪師

靈隱嶽禪師法嗣

滅翁天目文禮禪師　龍翔石巖希璉禪師

瑞巖雲巢巖禪師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

淨慈谷源道禪師　道場北海悟心禪師

雪竇大歇仲謙禪師　諾菴若肇禪師

道場運菴普巖禪師　虎丘蒺藜曇禪師

瑞巖少室光睦禪師　金山掩室善開禪師

雪竇無相範禪師　秘監陸遊居士

天童鏡禪師法嗣

淨慈清溪沅禪師　公安虎溪錫禪師

西禪月潭圓禪師　育王寂窻有照禪師

法石愚谷元智禪師　報恩太古先禪師

紹興巴山翁淳禪師　高峰崇禪師

鶴林生禪師法嗣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

隱靜柔禪師法嗣

虎丘雙杉元禪師

卷四十九

南嶽下第二十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仰山雪巖祖欽禪師　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國清清靈叟源禪師　天童別山祖智禪師

雪峰環溪一禪師　天童月坡明禪師

東林指南直禪師　雪竇希叟紹曇禪師

靈隱退耕寧禪師　雪峰絕岸可湘禪師

天童西巖了惠禪師　光孝石室輝禪師

靈隱薰禪師法嗣

淨慈愚極慧禪師　中竺雪屋珂禪師

天童禮禪師法嗣

育王橫川如珙禪師　淨慈石林行鞏禪師

天寧沐谷衍禪師　虎丘雲畊靖禪師

華藏通禪師法嗣

徑山虛舟普度禪師

雪竇謙禪師法嗣

承天覺菴夢眞禪師　雪竇霍山昭禪師

雪峰北山信禪師
天童觀禪師法嗣
虎丘伆堂善濟禪師　天衣嘯巖文蔚禪師
柏巖凝禪師　華藏純菴善淨禪師
天童穎禪師法嗣
徑山荊叟如珏禪師　雪峯大夢德因禪師
金山奇禪師法嗣
靈隱高原祖泉禪師
萬壽觀禪師法嗣
黃龍無門慧開禪師　婺山孤峰德秀禪師
石霜竹巖妙印禪師
乾元穎禪師法嗣
鼓山檜堂祖鑒禪師
育王廓禪師法嗣
黃山正因禪師
南嶽下第十九世
徑山珍禪師法嗣
徑山元叟行端禪師

卷五十四
南嶽下第十九世
淨慈穎禪師法嗣
江心一山了萬禪師　奉化岳林栯堂益禪師
雙林雲屋自閑禪師
育王觀禪師法嗣
仰山晦機元熈禪師
淨慈聞禪師法嗣
徑山雲峰妙高禪師　何山鐵鏡至明禪師
天童止泓鑒禪師
雙林朋禪師法嗣
靈隱悅堂祖誾禪師
靈隱濟禪師法嗣
天童石門來禪師　雪竇野翁炳同禪師
薦福燦禪師法嗣
支提山愚叟澄鑑禪師
雪峰信禪師法嗣
大慶尼了菴智悟禪師

華藏淨禪師法嗣

天童西江謀禪師　雪峯石翁玉禪師

徑山珏禪師法嗣

中天竺空巖有禪師　淨慈千瀨善慶禪師

黃龍開禪師法嗣

護國臭菴宗禪師　華藏瞎驢無見禪師

慧雲無傳祖禪師　放牛余居士

孤峰秀禪師法嗣

鼓山皖山正凝禪師　雙林一衲介禪師

容菴海禪師法嗣

慶壽中和璋禪師　葛廬覃禪師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

弁山阡禪師法嗣

圓通雪溪遴禪師

無鏡徹禪師法嗣

灌溪昌禪師

靈隱泉禪師法嗣

寶林無機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靈隱性原慧明禪師　天寧楚石梵琦禪師

卷五十五

南嶽下第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愚菴以中智及禪師　楧隱天境元瀞禪師

萬壽行中至仁禪師　瑞龍夢堂曇噩禪師

徑山復原福報禪師　竹泉了幻法林禪師

徑山古鼎祖銘禪師　歸菴仲猷祖闡禪師

開元愚仲善如禪師　萬壽佛初智淳禪師

上竺我菴本無禪師　護聖迪原啓禪師

江心萬禪師法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　雲居小隱師大禪師

徑山熙禪師法嗣

笑隱大訢禪師　祥符梅屋念常禪師

雪竇石室祖瑛禪師　中竺一關正逵禪師

佛殿仲方天倫禪師　天衣業海子淸禪師
淨慈元菴會藏主　南禪寶州覺岸禪師
徑山高禪師法嗣
中竺一溪自如禪師　東林古智喆禪師
天童怪石奇禪師　徑山本源善達禪師
龍巖眞首座
何山明禪師法嗣
明州恭都侍者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一

卷五十六

南嶽下第二十世

天童鑒禪師法嗣
雪竇竺田汝霖禪師　道場玉溪思珉禪師
靈隱誾禪師法嗣

東林無外宗廓禪師
中竺有禪師法嗣
石門眞覺元翁信禪師
風旛中禪師法嗣
呂鍈船居士
華藏見禪師法嗣
金芝嶺鍈紫念禪師
皖山凝禪師法嗣
澱山蒙山德異禪師
金牛眞禪師法嗣
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
直翁圓禪師法嗣
天寧無能教禪師
慶壽璋禪師法嗣
大慶壽海雲印簡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一世

徑山及禪師法嗣
靈隱空叟忻悟禪師　天龍斯道道衍禪師

卷五十七

南嶽下第二十二世

天寶樞禪師法嗣
淨慈逆川智順禪師
縉雲眞禪師法嗣
五臺碧峰寶金禪師
鶴巖義禪師法嗣
淨慈祖方道禪師
慈化瓊禪師法嗣
香嚴無聞思聰禪師　玉峰寂照無極尊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三世
祖芳聯禪師法嗣
普明立中成禪師　淨慈照菴宗靜禪師
烏石愚禪師法嗣
瑞安太初啓原禪師　靈谷無涯道永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五世
牧菴謙禪師法嗣
慈化普菴禪師
卷五十八
南嶽下第二十三世

天日本禪師法嗣
無明千巖元長禪師　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
日本建長古先印原禪師
蒼山念菴圓護禪師　太華無照玄鑑首座
盤龍蓮峰崇照禪師
般若誠禪師法嗣
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
智者義禪師法嗣
淨慈德隱普仁禪師
淨慈林禪師法嗣
止菴德祥禪師　天界易道夷簡禪師
海門則禪師法嗣
弁山懶雲智安禪師
華頂覩禪師法嗣
福林白雲智度禪師
天童一禪師法嗣
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
壽昌源禪師法嗣

天童元明原良禪師
天界信禪師法嗣
江心覺初慧恩禪師
徑山悅禪師法嗣
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
靈隱明禪師法嗣
淨慈休菴無旨可授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四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鄧尉萬峰時蔚禪師　水菴無用守貴禪師
松隱唯菴德然禪師　淸隱蘭室德馨禪師
華山明叟昌菴主　般若法秀禪師
古梅友禪師法嗣
金山慈舟濟禪師　一峰寧禪師
弁山安禪師法嗣
祖庭空谷景隆禪師
福林度禪師法嗣
天界古拙俊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五世
萬峰蔚禪師法嗣
鄧尉寶藏普持禪師　九峰無念勝學禪師
海舟普慈禪師　果林首座
金山濟禪師法嗣
黃龍壽昌西竺本來禪師
天界俊禪師法嗣
道林無際明悟禪師　虎跑性天如皎禪師
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
何密菴居士法嗣
素庵田大士
松隱然禪師法嗣
道安禪師
卷五十九
南嶽下第二十六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東明虛白慧旵禪師
壽昌來禪師法嗣

天界雪骨會中禪師

東普悟禪師法嗣

幻叟荊壁紹琦禪師　古庭善堅禪師

廣善寶月潭禪師　太岡月溪澄禪師

西禪雪峰瑞禪師

素菴田大士法嗣

佛跡頤菴眞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七世

東明旵禪師法嗣

翼善海舟永慈禪師　水心月江覺淨禪師

天界中禪師法嗣

君峰大闡慧通禪師

投子琦禪師法嗣

大雲輿禪師　金山賓禪師

唐安湛淵奫禪師　古渝濟川洪禪師

海雲深禪師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　崇善一天智中國師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　天成古音韶禪師

翠微悟空眞空禪師　香嚴古溪覺澄禪師

玉峰如琳禪師　珪菴祖玠侍者

雲南堅禪師法嗣

顯通大巍淨倫禪師　蒼山明波羅禪師

耳水道庵居士

大岡澄禪師法嗣

天眞毒峯本善禪師　普濟孤月淨澄禪師

大崗東峯寧禪師　智林天淵福湛禪師

廣善潭禪師法嗣

護國無用文全禪師　崇福大慧覺華禪師

伏牛翠峯德山禪師

頤菴眞禪師法嗣

白雲無量滄禪師

和菴忠禪師法嗣

福泉法海用剛宗軟禪師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寶文洪印禪師　性空無極聞禪師

南嶽下第二十八世
翼善慈禪師法嗣
翼善寶峰智瑄禪師　雲溪碧峯智瑛禪師
夷峰寧禪師法嗣
天目實芳進禪師
君峰通禪師法嗣
君峰清祥上座　思南正法雪光禪師
天寧宣禪師法嗣
徑山天才英禪師
東方裕禪師法嗣
碧峰寺天通顯禪師
隆延道禪師法嗣
伏牛松山西宗惟慶禪師
卷五十九補遺
南嶽下第二十八世
東山海舟永慈禪師法嗣
金陵顧智旺居士
卷六十

南嶽下第二十九世
寶峰瑄禪師法嗣
竟陵荊門天奇本瑞禪師
雲谿瑛禪師法嗣
林隱靜菴智素禪師
實芳進禪師法嗣
東塔野翁曉禪師
吉菴祚禪師法嗣
法舟道濟禪師
天通顯禪師法嗣
月泉玉芝法聚禪師　陸五臺居士
壽堂松禪師法嗣
斗峰古音淨琴禪師
南嶽下第三十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無聞明聰禪師　濟菴大休實禪師
天池素禪師法嗣
大覺圓禪師

野翁曉禪師法嗣
無趣如空禪師
無盡海禪師法嗣
七尖大休宗隆禪師
天寧濟禪師法嗣
胥山雲谷法會禪師　精嚴東谿方澤禪師
天池聚禪師法嗣
浮峯普恩上座
斗峰琴禪師法嗣
斗峰天眞道覺禪師
大方寬禪師法嗣
無礙明理禪師
南嶽下第三十一世
關嶺聰禪師法嗣
月心笑巖德寶禪師
大用洪禪師法嗣
龍樹菴實應禪師　楚峯禪師
玉堂和尙

敬畏空禪師法嗣
車溪無幻古湛性沖禪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一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二

卷六十一

曹洞宗

青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普照寺一辨禪師
直翁舉禪師法嗣
天童雲外岫禪師
青原下十九世
普照辨禪師法嗣
大明寶禪師　慈雲十身覺禪師
通玄菴圓通禪師　普照寶禪師

天童岫禪師法嗣
雪竇無印大證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王山體禪師　仁山恒禪師
普照寶禪師法嗣
虛明教亨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一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大明雪巖滿禪師　慶壽勝默光禪師
仁山恒禪師法嗣
大明詮禪師
慶壽亨禪師法嗣
大覺西溪弘相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萬松行秀禪師　竹林亘川海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報恩林泉從倫禪師
五捨從寬禪師　全一至溫禪師
少林法王圓照禪師
丞相移剌眞卿居士楚材
屏山李純甫居士
僊巖德禪師法嗣
弘明虛照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四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少室靈隱文泰禪師　中林智泰禪師
靈巖足菴淨肅禪師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
昭覺仲慶禪師　太子久善禪師
長慶德諗禪師　平水慧圓禪師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　肇昌廣嚴法興禪師
順德妙乘禪師
報恩倫禪師法嗣
鞍山月泉同新禪師

法王照禪師法嗣

西安彬禪師　十方進禪師

嵩山法王暉禪師　靈巖復禪師

護國圓禪師　崇孝普禪師

淨土里禪師　寶應海禪師

天寧明禪師法嗣

天寧仲復子顏禪師　太保劉秉忠居士

青原下第二十五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寶應還源福遇禪師　靈巖秋江潔禪師

靈巖肅禪師法嗣

寶應月嵓永達禪師　古嵓普就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香巖淳拙文材禪師　熊耳空相珪禪師

嵩山龍潭深禪師　嵩山龍潭端禪師

洛陽天慶江禪師　嵩山永泰祥禪師

靈巖潔禪師法嗣

雪軒道成禪師

寶應達禪師法嗣

光山石盤山遇禪師　太原斌禪師

封龍就禪師法嗣

息菴義讓禪師　泰山靈巖容禪師

晉寧心菴主　白茅春菴主

青原下第二十七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松庭子嚴禪師　嵩山竹菴子忍禪師

佛巖稔禪師　登封華嚴遇禪師

古蔡元禪師　熊耳登禪師

天慶讓禪師法嗣

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　靈谷舜都宗禪師

空杏偉禪師　廣平實禪師

空相珪禪師法嗣

天寧壽禪師　天寧才禪師

南陽維摩懷禪師　雒陽天慶能禪師

安國仁禪師　韶陽雲門愍禪師

遂州定禪師　解州沿禪師
曜州顯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八世
萬安嚴禪師法嗣
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青原下第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少室俱空契斌禪師
青原下第三十世
少室斌禪師法嗣
無方可從禪師
青原下第三十一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少室月舟文載禪師
青原下第三十二世
少室載禪師法嗣
小山宗書禪師　顯慶曙菴悟寅禪師
青原下第三十三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少室幻休常潤禪師　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卷六十二
青原下第三十四世
少室潤禪師法嗣
慈舟方念禪師　少室無言正道禪師
廩山忠禪師法嗣
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青原下第三十五世
大覺禪師法嗣
雲門湛然圓澄禪師
少室道禪師法嗣
少室心悅慧喜禪師
壽昌經禪師法嗣
博山無異元來禪師　東苑晦臺元鏡禪師
壽昌聞然元謐禪師　鼓山永覺元賢禪師
祠部黃端伯居士
青原下第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苕溪指南明徹禪師　明因麥浪明懷禪師

佛日石雨明方禪師　顯聖三宜明盂禪師

卷六十三

青原下第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東山爾密明澓禪師　具足明有禪師

百丈瑞白明雪禪師　雁田柳湞居士

棄曇茂居士

博山來禪師法嗣

瀛山雪關智誾禪師　檀度嵩乳道密禪師

長慶宗寶道獨禪師　獨峯竹山道嚴禪師

迴龍古航道舟禪師　博山雪磵道奉禪師

開府集生余大成居士　治父星朗雄禪師

東苑晦臺鏡禪師法嗣

天界覺浪道盛禪師

鼓山永覺賢禪師法嗣

開元爲霖道霈禪師

少室喜禪師法嗣

彼岸涵宇海寬禪師　安國別山性在禪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二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三

卷六十四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二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　靈谷曇芝禪師

瑞峯三際廣通禪師　天寧幻也佛慧禪師

車溪沖禪師法嗣

徑山南明廣禪師

南嶽下第三十三世

禹門傳禪師法嗣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　磬山天隱圓修禪師

卷七十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卷七十四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卷七十四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卷七十五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天寧石䃮介颿禪師　寶嚴檗巖本黃禪師

淨慧祥光本吉禪師　虎丘佛智本孝禪師

延福損嵒本堅禪師　雪巔持禪師

古菴此宗本湨禪師　六安靈遠應禪師

圓通穎脫銳禪師　靈阜顯禪師

大參杜子濂居士」澳山景星湛菴常禪師

大梅法幢幟禪師　城山冷堂林禪師

雪竇山夫正禪師　屛山師南旋禪師

金沙微菴研禪師　椒山律牧制禪師

祖菴弘遠紹禪師　登岱眘幢建禪師

退安道嚴恂禪師　隱峰爾愚環禪師

西園瀓淸月禪師　雄聖尼惟極致禪師

卷七十六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秀峰岫雲瑋禪師　大勝崇巳峻禪師

龍光達本元禪師　湛虛徵禪師

南禪識得純禪師　雲門雪雁白禪師

興化完白壁禪師　長生印象詮禪師

蔣山圓明顯禪師　佛國南音言禪師

天寧古雲傑禪師　古南忍可持禪師

無量可生慈禪師　萬松聞極定暠禪師

慧山十洲瀛禪師　雲門二勝修禪師

大藏桂昌銳禪師　萬壽止瀾漣禪師

三祖白峰新禪師　延壽善意林禪師

白雲懸崖行筏禪師　法輪石隱貞禪師

天竺山破笠懋禪師　多福商予啓禪師

興福平巖定禪師　崇勝雪田耜禪師

古南省菴由禪師　鶴林天樹植禪師

松竇釆若起禪師　直指尼圓鑑元禪師

方爲戒居士曙　廣福晦巖熹禪師

卷七十六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復庵天息乾禪師　龍巖聖儀葑禪師

極樂遷如泰禪師　興教還一韜禪師

龍山弘文著禪師　淸凉與麼旹禪師

報恩道被宜禪師　萬壽遠瞻嘌禪師
來鶴林野樸維禪師　西資慈開得禪師
鶴林中樸行如禪師　余山墨浪文禪師
鶴林若無能禪師　旃檀林智宇彬禪師
一花林什鑑照禪師　秀州石宗奇禪師

卷七十七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雲門孤卓浚禪師　寶藏範圍澤禪師
雲巖天鼓震禪師　鹽官洪衍灝禪師
法喜千雲湛禪師　崇勝白嶠澙禪師
眞相無奇涵禪師　清涼東暉淏禪師
廣慧均實水禪師　光孝玉田潤禪師
福城雲漢满禪師　弘戒鈍斧濊禪師
景德楚雲漢禪師　長蘆古余演禪師
鹿泉山衣濻禪師　補陀拳石沃禪師
石頭天峯清禪師　洪崖古天淳禪師
勝果梵點●●禪師　接引育為淉禪師
寶光疊山淵禪師　棲眞百可溢禪師

虎嘯省三淙禪師　建隆法音㴱禪師
石菴大圓治禪師　澄心寄菴潔禪師
靈濲履冰汶禪師　雲居羽尊鵬禪師
千佛頑衲進禪師　西林彌壑澧禪師
開聖山暉澣禪師　祇樹竺堂溥禪師
湧泉青印法禪師　崇福鶴汀浦禪師
佛林雪門漣禪師　三塘乾乾湜禪師
勝果肅堂濬禪師　鐵山蹈先溶禪師
普照尼高源清禪師　雲間智元居士張賡言
上洋秋來居士俞源　鹽官杲菴居士周垣綜
遯村偶僧居士沈雄

卷七十七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報恩佛杲汋禪師　崇寧嵋樵溥禪師
松隱冠嵋瀚禪師　勝因靈常齋禪師
海門雪岑涌禪師　慧覺眉劍潔禪師
九仙嵩源淵禪師　積慶恒止淨禪師
雲峰惠庵湍禪師　大梅若雷淑禪師

卷八十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磬山下

卷八十一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卷八十一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卷八十四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卷八十四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三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四

卷八十五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卷八十六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卷八十七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耳菴壽譚師與繼初尙禪師問佚失本文一葉故缺二三師列名

卷八十八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卷八十九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卷八十九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龍華無得寧禪師　超山𡸣治樂禪師

聖泉中住砥禪師　福廬時學堅禪師

招慶重眉況禪師

卷九十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瑞雲借山映禪師　明發淵堂齡禪師

明發聖墨溥禪師　仁王寺天昴亞禪師

玉極南光昺禪師　明發懶拙恒禪師

大中石竺嵩禪師　吉祥愚山藏禪師

大聖乳峰卓禪師　慶雲此藥約禪師

永寧玉山博禪師　龍聖機佐年禪師

普濟珂月璉禪師　太平尼一眞恩禪師

卷九十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清源一嘯正禪師　萬歲白也水禪師

白鹿鍾山宏禪師　國權古蒼旻禪師

三昧自覺元禪師　寶聚密印衍禪師

卷九十一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龍華大堅濟禪師　大善澄清徹禪師

廣福元藏法禪師　演儀無則禮禪師

靈福日巖悟禪師　瑞雲潛谷閒禪師

超果木居□禪師　楷菴緒芳承禪師

超果崁頴朗禪師　華嵒嵩巖□禪師

廣利祖林明禪師

卷九十一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寶壽體遍蓮禪師　資聖大心健禪師

資福至卬方禪師　中山茹檗霈禪師

資福嵩庵正禪師　資福利禪恒禪師

翔鳳大展翼禪師　龍溪巍巍居士

法侶西堂　獅子林天羽具禪師

崇慶獨耀鑑禪師　彌陀獨埋臨禪師

智果溫永惠禪師　大善琴谷學禪師

◎天軾輪禪師與履菴經禪師問答失本文一葉故欠二三師列名

嘉菴居士象震

卷九十四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随録

平陽昉厓昱禪師
香林佷庵誠禪師
天界玉輪璨禪師
明招宏度粱禪師
龍泉佋嚴荷禪師
瑞嵓眉山睟禪師
神鼎一揆揆禪師
長壽古律範禪師
一枝石濤濟禪師
廣教喝濤亮禪師
南嶽式庵理禪師
竺溪澹然照禪師
華藏玉白清禪師
高座紹古德禪師
東山滌山慧禪師
向上具瞻仰禪師
如石石堂曠禪師
成賢一貫唯禪師
通元偉南如禪師
萬壽月樵柯禪師
淨慧破愚智禪師
弘濟亘庵湛禪師
地藏南溟鵬禪師
弘宗隱嶠逸禪師
草堂大樸環禪師
翊教鏡庵瞰禪師
聖安一覺永禪師
嚴頭燦容義禪師
開先心壁淵禪師
焦山鐵夫立禪師

象田羽庵皐禪師
龍珠寄崖知禪師
壽國曉章智禪師
白雲翠亭耀禪師
古疊獨門慧禪師
資福天海東禪師
地藏以靜顯禪師
祈祥曉輪旭禪師
準提慧海深禪師
大悲疊照明禪師
極樂南耕震禪師
中和元傑禪師
開善慧門通禪師
天龍卓午曜禪師
洪福祝峰松禪師
仁壽大志詳禪師
鏡堂清禪師
萬壽靈智徹禪師
院判心如劉存恕居士
龍山寧一恒禪師
三山若杲泰禪師
妙智仁覺先禪師
應化禹風叟禪師
紫林九乾貞禪師
鑲平松年居士許延齡
金粟居士覃有培
寧夏彬穆餘禪師
淮安漢牧照禪師
天童慰弘盛禪師
廣教德建佃禪師
天童柏堂靜禪師
蕭山尼天一具禪師
榕城南宗塏禪師
武攸雲海旻禪師
誕庵太禪師
霞峰虛靈暹禪師

四川峨月朗禪師　大悲祖幻寧禪師
圓通月庵印禪師　華嚴法海鯨禪師
蓮花葦庵宗禪師　長壽逸庵清禪師
朝陽天哲智禪師　郢州聖嗣麟禪師
平湖則明誠禪師　永寧中賢旨禪師
泉石自見性禪師　徽州右文穎禪師
思禪天倫景禪師　崇福月山珠禪師
寶華季貞幹禪師　萬壽南虞備禪師
西林竺峰緒禪師　眉嶽琦禪師
普惠奇石玉禪師　雙忠雯谷初禪師
靈崖幻堂湛禪師　濟南暹禪師
大興玉如楊古拙居士」華亭牧堂龍禪師
金粟獨懶一禪師　甘露越機顯禪師
法雲天印燦禪師　林繼芳元彥居士
天心野靜啓禪師　護國玉峯岑禪師
白龍自牧緣禪師　資壽善識知禪師
絲雪一雲澂禪師　雍熙克修挺禪師
千佛恩寵欽禪師　三聖中牧璞禪師

五磊孚山性志禪師

卷九十五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報國寺玉輪滿禪師　華亭溪翁居士顧昌洛
雲巖聖宣時禪師　蓬山院慧雲周禪師
方巖應五昌禪師　昭福少古傑禪師
慈源獨步裔禪師　大梅日休寤禪師
五雲間菴髻禪師　密印多子無禪師
葆光斷流渡禪師　東賚雪機元禪師
寶月金山義禪師　羅漢深明徹禪師
密印非相提禪師　城山大拙理禪師
雪竇逸菴元禪師　南山昴峰隱禪師
雄聖尼靜諾越禪師　秀峯漢峯項禪師
戴耘野居士　大善鑌鐵璋禪師
圓寧漢杲印禪師　法海隨菴猷禪師
圓明靈崧慈禪師　石門蒼石立禪師
淩江梲嵩宗禪師　演教佛誓元禪師
別室天孚祐禪師　興雲石琳瑀禪師

靑州萬祥麒禪師　大慈尼梓海濟禪師
雲間賈龍文居士達」眞羅山巖立敏禪師
溧水劉惟贊居士　法華樹南祚禪師
嵩山壁竹福慧禪師

卷九十七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松隱栢山森禪師　智海曇紹杲禪師
法藥百拙倫禪師　定慧容德裕禪師
建隆拙翁最侍者　西山機先曉禪師
聶先樂讀居士　倪超定永淸居士
補陀自天育禪師　隱學岸麟駿禪師
萬育霖沛汾禪師　九華晦嵩慧禪師
白封渭南乘禪師　光孝旭峯焯禪師
護國義明今禪師　法華牛雲佚禪師
萬壽憨雲頂禪師　鹿泉牧庵密禪師
菩提古凝言禪師　東林宗遠溥禪師
虎丘石龕邈禪師　正覺怡庵常禪師
華嚴偉珍琦禪師　建隆拙翁聚侍者

揚岐逸岩靜禪師　法華朗慧元禪師
黃檗徹翁昭禪師　護國魯庵源禪師
靖江朱鳳台居士　翠峯祖源溟禪師
報國千拙覺禪師　華嚴禹庵弘禪師
澹園履中弘禪師　悟空介威禪師
東林夫隱機禪師

卷九十八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檀溪梓舟船禪師　鷄鳴古拙圓禪師
普福乳峯宗禪師　東霞古松蔭禪師
眞覺曹山嵩禪師　圓通屈崖鑑禪師
船子鶩一聰禪師　賜福巨源海禪師
慈朗鷲禪師　白雲漢關喩禪師
仙巖天目智禪師　芙蓉雪鴈慧禪師
壽安遜菴玉禪師　佛祖山荊門瑧禪師
徑山起綱宗禪師　南禪佛音昺禪師
獅子憨予遷禪師

卷九十八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鹿門梓舟船禪師　雪峯牧雨槑禪師
皖山愨谷賢禪師　北嵩嵓清徵禪師
大慈浣風智禪師　芙蓉米山靜禪師
淨業鐵庵總禪師　報恩牧翁濟禪師

卷九十九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羅山傭菴玉禪師　寶峰雷門隆禪師
崇國具彰略禪師　惠因無瑕玉禪師
天寧指月明禪師　大奇月菴潔禪師
法雲石樵玘禪師　悟眞南野讚禪師
佛奧寺鐵山基禪師　香林石璞質禪師
寶寧紫芝有禪師　羅漢寺治翁伯禪師
慈雲子固方禪師　福慧生白虛禪師
寧元祖建承禪師　石溪崇化達禪師
開法慧光聖禪師　棲賢壽山琦禪師
吳江徐崧松之居士　風穴雪兆性禪師
金粟冲涵恒禪師　延壽如如極禪師

永慈覺興隆禪師　廣泉自曉□禪師
韶山雪雲睿禪師　大慈漢雷音禪師
長慶新逸微禪師　白雲芝山觀禪師

卷九十九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普陀潮音旭禪師　靈耀延喜瑢禪師
雲山道隆璟禪師　法海斌雅鑑禪師
風穴憨休乾禪師　瑞麟孤月朗禪師
金粟虎堂福禪師　慶元冰鑑眞禪師
太清景雲瑞禪師　耽源鍵鐵銓禪師
準提雲巖宗禪師　羅漢雲峰學禪師
石巖世拙智禪師　雨臺海獅野關賢禪師
崇化慧燈智禪師　崇化佛舟隆禪師
法古純徹弘禪師　泰寧饔顒西禪師
衡陽泉石隱禪師　寒木林禪師
蓮峰佛警頂禪師　大慈孤峻極禪師
清流太虛廣禪師　慈修驅庵順禪師
首山麗光楚禪師　東山頑鋒展禪師

卷一百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聖感霽崙永禪師　當湖曁玉道者馬明熙
復菴殊貫德禪師　天生院恒遠一禪師
聖感桂芳林禪師　忍菴信宗禪師
慈祥雲平我禪師　法興寺德涵護禪師
甘露雨平定禪師　天王印持徽禪師
大佛平林旭禪師

卷一百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復菴殊貫德禪師　白雲瑞平毓禪師
法海樸庵樸禪師　亮公周超端居士
芙蓉瑞庵濟禪師　都門李泰然居士
定慧瑞旭容禪師　泗洲松吼雷禪師
海鹽草堂秀禪師　懶雲學禪師
眉庵靈谿源禪師　廣泉自曉愍禪師
萬善始如眞禪師　羅漢月嶠朗禪師

五燈全書目餘卷第十四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五

卷一百一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香嚴蜀叟古禪師　丹霞古宿尊禪師
大同辨海言禪師　東禪天澤霖禪師
五祖無絃琴禪師　衡石笑玉禪師
黃蘗嵩禪師　黃蘗亦葦岸禪師
清涼現幡隱禪師　福慶妙偉俊禪師
興善允則欽禪師　金星中輪智禪師
玉泉荊谷璽禪師　觀音院雪山祥禪師
法華聞谷悟禪師　國清信菴事禪師
金陵寺僧一瑤禪師　覺院山痴倪禪師
永慶尺木休禪師　江寺嵩山彥禪師
報恩冰湲復禪師

卷一百一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上巙遠堂本禪師　南嶽蘇羣澍禪師

法海澂徹□禪師
卷一百二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大慈隱崧璇禪師　法源寶如玉禪師
玉峯身雲偏禪師　慧彰文玉璣禪師
山斗吼山震禪師　安化嘯堂予禪師
蕉園繼遠戩禪師　弘福源池靖禪師
大悲慧林光禪師　普度從實虛禪師
十方澹淵源禪師　南泉心禪宗禪師
安化澹如賢禪師　天龍致和中禪師
觀音天然定禪師　聖蓮吉庵貞禪師
藏經院清映潤禪師　天寶劍鋒峻禪師
龍峯鐵輪印禪師　三角連度淵禪師
吳山楚石琇禪師　淮安心宗誠然禪師
石門天柱機峻禪師　雷音道成宗禪師
報恩樗木潔禪師　無住子陳玉文居士
鳳鳴慧超先禪師　崇壽乳石顯禪師
白龍遜野胎禪師　鶴林漢辰弘禪師

獅子衡木口禪師　黃龍振子鐸禪師
松江秦瞻明居士　福嚴鞠庵輪禪師
藏經卍庵純禪師　楊州大庵禪師
問梅舜日杲禪師　西山自耘田禪師
太倉顧商雨孝廉　龍珍覺圓胤禪師
開元希覺銳禪師　先登皓月皐禪師
宜林天則能禪師　太陽以山聞禪師
龍泉石源雲禪師　興福等輝欽禪師
荊溪雨山越禪師　増福尼聖拙地禪師
上方古輪玉禪師　東林耳觀演禪師
金明晦岳旭禪師　大別惟範琪禪師
普雲石航宗禪師　龍興大雲入禪師
歸源宗如昇禪師　新安胡心維居士
蓮花古林如禪師　興隆天乳哺禪師
洪源天凝善禪師　興福天鞏贇禪師
楚黃王復樸鍊禪師　善業天惟德禪師
大雲濁空貞禪師　覺華天嶧修禪師
開元睦問純禪師　證道天屋福禪師

卷一百三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卷一百三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卷一百四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卷一百四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卷一百五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卷一百五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卷一百六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瑞雲介石芳禪師　龍聖龍門濟禪師
旃山傑峯解禪師　栴山懷越志禪師
石筠禹門統禪師　毗盧證心明江禪師
慈明圓通明光禪師　樵李素堂道禪師
淨業仁安數禪師　圓通法曇衷禪師
龍泉偉珠淵禪師
嚴淨香雲興禪師　興隆大珠智禪師

卷一百六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首山寧一暹禪師　萬善暉洲昊禪師
重興無虛昇禪師　龍泉朗空順禪師
仁壽吼林鯨禪師　靖安慧溥仁禪師
護法慈意昭禪師　維摩陶明濬居士
龍舒濬庵龍禪師　廣慶西來禪禪師
雙泉天睿沐禪師　隆禧大量宣禪師
龍門眉劍如禪師　□□□□禪師
雙泉了空心禪師　廣渠門章京羅居士
雙泉證庵印首座　伍山蝶庵栩禪師

雙泉埜嵐逸禪師　雙泉埜嶠坤禪師
伍山隱謙讓禪師　白雲密修林禪師
呂明字大紀居士　璧城居士戴銘
記室古堂植禪師　茶陵海機滙禪師
佛緣一庵堅禪師　青埨中一量禪師
天仙古霞佛禪師　隆壽昇雲相禪師
報恩法瀾澄禪師　地藏慈石珂禪師
石門信庵哲禪師　地藏楚庵琛禪師
鶴林芝庵明禪師　黃龍牛峯青禪師
天王還燈敏禪師　極樂佛照寬禪師
寶勝傳一福禪師　延壽尼上機本禪師
大唐律綱宗禪師　海會量舟汗禪師

卷一百七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牛山壁觀默禪師　福安景蓮源禪師
東巖慧觀賢禪師　石門大圓鏡禪師
太平谷戀乾禪師　兜率不磷宗堅禪師
契嵩嶽禪師　葉菴果禪師

卷一百七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法衡成璽禪師　鑑堂舟禪師
鵜鳴卉堂弘禪師　洪福智堂海禪師
傳萬洪居士　普濟㵲謙運禪師
石門毛承鳴永乾居士」勝果邑峯嵩禪師
圓通卓隱瑾禪師　廣教致石璀禪師
天香大牛什禪師　微舒恒禪師
斧山積禪師　西禪希燦鏡禪師
淸涼飛濤宗禪師　乾昶通禪師
寶乘月禪師　安樂誓高學禪師
廣濟橘堂建禪師　勝峯秋水海禪師
龍湖道林茂禪師　三韓修明道德齋居士
張明鑑見安居士　自心融禪師
玉峯珏禪師　紅崖智覺慧禪師
張明宗居士　慈曆耕隱疇禪師
金牛洞暎燈禪師　魚鱗心印明禪師
萬壽大機有禪師　靜海宣智鑑禪師
永慶子雍如禪師　天寧三空善禪師
極樂四維鑑禪師

卷一百八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本寂雲蔭德禪師　雙貞尼通禮敬禪師
萬固文源燦禪師　青山竺菴瑞禪師
石霜愍峯聞慧禪師　鳳翔唱宗來鑑禪師
石霜大用來珍禪師　霜華楚芝來悟禪師
石霜潤月來仁禪師　草菴佛言來經禪師
法華嗣嶽來燈禪師　大湖道務來勝禪師
城步玉屏野雲禪師　大悲含舒來詠禪師
仁王梅璞來育禪師　鳳山非石來珵禪師
觀音再履來崑禪師　護國洪菴玉禪師
楞嚴整草勝林禪師　夾山乾彰縉禪師

卷一百八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磬山下

石霜治滬澄禪師　觀音院禪林意禪師
龍泉曉愚講禪師　法源仁山能禪師
地藏具函廣禪師　□□□□禪師
華藏藥海孟禪師　水月殊庵定禪師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五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六

卷一百九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函可禪師下本文佚失

博山怡生弘喜禪師　攝山竺菴大成禪師
福山石潮大寧禪師　大慈石公大瓆禪師
龍華梅逢大忍禪師

卷一百十八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崇光觀濤大奇禪師　安隱亭山大充禪師
仰山千丈大英禪師　青原墨歷大智禪師
壽昌其天大浩禪師　弘濟方融如璽禪師
天目思予大聞禪師　青原嘯峯天然禪師
好山戒弘大伊禪師　青原叶妙大權禪師
西洞庭同岑大燈禪師　治父南洲月禪師
治父笠庵蔭禪師　治父松翁徠禪師
治父天濟樫禪師　昭慶天目方禪師

卷一百十九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中觀沼禪師
偕鑒法師　禪月貫休禪師
先淨照禪師　公期和尚

唐朝因禪師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　雙溪布衲如玉禪師
舒州投子通禪師　處州法海立禪師
汝州天寧明禪師　蜀中仁王欽禪師
金陵鐵索山主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法師　上竺圓智證悟法師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　本嵩律師
老宿菴主等　洪州大守宋令公
江南相馮延　官人道流僧俗等
青州佛覺禪師　圓通善國師
慶壽元悟玉禪師　黃山趙文孺居士
高郵州定禪師　徑山雲菴慶禪師
竹林巨川海禪師　雪峯樵隱悟逸禪師
玦北和尚　鎮州嘉山來禪師
潙山太初禪師　子範慧洪大師
蔣山慧空元模禪師　佛光道悟禪師
普覺淳朋禪師　雪竇常藏主
台州黃巖覺眞　育王勉侍者

◎以下本文佚失

五燈全書目錄卷第十六終

五燈全書卷第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七佛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祖燈相傳必自佛始故自釋迦以上略舉七佛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師所以今之撰述槩標七佛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喩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　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

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 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淸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卽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牕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卽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幷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勑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幷說無常偈曰諸行無

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曰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　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曰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勑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　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

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彊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

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神耶世尊微笑擧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

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揷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華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者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華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

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罔測唯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染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一日於世尊拈華示衆處徹見法源因而破顔微笑世尊乃授以金縷伽黎復言吾以清淨法眼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　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　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合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

也何其駛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　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

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以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　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周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

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　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　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周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耎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羸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

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正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卻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周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之解言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　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卻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將示寂日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卽周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

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卻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密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即周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　一日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　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周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辨捷無礙初遇婆須密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印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䭾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䭾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祖即現神變卻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即周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䭾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祖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祖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即周敬王三十三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　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即周貞定王二十八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卻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即周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音角)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

眞體藏之龍龕卽周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云我今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卽周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 其

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皆宗仰祖悉爲化之令歸三寶　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辨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　祖既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云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執侍後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辨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前漢文帝後元三年庚辰歲也　五燈全書卷第一

五燈全書卷第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西天祖師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提曰身心倶定祖曰身心倶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

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元鼎四年戊辰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　行化至摩提國忽有冷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項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具戒訖命名伽耶舍多　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元平元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異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

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元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永始四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子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淸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旣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淸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務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漢子嬰壬午歲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遍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

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嘆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只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爲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眞僞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我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

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毗得舍利建塔當漢安帝元初四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祖即爲王廣說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理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師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　後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明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

漢桓帝延熹八年乙巳歲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於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彌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 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眾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云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可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眾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己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眾祖詰而化之四眾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眾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

◆婆羅授

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識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即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襯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

◆禮羅體

亂乃盜爲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念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於斯即命破毀伽藍袪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冑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禮而建塔焉當漢後帝景耀二年己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請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

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四十九番外道杜口信服於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濳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受具後六十載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師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密多　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師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生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天地震動多著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吾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汝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

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即答曰汝行何緩或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名月淨多羅功德多羅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

卽明其寶旣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尙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旣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西天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卻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淸雅令人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

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

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淸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淸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者曰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者乃問此華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言弗也者曰從何得耶釋乃擧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旣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　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曰我今不知云何轉而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大拇指爲花冠巳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方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增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卻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

寶林傳及聖胄集 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 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安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 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尙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得誰云有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在汝降之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

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　至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伏　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　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

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　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　後値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搆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即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

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辭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為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為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　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辨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為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勅近臣特加迎請祖即隨使而至為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

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即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墖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

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廣州府南海縣實梁普通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舊板年甲差訛今依梁僧寶唱續法記宋嵩禪師正宗記尙覺有疑後別有說）十一月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元理每歎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蒙莊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元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

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

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幷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舊載祖曰吾有楞伽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按人天眼目達觀穎反覆辨論以正其訛最爲明確今遂是說刪去）　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巳終（別記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敎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一日曰我巳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

〔苦疑若〕

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楊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楊聞偈悲喜交幷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楊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密秘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楊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楊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元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隻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年號依紀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屆詔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於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卽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年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卽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値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塚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考綱目梁普通二年辛丑卽魏正光二年今稱庚子應是普通元年又考寶誌公有對武帝稱達磨爲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之言實誌卒於天監十三年則達磨之來應在天監七八年之間其葬應在魏神龜初年又三年

宋雲道遇達磨若在普通年來中國則寶誌已卒矣又佛祖綱目以十一月至金陵者爲是若以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十月一日至金陵十日之間豈能歷三千里耶

河南嵩山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依香山靜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於是直造少室親傳衣法事見達磨章自初祖西歸師爲繼席闡化焉　東魏孝靜帝天平乙卯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幷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於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四十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

上道聽者林集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於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

安慶皖公山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廢佛教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壬子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元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明皇諡鑑智禪師覺寂之塔　師嘗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元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

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元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值一切莫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黃州黃梅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隋大業丁丑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　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　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

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戸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黃州黃梅五祖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尙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唐高宗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授付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尙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尙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　逮夜祖

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卽以三皷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卽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乙亥忽告衆曰我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

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　儀鳳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而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即劉宋時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即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

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幷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　中宗神龍乙巳降詔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

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　簡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幷賜袈裟絹五百疋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　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明皇先天壬子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有僧舉臥輪偈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眞可高七尺曲盡其妙

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　明皇開元癸丑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飱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烟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　上元庚子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

五燈全書卷第二

五燈全書卷第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東土應化聖賢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

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翦尺拂子懸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務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卽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　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　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　師著有大乘讚不二頌十二時歌行世天鑒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遷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爽當十二月六日也壽九十七終時燃一燭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帝嘆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其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鍾山獨龍阜勅陸倕製銘王筠立碑於寺門令處處傳遺焉

善慧大士齊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

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
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
浦漉魚獲已沉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
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
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
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
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
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
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
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
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
山　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桉一下
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
曰大士講經竟　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
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
若動一切不安　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
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靸履帝曰
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心王銘曰觀心空王元妙
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
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
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
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
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
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
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
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
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
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
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
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元音身心性妙用無
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
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
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
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
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有

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

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
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
覽鏡容顔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斷
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尙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
忽染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
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尙恣貪嗔
精魄隨生路游魂入死關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
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絶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大士於陳宣帝大建元年四月告衆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衆生汝等愼護三業精勤六度行懺悔法免墮三途至二十四日入于涅槃壽七十三闍維收舍利頂骨葬雙林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　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　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靑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元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採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

作禮而退　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
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
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
是我同流　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
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
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顚
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　因趙
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
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
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
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厮兒宛有
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
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
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
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
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　國淸寺半月念戒衆集

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
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
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腲脮蹙額皤
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幷破席凡
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
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　一日
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
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白鹿
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
下事師負之而去　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
師負之而去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
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
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祇
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
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
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

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秖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淸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淸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　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靑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　僧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　有問師凡耶聖耶遂擧手曰我不在此住

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燗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

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攜凫茨一包暨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凫茨峰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暨峰曰何處得來曰是合得峰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遐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　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祇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　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毗之祥曜滿山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諡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或贈偈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內入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蕭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峰登太白穿鳳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庵回赤城憩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角返飛來棲止石寶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

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兜率戒闍黎台州臨海婁氏子母張氏夢月光入懷覺而有孕生而能言曰善哉父母生我劬勞長度群生爲世沃焦父母驚異遂名以頓吉一日忽謂母曰可備齋七位母問其故曰我同衣來相見父母恠之俟之日晡果有僧七人撫掌打拍徐行至家曰聞君有奇子特來相賀其父遂設齋食罷衆僧請兒相見曰仁者有情之軌則切莫被他瞞須要惺惺著兒乃撫掌而笑七僧謝去兒謂父母曰七人皆佛菩薩示現也五歲自稱六和大師志慕空寂年十五辭父母出家至杭飛來峰見天竺波利多多問曰子何來師曰從緣來曰是何姓曰是佛性曰子身尙俗安識佛性師曰我身雖俗因俗證眞眞俗圓融洞然無二無二之法卽是佛性波利多異之乃爲落髮受具足戒故名善戒由是銳志參方　師到金陵見清源和尙問曰鼻孔遼天時如何源曰朝出東暮落西曰如何是某甲道眼曰佛亦不是師振威一喝源休去　師訪仁勇和尙勇知師來遂升座豎起拂子師曰騰身捉日月開口望潮來勇擲拂子師作舞打拍而退

繼參黃牛薩多波寶林支提四明大璋機緣頗多不及備載偶與大璋酬唱同時下喝其徒普明在側忽然頓悟　往五臺回至瀧川吒五郞邪祠神像俱壞廟宇自焚　至洛陽有富人李光弼常信妖巫師愍其愚遂造其家入慈濟三昧衆魔各現形相乞爲開導師爲說法受記諸妖殄滅其家遂安　師還杭州路宿旅店店主人王伯恭哭而慟師問其故答言先君小祥師曰子知父生處否恭曰不知師卽呼其家犬至前曰汝身雖異本性昭然犬聞師語泫然下淚作人語向恭曰我是你父以罪業故受此報形汝念

父子之情哀告求師爲我說法恭聞斯語頓足哀慟懇師救度師爲說法曰心轉境隨業花敷茂心空境寂業花自謝罪無定罪業非眞業心邪則業風生心正則業風止皆由汝心非他所授犬搖尾若謝至晚不食而死伯恭投師出家遂剃度名道穪師常行隨機妙用誘進群迷拯度實多不及悉記　師自溫州歸兜率嘗與周婆往來周婆者臨海紫巖人也生而神異人皆罔測周婆與師終日握手經行街巷大笑歌曰笑殺愚癡漢營家無歇時四山若來合妻子各分離又歌曰世人都笑我我笑世間人如意摩尼現無人識本眞　台城西南有龍潭名靈江其龍化爲老人每日至寺聽法一日師掩門老人立門外良久叩頭流血師知其誠懇開門問故老人曰我墮畜身皆是不聞正法今宿有幸遇師在世願求解脫師曰誰縛汝老人曰無人縛師曰旣無人縛何求解脫老人曰我心憂亂墮此業身願師爲安脫此軀殼師曰心異千差競起心平法界坦然心凡三毒縈纏心聖六通自在心空一道淸淨心有萬法縱橫心猿意馬宜自調伏作佛證聖墮獄受畜皆自能爲非天所生非地所出老人聽師言心惑未卽解悟師曰汝將何聽老人曰我將耳聽師曰耳聽增惑何不心聞所謂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此是普賢法門普賢以心聞成大行願汝性旣靈當知此能聞說法之人是何相狀若執作相則墮于有若執作非相又墮于無執著有無生死根本但自返觀息聽則本有大光明藏悉得現前諸惑自然亡矣老人聞此心地朗然頓首拜謝遂復龍身于西山投身自隕　台郡饑陽亢極越五月不雨禱于上下神祇皆不應太守趙邦彥以城隍神像曝于庭叱曰我聞行雨汝司其柄不憐萬民曝之以警不職是夜神致夢太守曰吾雖行雨非上天勅命豈敢自專兜率戒闍黎文殊示現實司雨事辱我何益太守齋戒率僚屬至寺趨謁師室爲通情悃師爲書疏焚之大雨隨澍四境俱足孟秋民始播秧禾稻大稔　一日師整衣登殿俾行者擊鼓雲集寺衆遂云大衆諸佛世尊從無始來修諸苦行證無上道祇爲衆生陷溺欲海墮無明塹投愚癡網報

諸異相無由出離故我示現化彼六凡到無畏處然衆生化無盡期我願亦無窮諳大衆老僧與你同居同衣當知修諸妙道救諸苦難濟諸物命行禪定法得涅槃樂汝等不可以強陵弱說人好惡遮他勝事此是業芽漸漸長大除之難也言訖下座湧身虛空現諸神變口吐蓮花頂現七佛闡發微妙已乃曰老僧世緣已畢與汝等作別合掌而逝其徒即報周婆婆曰果然亦於普濟橋下瞥然而化口中左右皆生蓮花觀者衆多師閱世七十九爾時荼毗舁之不起稱行人曰我師七佛之師示現非凡火能化宜開胸襟以俟何如衆依所言忽胸中迸裂三昧性火自焚五色祥雲團繞異香馥郁舍利無數建塔于寺太守聞于朝睿旨賜徽號曰廣惠慈濟寧化仁德大師時紹聖五年甲寅冬也越七日有異僧眉鬚皓白跣足百衲攜錫而歌於市曰戒師文殊周婆普賢隨肩搭背萬世應傳故知為菩薩示現云

初祖旁出第一世不列章次

二祖慧可禪師旁出嗣法第一世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雋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一遇二祖遂投出家自是手不執筆盡棄世典奉頭陀行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為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滿後亦奉頭陀行惟蓄二鍼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心無怖畏睡而不夢常行乞飲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住無再宿貞觀十六年於洛陽善會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滿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

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塗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二祖下第二世

僧那禪師法嗣

彰德府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張氏子始於本寺遇二祖開示志存儉約自言一生心無怯怖睡不作夢常行乞住無再宿唐太宗貞觀壬寅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法師曇曠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知宿九尺積雪中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獨持鉢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棄當處閑耳　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賫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

二祖下第三世至第八世不列章次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

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大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峰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　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　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

問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　問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

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元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　問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問智者引妙言與說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不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幷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幷境有三遲　問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　問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　問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即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　問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被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決　問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

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戛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拘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　問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　問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愍群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群生藥還如色性爲　顯慶丙辰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獲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𡸁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漉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淸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　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　師後謁牛頭融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

禪師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石頭城於高宗儀鳳丁丑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元旨尋晦跡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則天天授辛卯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

牛頭巖禪師法嗣

江寧府牛頭山第三世慧方禪師潤州延陵濮氏子出家開䝉及進具洞明經論後謁牛頭巖巖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者十年方學者雲集師一日謂衆曰吾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自歸茅山越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旛華曰請法師嗣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矣汝為吾報諸門人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乙未八月一日山林變白溪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四祖下四世

牛頭方禪師法嗣

江寧府牛頭山第四世法持禪師潤州張氏子幼歲出家年三十游黃梅聞法心開復遇牛頭方印可乃繼席山門末以法眼付智威唐武后長安壬寅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從西而來繞山數匝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五十

四祖下五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時中莫繫念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　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

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唐開元已巳二月十八日終于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曰將我於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七

四祖下六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潤州王氏子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群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群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　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大曆戊申石室前挂鐺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庚戌春荼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彭州陳氏子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乙巳代宗賜額　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梨會麼曰不會師曰

自巳分上作麼生于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潛嶽峰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　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　問宗門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　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峰頂優游九曲泉大曆己未七月二十二日歸寂塔于山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延陵馬氏子晚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　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　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天寶壬辰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逝壽八十五塔黃鶴山敕諡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四祖下七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京兆長孫氏初謁忠大悟元旨乃曰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憲宗元和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跏趺而寂壽八十臘五十有八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唐韓文公撰碑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蘇州崑山朱氏子初服膺儒教

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眞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　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　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　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乃賜號國一後辭歸本山於德宗貞元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諡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旁出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尙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

隨名生解。卽隨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潘氏子。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那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　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　元和中。白居易侍郞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於穆宗長慶甲辰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四。臘六十三。塔孤山之西。諡圓修

四祖下第九世

鳥窠林禪師法嗣

杭州府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吳氏子。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一日玩昭陽宮華卉。久之。倏聞空中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有省。乃極生

厭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志願從釋帝不許既而師容益頓詔王賓相之賓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始許尋以母患歸省會韜法師勉諭烏窠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可也師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願垂攝受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韜光乃堅白烏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烏窠始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烏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暨烏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五燈全書卷第三

五燈全書卷第三補遺

東土應化聖賢

唐聖師李成眉賢者中天竺人也受般若多羅之後長慶間遊化至大理國大弘祖道昭成王禮爲師爲建崇聖寺基方七里塔高三百餘尺後王嵯巔問曰三尊佛那尊大師應聲曰中尊是我王不契以師狂流於緬未幾滅度塚間常光明復生靈芝大如傘蓋有盜盜其骨商人貨之乃金鎖骨也王聞其事取骨爲中臟腹誌曰師乃西天三祖商那和修後身也

唐禪陀子西域人初隨李賢者至大理賢欲建寺命師西天畫祇園精舍圖師朝往暮回以圖呈賢者賢曰還將得靈鷲山圖來麼曰將得來賢曰在甚麼處師遶賢者一匝而出

邃古之世大理舊爲澤國水多陸少有邪龍據之是名羅刹好啖食人居民鮮少有一老僧自西方來詭言欲求片地藏修維剎問何所欲僧身披袈裟手牽一犬指曰他無所求但欲我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

羅刹曰諸僧曰既承許諾合立符劵羅刹又諾遂就洱水岸上畫劵石間於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羅刹彷徨失措意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別有殊勝之居因於蒼山之上陽溪神化金屋寶所一區羅刹喜過望盡移其屬入焉而山遂閉于是僧乃鑿河尾洩水之半是爲天生橋今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古篆籀云是賣地劵僧即觀音大士也

唐鷄足古和尚不知何許人與二僧同住一庵入城乞食南詔問識何法門古曰我能使死者生極樂世界詔令國中但有死者請古起棺如此十年餘有譏於詔曰古妄人也云能超度生魂何所證驗臣願入棺試之詔如言請古起棺將至化骨之所起棺視之誠死矣懇古求生又作法遂甦死者悔曰我已生在七寶宮殿中如何復來此古遂還舊庵見二僧問食二僧曰汝從城中來却不裹糧至此欲食耶古遂走扣華首石門門訇中開二僧追呼至則石門閉矣二僧悔恨焚身門外焚處生栢二株有泣泪泉袈裟石存焉古即守衣迦葉也

漢觀音長者不知何許人蒙氏時遊大理長髯濶面冠蓮冠執杖持珠或隱或顯出沒不定後漢兵伐滇長者皆負大石可約數丈兵士望見驚退兵中有善用陰符者盡令　中火息長者取石吹之得火民有憂患數處禱之皆應俗乎爲觀音長者所負之石尙在取火之法今賴焉

無言和尙始李氏嘗持一鐵鉢入定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遂雨南詔封爲灌頂國師一日說法有老翁立聽畢乘風雲而去衆驚問之曰洱水龍

世祖章皇帝御製傳贊　碧庵上人法名慧俊本遼之釘窑人也生絕葷茹年方十四即厭俗辭親薙髮于草河之小庵從僧綠也已而行抵盛京卓錫城南保安寺勤修持誦三十餘年閉關不出禪定者又二十一年順治已亥又來京師越明年庚子五月朔三日示寂于廣慈禪院行年七十臘五十六荼毗之際光燄中結觀音大士像巨象蓮花種種殊異是蓋堅持

一念嚴戒行于玄關示現十方遂朗懸于圓鏡所謂炳智慧之火燒煩惱之心者矣嘉此善因是用爲贊贊曰如泉有源鑿井未誠如火有發鑽木未勤苟其中輟譬彼却行有志者出前無堅深維斯上人具大精進方適地時而含佛性持律探經行勤業淨次第王城棲遲法境緊心則通乃若無識在斗室中布衣一食視三七年如彈指訖偶來京洛示寂僧龕大地浩浩虛空漫漫儼然水月來火光端徵其龍象布地青蓮有萬耳目以廣其傳　聽庵凝道人贊併書

藤蘿尊者於唐末自海上浮來至溫州瑞安山中見蘿爲龕禪定其中歷年深四圍叢蘿環繞一日有獵人帶㹀犬至山犬入叢蘿中竟久不出獵人因以斧開入見㹀犬跪伏其前而獵人即投薙染就是地闢建梵刹名曰本寂手鑿一掬泉於集雲峯下清泉鄉之稱從此始諸弟子請問師之行實惟示名曰藤蘿後與一十八剎所遺石刻法語曰釋迦老子一大藏教說不出口郤被遊山和尚到檀樾主家道破牛載烏鴉過晚村

五燈全書卷第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開封李氏子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深加器重祖既示滅師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　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唐中宗神龍丙午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諡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荊州枝江衛氏子隋開皇丁巳括天

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於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甲子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曰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　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已意曰如何是自已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　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神龍丙午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　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 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 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已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已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

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往袁州蒙山大唱元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曹氏子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白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於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於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於蒲津安峰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喻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王氏子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讃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三峰道樹禪師唐州聞氏子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恥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後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

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者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敬宗寶曆乙巳年示寂壽九十二塔于本山

鳳陽府盱眙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芮氏子初結庵居止太守請本州長壽寺開法問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眞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執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陞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册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竝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靑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擧似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爲破竈墮　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　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

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向師上肩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　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諾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　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李氏子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元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　一日有異人峨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存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

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褫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屛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而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淩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唐明皇開元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實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有二門人尊治建塔

五祖下三世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周氏子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卽入太一山中學

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逓進甚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期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强記乞詔問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麽僧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定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淸

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值世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　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弟子識性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嘗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　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耶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

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眞要其僧即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即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爲吾說　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和尙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疑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眞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於世其略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玆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

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

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己。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尙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

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卽置十一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

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

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眞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

到振錫繞匝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師翌日下山回溫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目為永嘉集行世　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纖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纖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優畢叉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　優畢叉頌略曰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

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
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
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淸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
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
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
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
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
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
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
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
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
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
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
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
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
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
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
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尙未明相應何日思之

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
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
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
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
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
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
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
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淸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
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
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
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
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
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
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
無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
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
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
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

妙契環中矣唐明皇開元癸丑年十月十七日安坐而滅塔於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張氏子幼歲披緇於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　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較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為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曰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　志明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

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
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人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
耳鼻舌身意六根尙無見聞覺知遝何而立窮本不
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
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
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
爲觀自在　眞禪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
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
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
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
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
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
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
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
如夢幻卽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
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
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
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問佛之與道俱是假

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
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
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强知如
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
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
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
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安禪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
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
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
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
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
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
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衛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
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
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　達性問禪師至妙微眞眞
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
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
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

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唐肅宗上元辛丑年歸寂諡大曉禪師

玄策禪師婺州金華人遊方時届於河朔有智隍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室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於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玄策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

南陽慧忠國師越州諸暨冉氏子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於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澤精藍十有六載　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

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

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 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尙此間 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麻谷到參繞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 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

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淸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 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顚倒見 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 上堂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

人自聞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南陽張濆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　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　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曰字僧無對　師問本淨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　肅宗帝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　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帝又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師居常見帝都不視之帝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　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　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　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

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乞詔問之代宗大曆乙卯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於黨子谷諡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眞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眞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高氏子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　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　閱

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卽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淸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旨沈廢於

0233

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　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肅宗上元庚子年奄然而化塔於龍門

五燈全書卷第四

五燈全書卷第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六祖下二世旁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眞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　師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個護身符子作麼　一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　百丈在泐潭牽車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　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周氏子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

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旁出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何氏子家本豪盛髫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丁亥將赴貢舉偶造遂州圓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於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覧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於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敎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南印忠忠曰傳敎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奉國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北遊淸涼山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相國裴公休尤深入堂奧

師以禪敎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集爲一部以貽後代　其序略云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

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淸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淸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

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慮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淸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裴休爲

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戸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缾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擧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尙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横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　師會昌辛酉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淸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眞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靑蓮世壽六十二僧臘三十四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衡州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於唐高宗儀鳳丁丑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丙戌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丙申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

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　開元癸丑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也）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豪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　入室弟子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惜之　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後馬祖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明皇天寶甲申八月辛丑圓寂塔全身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南昌開元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馬氏子本邑羅

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祖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於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鐘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 問如何是修道師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曰作何見解即得達道祖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疏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

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衆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卻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祗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鉤鎖亦不斷絕若悟

運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龐居士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無心情汝去西堂問取智藏僧至西堂問西堂以手指頭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汝去問海兄僧去問海兄海曰我到者裏却不會僧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師令僧馳書與徑山欽書中畫一圓相徑山纔開見點筆於中者一點後有僧舉似忠國師國師曰欽師猶被馬師惑　問和尚爲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　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曰東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尚未滿　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於德宗貞元戊辰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來月當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諡大寂禪師塔名大莊嚴世壽八十僧臘六十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王氏子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

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旣處之。未期月。參請之賓。四方麏至　問。抱璞投師。請師一決。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蟲。曰。不繆眞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得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出。師曰。百丈今日輸却

一半　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曰。蒼天蒼天。師曰。罕遇知音者作禮。師曰。一狀領過　有一僧哭入法堂。師曰。作什麼。曰。父母俱喪。請師揀日。師曰。明日一時埋却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問。師向後作麼生開示於人。師以手卷舒兩邊。曰。更作麼生。師以手點頭三下　馬祖令人馳書幷醬三甕與師。師令排向法堂前。乃上堂。衆纔集。師以拄杖指醬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師便打破。歸方丈　上堂。衆纔集。師以拄杖趂下。却召大衆。大衆回頭。師曰。是甚麼　師因普請開田回。問運闍黎。開田不易。檗曰。衆僧作務。師曰。有煩道用。檗曰。爭敢辭勞。師曰。開得多少田。檗作鋤田勢。師便喝。檗掩耳而出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致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此身。師曰。汝試問看。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

也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向住山後敢乞依亡僧禮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果見一死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祇如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祐典座曰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大麤生座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廣錄曰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向清水邊數則不著　又曰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又曰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是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祇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　又曰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如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如欲說之衆生又隨說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法向後假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酬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　又曰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有學聲聞沈空滯寂及自知名無學聲聞貪嗔癡等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

不得除無病喫藥藥變成病　又曰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尋常是僧家法則會與麼會宛然依佛教祇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害已　又曰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又曰執自己是佛自已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證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外見俱錯　又曰知佛人見佛人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中無一　又曰佛入諸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佛祇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負　又曰祇如今但無十句獨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擧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是佛慧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唐憲宗元和甲午正月十三日歸寂壽九十五歲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王氏子幼慕空宗唐至德丁酉依大隗慧公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究毗尼次遊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　貞元乙亥憩錫於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二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宗風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　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尙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師問僧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

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尙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

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尙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

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尙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尙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
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
和尙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
老僧意旨　黃蘗與師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
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蘗曰威音
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蘗便過第二
位坐師便休　師一日問黃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
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
一人居何國土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
老師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師
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曰十二時
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蘗曰不敢師
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師見僧斫木次
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
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　問師歸
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
却火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
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
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
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　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
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插火箸
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有僧問
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
僧無對　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
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　師因入
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
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尙適來擲
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
僧無對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
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
對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
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
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
便回更不去禮國師　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
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茆鎌子三十錢買
得曰不問茆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

正快　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卽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曾甚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擧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掛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　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　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

師曰不得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　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　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

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　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曰若是天王卽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卽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　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　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　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　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　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　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卽道曰和尚爲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卻妄語　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麼　問靑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　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　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　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　僧辭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　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　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師於文宗太和甲寅臘月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李氏子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　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卻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師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得眾無對有法空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卻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卻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　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　師後無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為目前有物　問如何是元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元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

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
滴水也難銷　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
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　師
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
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
相圍卻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
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趂衆僧曰這一隊漢無
一箇有智慧底　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
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
手從頂擎棒呈之師卽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
語師曰這野狐兒　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
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
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鉏頭曰如何
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
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雲巖來參師作
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劒勢師曰來太遲生　上堂吾
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
善應諸方所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
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趂出大
笑歸方丈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
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
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
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
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
些子　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
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
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
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　李異日又問一大藏
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
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
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　師以目有重瞳遂
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
滅諡至眞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襄陽鄭氏子幼歲從師於荊
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
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

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　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

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淸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尊重焉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宣氏子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　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間無汝問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卽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　問如何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　憲宗元和戊戌三月丙午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順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一建塔本山

栢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猱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

五燈全書卷第五

五燈全書卷第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南嶽下第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擧似馬祖祖印可之　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無本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　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含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諸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擊風狂去在師乃奄化謚凝寂大師眞際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　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尙爲甚麼卻搖扇師曰你

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如此師僧著得一千箇有甚麼益　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床擒住曰這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　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　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床榻爲之陷折時稱折床會　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　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　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獅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潙山潙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士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

將物髮行頭煖卽得士無語唐長慶癸卯歲歸寂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百丈海同爲入室皆承印記　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卻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　馬祖滅後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祖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卻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師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卻那　有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俗士禮謝而去　師元和甲午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憲宗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大覺禪師塔曰元和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初住定州柏巖次住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住上玄寺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　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汙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卽無返句　百丈令僧來

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卻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　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　僧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小師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　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戊戌臘月示滅墖於灞水諡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墖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智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師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　時有座主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在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卻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

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卻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卻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卻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卻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乖疎　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卻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卻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婆曷刺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　又問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　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

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　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是元氣道是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　源律師問和尙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韞光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卽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卽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卽是性故名識性了卽是

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靑靑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

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　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窗問師爲復窗就日日就窗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　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卻指驢師卻指官人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遶法堂一匝便去

澧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腳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貓兒宗卻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似箇大蟲　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聻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饈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卻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

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

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卻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衆參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 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死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眞邪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曰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 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卻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 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 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卽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上堂除卻日明夜暗

更說甚麼即得珍重　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隨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床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　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　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丱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為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祖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麤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自得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　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

皐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尙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憺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珠玉弟子等貯入金棺葬於石墖當長慶癸卯臘月二十一日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勑謚大達國師墖曰靈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座主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尙不奈何　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　有一僧乞置墖李翱尙書問曰敎中不許將屍墖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戊戌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墖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受具

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師後居伏牛山上堂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庚午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丁丑止嵩山少林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　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元和己丑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　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我無汝阿誰求見

元和丁酉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塔於灞陵西原敕諡大徹禪師元和正眞之塔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姓李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

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故召曰和尙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　後住武昌大寂寺晩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迺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瓶曰這箇淨瓶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尙底亦是某甲底師便打唐文宗太和庚戌示寂壽八十二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床師便打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卽是師曰頭上無寶冠　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山便禮拜　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尙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　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尙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師撫掌而出　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戊申迎諡大寶禪師楞伽之墖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廬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

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　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呼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元和癸巳弟子金藏參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耶　石頭劃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劃一株草師曰和尚秖劃得這箇不劃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劃草勢頭曰汝秖劃得那箇不解劃得這箇師無對

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　師到南泉覩眾僧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師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溈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

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嘆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　上堂大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莆田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卽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於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瘞於塔左今龜洋二眞身存焉忠得法於草庵義和尚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卽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復一夕

有羣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元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　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庚子正月十三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從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麼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耶師曰會得即無生曰未會在師默然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慚愧師曰汝却信得及　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　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溫州佛嶴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

也賊也　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祗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祗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作家作家

南昌西山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

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甚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曰善財拄杖子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祇這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背後底聻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人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已答汝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酬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祁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顧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

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洛京黑㵎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臥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胸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剝不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焰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却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槖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徤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却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葢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儀禮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

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溪和尙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椑樹和尙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曰隔闊來多少時耶吾便拂袖而去　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京兆草堂和尙自罷參大寂至海昌處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　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尙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　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曰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尙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即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逍遙和尙鹿西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尙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谽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　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　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蹋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蹋直至如今笑不休　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撫掌呵呵大笑

浮盃和尚淩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　洞山與密師

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為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衡州衡陽縣人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問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　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　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　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祗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疏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

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　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　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　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　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來去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五燈全書卷第六

五燈全書卷第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　校閱　進

呈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來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

他後不得孤負吾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

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嘍師戴笠便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裴相國鎮宛陵建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師曰羚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　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呈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於江表矣　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

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項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

示裴公美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眞佛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眞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

歷劫枉受辛勤耳　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眞法界耳爲有貪嗔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曰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持六道覺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無滅不起二見不厭不忻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爲佛乘也　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祗益紛擾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　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

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凡夫多於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併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爲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爲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爲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　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淸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眞法。故曰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　沙門果者。從息慮而成。不從學得。汝如今將心求心。傍他家舍。只擬學取。有什麼得時。古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爲閑道人。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　問妄能鄣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曰。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只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莫計念。自然無妄。更擬若爲遣他。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你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箇入處。自然會去。爲汝不能如是。須要將心學禪學道。佛法有什麼交涉。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　問佛竆得無明否。師云。無明卽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

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祇無所得名爲坐道場唐宣宗大中庚午八月終於本山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慈

福州長慶懶安大安禪師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元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創居溈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　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溈山三十來年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孤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一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

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無對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曰雙峰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　問黃巢軍來和尚

向甚麽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唐僖宗中和癸卯十月二十二日示寂黃檗塔于楞伽山敕諡圓智禪師證眞之塔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結茅千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卽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　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僧辭師問甚麽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尙有甚麽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麽曰更有過於和尙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擧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麽道曰和尙作麽生山曰得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麽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麽道曰和尙作麽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壬午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諡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　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　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麽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麽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尙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

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
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
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
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有偈示
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眞心善惡莫思神淸物表隨緣
飮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宋朝重加修飾
賜號壽昌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峰境師曰險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　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
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卻來這裏與汝相見
僧無語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
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
左右　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
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
豎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
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
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
丈開悟卻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我在外得何事業
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
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
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
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
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窻也太癡百年
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
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
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
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
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
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
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
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

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耶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　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　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著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　師有恙不見客有人來謁曰久聆和尙道德忽承法體違和略請和尙相見師將鉢盛飯令侍者擎出示之其人無對

鎭州萬歲和尙僧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曰序品第一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麼曰如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麼　小師行脚回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話西直道將來曰對和尙不敢謾語師喝曰這打野榸漢

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靑天　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尙借問師曰卽今卽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檢點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清田和尙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

某甲竅有箇方便和尚竅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荼罷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第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誤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觀音院眞際從諗禪師曹州郝鄉郝氏子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　師在南泉作爐頭大衆普請擇菜師在堂內叫救火救火大衆一時到僧堂前師乃關却僧堂門大衆無對泉乃拋鎖匙從窗內入堂中師便開門　師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樓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時間却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鎭州出大蘿蔔頭　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以手指曰西邊更向西　上堂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力處餘外更無別用心處也若不如此出家大遠在　問萬物中何物最堅師曰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若守著一句老却你　師又曰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十年五載無人喚你作啞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是時人窠窟師曰曾有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有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什麼眉鬚墮落師曰官人宅中變生作熟是什麼人曰所使師曰却是他好手　問如何是道師曰不敢不敢問如何是法師曰勑勑攝攝　上堂曰若是久參底人莫非眞實莫非亘古亘今若是新入衆底人也須究理始得莫謾三百五百叢林稱道好箇住持洎乎問著佛法恰似炒砂作飯相似無可施爲無可下口却言他非我是面赫赤地長由世間出非法語眞寔欲明者意莫辜負老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床曰莫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　問佛法久遠如何用心師曰你見前漢後漢把攬天下臨終時半錢也將不去　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垂一足僧便出鞋師收起足僧無語　問善惡惑不得底人還獨脫也無師曰不獨脫曰爲什麼不獨脫師曰正在善惡裏　問孤月當空光從何生師曰月從何生　上堂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卽是煩惱

煩惱卽是佛問佛與誰人爲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爲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　示衆曰擬心卽差僧問不擬心時如何師打二下曰莫是老僧辜負闍黎麼　示衆曰此間佛法道難卽易道易卽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者裏卽易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忽有人問什麼處來若向伊道從趙州來又謗趙州若道不從趙州來又埋沒自己諸人且作麼生對他　僧問觸目是謗和尙如何得不謗去師曰若道不謗早是謗了也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莫自瞞　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示衆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更不要道才語是生不語是默諸人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底道理問著是不生不滅麼師曰者漢只認得箇死語　上堂長久大衆總來也未對曰總來也師曰更待一人來卽說話僧曰候無人來卽說似和尙師曰大難得人　示衆曰心生卽種種法生心滅卽種種法滅你諸人作麼生僧乃問只如不生不滅時如何師曰我許你者一問　示衆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僧問

目前有何形段令學人覩師曰任你江南江北曰和尙豈無方便爲人師曰適來問什麼　示衆曰教化得底人是今生事教化不得底人是第三生冤若不教化恐墮却一切衆生教化亦是冤是你還教化也無僧曰教化師曰一切衆生還見你也無曰不見師曰爲什麼不見曰無相師曰卽今還見老僧否曰和尙不是衆生師曰自知罪過卽得　示衆曰八百箇作佛漢覓一箇道人難得　問白雲不落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會上象曰豈無賓主師曰老僧是主闍黎是賓白雲在什麼處　馬大夫問和尙還修行也無師曰老僧若修行卽禍事曰和尙既不修行教什麼人修行師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師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涷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示衆曰闍黎不是不將來老僧不是不祗對又曰闍黎莫擎拳合掌老僧不將禪牀拂子對　問作何方便卽得聞於未聞師曰未聞且置你曾聞箇什麼來　問如何是和尙大意師曰無大無小曰莫便是和尙大意麼師曰若有纖毫萬劫不如　問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什麼人語師曰出來便死　問不是佛不是物不是衆生這箇是斷語如何是不斷語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問如何是歸根師曰擬卽差　問承古有言虛明自照如何是自照師曰不稱他照曰照不著處如何師曰你話墮也　問三身中那箇是本來身師曰闕一不可　崔郎中問大善知識還入地獄也無師曰老僧末上入崔曰既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師曰老僧若不入爭得見郎中　問毫氂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曰毫氂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問學人擬作佛時如何師曰大煞費力生曰不費力時如何師曰與麼則作佛去也　問如何是大闡提底人師曰老僧答你還信否曰和尙重言那敢不信師曰覓箇闡提人難得　問如何是目前獨脫一路師曰無二亦無三曰目前有路還許學人進前也無師曰與麼則千里萬里　問未審出家誓求無上菩提時如何師曰未出家被菩提使既出家使得菩提　師因出外見婆子揷田曰忽遇猛虎作麼生

●是靈時

婆曰無一法可當情師曰唸婆子曰唸師曰猶有者
箇在　師到道吾處纔入僧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
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也　問百骸俱潰散一
物鎮長靈時如何師曰今朝又風起　問還得見文
殊也無師曰者矇瞳漢什麼處去來　問萌芽未發
時如何師曰齅著卽腦裂曰不齅時如何師曰無者
問工夫　問如何數量師曰一二三四五　問如何
是急師曰老僧與麼道你作麼生曰不會師曰向你
道急急著靴水上立走馬到長安靴頭猶未濕　問
四山相逼是如何師曰無路是趙州　問寔際理地
不受一塵時如何師曰一切總在裏許　問纔有心
念落在人天直無心念落在眷屬時如何師曰非但
老僧作家亦答你不得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東壁上挂葫蘆多少時也　問學人擬向南方學
些佛法去如何師曰你去南方見有佛處急走過無
佛處不得住曰與麼卽學人無依也師曰柳絮柳絮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飽柴飽水曰見後
如何師曰飽水飽柴　問晝是日光夜是火光如何

是神光師曰日光火光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欄中失却牛　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
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曰虛空幾時落地師
曰待栢樹子成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板齒生
毛　問急切處請師道師曰尿是小事須是老僧自
去始得　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
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問大耳三藏第
三度覓國師不見未審國師在什麼處師曰在三藏
鼻孔裏　問和尚姓什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
師曰蘇州有　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者
箇師曰問什麼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示衆
曰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將
沙彌打一掌曰何不祇對和尚師便歸方丈後侍者
請益適來僧是會不會師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
底　師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
作麼生是某甲住處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師曰和
尚自住取又到茱萸萸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
師曰甚麼處是某甲住處萸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

知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　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曰今日拽木頭豎僧堂曰莫只者箇便是接學人也無師曰老僧不解雙陸不解長行　問如何是七佛師師曰要眠即眠要起即起　問一鐙然百千燈一燈未審從什麼處發師便趯出一隻履　問靈草未生時如何師曰齅著即腦裂曰不齅時如何師曰如同立死漢曰還許學人和合否師曰人來莫向伊道　問三乘教外如何接人師曰有此世界來日月不曾換　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了來相見　師因在室坐禪次主事報和尚曰大王來禮拜禮畢師不起左右問大王來爲什麼不起師曰你不會老僧者裏下等人來出三門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上等人來禪牀上接不可喚大王作中等下等人也恐屈大王大王歡喜再三請入內供養　因僧辭去師曰闍黎出外忽有人問還見趙州否你作麼生抵對曰只可道見師曰老僧是一頭驢你作麼生見僧無對　示衆曰我此間有出窟獅子亦有在窟師子只是難得師子兒時有僧彈指對之師曰是什麼曰師子兒師曰我喚作師子兒早是罪過你行更趯踏　問新到離什麼處曰離雪峰師曰雪峰有什麼言句示人曰和尚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　示衆曰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僧問如何是此性師曰五蘊四大曰此猶是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蘊　師一日上堂僧纔出禮拜師乃合掌珍重又一日僧禮拜師曰好好曰如何是禪師曰今日天陰不答話　師因見僧掃地次遂問與麼掃還得淨潔也無曰轉掃轉多師曰豈無撥塵者曰誰是撥塵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問取雲居去其僧乃去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雲居曰者瞎漢　有僧上參次見師衲被蓋頭坐次僧便退師曰闍黎莫道老僧不抵對　師因到臨濟方始洗脚臨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值洗脚臨濟近前側聆師曰若會便會不會更要啗啄作麼臨濟拂袖去師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爲人錯下注脚　師因到天

台國清寺見寒山拾得師曰久響寒山拾得到來只見兩箇水牯牛寒山拾得便作牛鬭師曰叱叱寒山拾得咬齒相看師便歸堂二人來堂內問師適來因緣作麼生師乃呵呵大笑　一日二人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禮拜五百尊者二人曰五百頭水牯牛聻師曰為什麼作五百頭水牯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師呵呵大笑　師行脚時見二庵主一人作丫角童師問訊二人殊不顧來日早晨丫角童將一鐺飯來放地上分作三分庵主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亦將席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師師乃亦將席近前坐丫童目顧於師庵主曰莫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何不教詔這行者庵主曰他是人家男女師曰洎合放過丫角便起顧視庵主曰多口作麼丫角從此入山不見　師因與文遠行次乃以手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一箇巡鋪子文遠便去彼中立曰把將公驗來師便打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師在南泉時泉牽一頭水牯牛入僧堂內巡堂而轉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去師後將一束草安向首座面前首座無對　問諸佛有難火焰裏藏身和尚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乃有頌渠說佛有難我說渠有災但看我避難何處有相隨有無不是說去來非去來為你說難法對面識得未　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為宮商調不同

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齩著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元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　唐昭宗乾寧丁巳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眞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循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　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不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

世界是沙門眼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
是自巳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巳光明裏盡十方世
界無一人不是自巳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
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
處委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
國土來　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
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
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
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　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
座如何是座師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　問如何是
大道師曰沒却汝　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
來承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巳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
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　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
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時如何師曰拖
出死屍著　問如何是異類師曰尺短寸長　問如
是諸佛師師曰不可更拗直作曲曰請和尙向上說
師曰闍黎眼瞎耳聾作麼　遊山歸首座問和尙甚
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

去又逐落花迴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
蕖　師遣僧問同參會曰和尙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曰和尙未見南泉巳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
有也僧迴舉似師師云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
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
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
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王化裏　有客來謁師召尙
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尙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
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曰恁
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
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示偈曰學道之
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
喚作本來人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
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
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
一篇好　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
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
下便下　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

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　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問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曰。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曰。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曰。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學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

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　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聞首楞嚴曰。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幷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　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眞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眞。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　問南

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貍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　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　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　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鍼三尺線曰如何是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　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　師與仰山玩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却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囫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岑大蟲　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墻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　又問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

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還　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　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曰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淸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曰汝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　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曰善財爲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　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　問有人問和尚卽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　師讚南泉眞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　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頤遂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　頌臨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卽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　誡斫松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莫錯打師便下座　來僧侍立次師曰祇甚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

師便打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　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僧參乃問闍黎爲遊山翫水爲問道參禪曰和尚試定奪看師曰雖對鏤蛤不滲之泥勞君遠至曰渾身是鐵猶被一鎚師曰降將不斬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周氏子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文宗開成丁巳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牌示衆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　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與勝光鈕圜次蘗按鍬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倒從此有省

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云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　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餘年廣明庚子無疾歸寂塔于本山壽八十一臘六十一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平日說快活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師擲枕而逝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

莫停留纖毫直是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是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　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　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　上堂問正因爲甚麼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　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　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　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　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　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峰曰今夏甚麼處曰

西禪峰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峰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峰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峰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峰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峰曰祇如舉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峰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吏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嚫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嚫　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　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曰心字又問妻什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　問一僧什麼處來曰溈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溈山去好

五燈全書卷第七

五燈全書卷第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南嶽下第三世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　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迹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中住徑山。有小師洪諲。以譚論自矜(諲即法濟大師)　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眞性。諲茫然。遂禮辭遊方。至潙山方悟玄旨。乃嗣潙山。師咸通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謚無上大師。塔大寂巖下

歸宗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謚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襄陽穀城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爲甚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　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　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烏窠和尚有問答語句見烏窠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對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酬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讚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惟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度者要須船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元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己丑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敕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

蘇溪和尙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呑田螺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鎭州普化和尙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擧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尙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卽展手曰乞我一錢　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　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　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顚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靑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

然契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麽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麽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麽生僧無對　問仰山汝名甚麽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麽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召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非外心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

來出世爲人天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悟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旣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旣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　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鑒高懸未照時　後値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乙酉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勅諡歸寂禪師塔曰祕眞

臨洮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尙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物性僧無

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應諾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潙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尙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河中府公畿和尙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潙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尙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尙屏却左右潙山以手揖曰諾諾師後參永泰方論其旨

五臺秘魔巖和尙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擒入懷裏師附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尙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劒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祇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　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凋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豈得類不同一二實難窮　師有偈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鎭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衆夆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學通三藏旨契黃檗後出世住觀音院學者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莫窺唯來學性敏者欽伏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擧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攘　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尙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明明向你道尙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示衆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　師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

有桶與我取水　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　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尙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搵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　座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　師問一長老了卽毛呑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　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擧拳曰金剛尙乃如是師便打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問如何是曹溪

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說詩　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柱杖打曰者念言語漢　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　僧參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　問某甲講彙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耶師曰拄杖不在苕箒柄聊與三十　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秀才來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　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　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即說師曰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　問僧甚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

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擧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問僧今夏在甚處曰徑山師曰這喫

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連棒趂出　師
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
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
退　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
無對　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
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
曰這入鑊湯漢　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
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
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
心萬心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
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　問
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尚作
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　問教意請師提
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
燒香三門頭合掌　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
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　焦山
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
且斫麤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

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　師問秀才先輩治甚
經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
箇甚麼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　問
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饆羅鎚子快
下將來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巳
　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　僧參師曰汝是
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
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
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
僧無對　問寺門前金剛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
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
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
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
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
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為今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
便打　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
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
裏等候　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

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跨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祗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為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見在　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　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參芙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　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戊申五月遷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塔于院之西隅昭宗大順辛亥宣州孫儒寇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　一日雪峰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

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得你　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禮拜西院去時竹上有一靑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汚了也　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卽是祇得一橛　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瘡　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

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擧似洞山洞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瘂却我口若言我道卽謇却我舌曹山歸報洞山洞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時號骨剉和尚）　問如是何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　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淸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寂後塔于西北隅梁貞明己卯錢王廣其院爲安國寺移師塔于大慈山今寺塔並存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守新安日屬運祖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客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擧前話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設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薦與祖道有暇卽躬入山或請入州中唯道是務公旣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咸謂公不

派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思覲瞻禮。仍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峰素爲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尤爲服膺者。又撰圭峰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圭峰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公爲序。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迄今寶之。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溈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以手掩溈口。溈歎曰。子眞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堋口龍山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峰矗秀。澗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

⊕不疑殺

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目爲木禪菴。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學者千里趨風。蜀主欽尙。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不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 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 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 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這箇眾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 問如何是學人自

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甚麼却是和尙自己師曰是
汝自己　問如何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
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
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
如何師曰爲有父子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
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甎　問和尙百年後法付
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
行者領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
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
如何師曰簸箕有脣米跳不出　問僧講甚麼教法
曰百法輪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
哉苦哉　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
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
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
聞之亦多送藥師竝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
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卽端坐而
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
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
和尙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
百主師曰郞當屋舍沒人修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童子莫傜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　問
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　有尼
送瓷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麼曰出在定
州師乃撲破尼無語　問和尙年多少師曰今日生
來朝死又問和尙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
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
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問知事
曰和尙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合呈
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曰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
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卽雲門也）龕塔葬儀
廣主具辦謚靈樹禪師眞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參溈山因見
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

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是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蔕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峰有偈送雙峰。末句曰。雷罷不停聲。師別曰。雷震不聞聲。峰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峰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峰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峰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峰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峰。峰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峰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峰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峰面前。峰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
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曰汝父名甚麼
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　住後
上堂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
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
塵垢心如空虛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
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嶤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
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
汝道　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
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
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
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祇者甚麼處去來
師噓一噓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
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及西院安
二處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落髮不披袈裟不
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謁覿觀曰我非汝師汝
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
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
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
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峰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寄此
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曰著不得即道峰休去
潞州淥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
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溈得旨後
造雪峰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
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
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
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
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淳化年示滅壽一
百三十有六

趙州諗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善信禪師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
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　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
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　問如何是新與水師曰
面前江裏　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
過來師嘗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楊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遍滿娑婆祖
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
汝披甚麼衣服　問一棒打破虗空時如何師曰困
即歇去　師問栢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
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
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聻宋無對　師領衆出見露
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舟次僧問遠遠投
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
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　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
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
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

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
和尚莫謗先師好　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曰
八十也師曰可謂老矣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
也未在　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
罪曰為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
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裝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
雲競起巖洞不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
椅子火爐牕牖　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
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
夜間珍重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
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甚麼不銜
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　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
其心師曰敲氷求火論劫不逢　問十二分教是止
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峰頂上雙角女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
是馬面阿旁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
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氂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　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聵者爲吾討來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趂出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　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蕩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乙丑七月示寂壽七十二塔於寺西南隅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　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

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　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卽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龍華照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奯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奯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奯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奯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關南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前關南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諾　有時執木劒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劒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　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褌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諾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諾一聲而去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問灌溪作麼生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　又述偈曰宇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到問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谿曰為佛法來師乃升座谿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　僧到參師曰太襤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為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為甚麼傾壞師曰寧無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際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際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際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　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　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尙書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者箇麼曰尙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　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　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元機機元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廬州人初侍光孝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旣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　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五燈全書卷第八

五燈全書卷第九

(◆補入首題)

(◆谿前佚失十行二十字詰一葉)

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尙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旣能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遷又問和尙自離曹谿甚

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尙幸是大人莫造次師休去　一日師擧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尙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遷持書與南嶽且命曰汝達書了速囘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　遷便囘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尙許箇鈯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荷澤神會來參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尙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曰果然雲居錫曰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師旣付法石頭乃於唐玄宗開元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全身建塔於本山僖宗諡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第一世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茹葷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然諾自許土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祠奪牛而歸歲恒百計後造曹谿得度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序之　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至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尙　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元人光陰莫虛度　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同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一如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曰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曰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　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師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顛問古人道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卻問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曰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唐代宗廣德甲辰師愍負米登山逐供甚勞乃移庵下梁端德宗貞元庚午臘月二十五日順寂壽九十一臘六十三塔於東嶺穆宗長慶年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山慧照出家。納戒於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什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眾雲會。師問道吾曰。若溪上世為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為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秖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秖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腳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案上枯

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適高沙彌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　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　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衆說話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　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聻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

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卻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　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為甚麼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云祇在這裏）　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　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卻也師曰是是　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掁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卻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　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

刀驀口作斫勢（洞山擧示衆云看他藥山横身爲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意始得）
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
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
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
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床
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卻歸方丈（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
師問飯頭汝
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
發憤而去　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
何供養師曰無物者　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
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
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
此物卻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
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語主舉已師
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元來山中
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問僧見
說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

（雲巖擧問洞山汝作麼生山曰請和尚生日）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
字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　問已事未明乞和尚
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
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卻成吾罪過不
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
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
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
衆（雲巖擧似洞山山曰這僧卻會祇是不肯禮拜）　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
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
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
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人在　問
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
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　看經次僧問
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卻自看師曰我祇圖
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
須穿　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
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
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朗州刺史李翺問師何

姓師曰正是時翺不委卻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翺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唐文宗太和甲寅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撑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二塔於院東隅敕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祖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師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　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作禮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師曰若躂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次謁徑山欽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在爲友　後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卻進前國師曰不

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曰居士在否照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士歸照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照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　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　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攜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與童子便去　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ㄟ句無人道得　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元和戊子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下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學者至盈三百衆遂成大刹　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扌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便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

無事珍重　有僧來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　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穆宗長慶甲辰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建塔本山敕諡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繞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泊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　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　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卽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師住後學者四集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

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秖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爲甚麼請道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僧參遶禪床一匝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床一匝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卻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卻遶禪床一匝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　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龐居士到師陞座集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搊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卻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　李行婆

來師乃問億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竪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　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　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卻好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剃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響風而至　時從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　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師於唐憲宗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

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便告寂壽六十夏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於東郡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我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歐陽氏子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師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卻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卻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　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　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　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碗蹉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跡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祗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床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欲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來米卻拽轉禪床便坐師乃遶禪床一匝便歸方丈米卻拽倒禪床領衆便出　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

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卻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　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卻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秖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僧問此箇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蒙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動膶多癡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　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秖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乃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秖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卻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卻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秖為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師卻下來問巖

師兄去問和尙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尙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 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處用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 潙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潙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山休去 潙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 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 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臥別請一問 有施主施褌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褌 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 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 師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爲

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東土不曾逢　因設藥山齋僧問未審先師還
來也無師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　石霜問和尚
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
諾師曰驢年去唐文宗太和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
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
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
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
門參百丈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
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
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
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
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
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
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
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
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
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
省便禮拜　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
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
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
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
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
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　後到溈山溈問
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
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
師曰置也置也　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
作麼作麼　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
埋却　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
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　師煎茶次道吾問
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
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在
彼中得多少時曰麤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山長也
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

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　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掃地次道吾曰大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　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去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祇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唐武宗會昌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明日晚歸寂壽六十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塔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子率性疏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箇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擕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衆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尙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尙日用

事師竪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　嘗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許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遶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卻簑衣無可傳　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卻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師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麼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乃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元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　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

◎見疑是

曰問取露柱去

湖廣鄂州百顏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掛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腳沙彌卻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　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眾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　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翱刺史嚮藥山元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

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閒家具守莫測元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五燈全書卷第九

五燈全書卷第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　進

呈

青原下三世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參丹霞問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旨　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元旨　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垛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燒不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參人專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掌三撫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祗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參遶師三匝敲禪床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參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甚麼話處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眞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强爲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大川禪師法嗣

長沙仙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曰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　僧參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打出　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即閑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拈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洛瓶參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已消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僧參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禿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胸曰還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胸曰不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顚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　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上堂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祇麼心憤憤口悱悱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　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　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觔智無銖兩　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　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士出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自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

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對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嘗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　師尋値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

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　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鑾公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溈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錐始露果熟香飄衆請住持　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咬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

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卽打破汝頭　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　問到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　問眞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琉璃缾子口　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　師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似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祗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峯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卽不可）　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　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便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祗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咬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讐　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剌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濟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　問童子不坐白雲床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淸涼世界去也　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臥時卽有坐時卽無　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

日不共汝同盤　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煞鬧有人不肯過江西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修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　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谷用功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烟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宜掛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為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　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　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堅辭不受文德戊申仲春朔告寂壽八十二臘五十九葬於院之西北隅敕諡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為我侍者師便禮拜　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說法處有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

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尙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鍬肩上便出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一日寶蓋約姪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約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約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尙在約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學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淥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花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　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床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

雲巖晟禪師法嗣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尙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　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卽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　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那師休去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尙又如

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　問一地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　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　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躍出師曰俊哉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話說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　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　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身遶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踏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　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衆請開法夾山　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祗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祗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

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覔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
教意和尚爲甚麽卻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
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麽不悟師曰祇爲悟
迷卻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
兩脚睡無僞亦無眞　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
甚麽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
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撚線之功又曰會
麽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眞身罔象之玄
談是野狐之窟宅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
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元旨正
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元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
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
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麽生　西川座主罷講徧參
到襄州華嚴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
兩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異
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
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遙禮曰元
來禪門中別有長處　上堂閙中生解意下丹青目
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
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
草無根賢者不貴　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
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　問
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　問古人布髮掩泥當
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
黑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
十里行人較一程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
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
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
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
百步　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
腹中珠　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　師
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
甚麽者無對　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祇如
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爲熟　問如何
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　問如
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　師

在溈山作典座。溈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溈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上堂。金烏玉兔。互爭輝。坐卻日頭。天下黯黑。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為明。天下未足為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睹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元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

問如何是佛。師曰此間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 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死。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彖沸。便作掀禪床勢。師曰且緩緩。斷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床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元。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 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浮山

（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在何故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元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唐僖宗中和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於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諡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王氏子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師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床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領旨　出住大通上堂學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盛弘化導　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花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　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　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　問如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顛　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臨狥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丙寅正月二十五日終於本山壽七十五敕諡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　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　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

師亦出山途中相遇州乃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至庵中坐師後歸手攜一油餅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秖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　州又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　上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脣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元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垜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垜根便下座　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　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修廣如青蓮　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　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　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　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　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床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　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　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　一日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眼有兩路峯問那箇是龍眼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　問故歲已去

新羅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　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　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　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　問如何是火焰裏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　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　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　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　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　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卽跰跰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　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　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　問一等是水為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　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發業殺人　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　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　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　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　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　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譫語　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床立　問學人一問卽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　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　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　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　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為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　問月未圓時

如何。師曰。吞卻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卻七箇八箇　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　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對（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　問如何是元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　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　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　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　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輙不得舉似於人　問併卻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偏天偏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　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　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　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　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　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　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於室　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　乾化甲戌四月六日。示微疾。衆請醫。師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敕謚慈濟大師。塔曰眞寂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　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聽汝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　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　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

踪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烟談萬頃平田水不流 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踪 師曰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於此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寂後有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中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 韶國師參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鱉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參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著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歸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爭奈大衆何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床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五燈全書卷第十

五燈全書卷第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王氏子初造石霜長坐不臥麻衣草履亡身為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

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　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敘　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剝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若怱怱恐成負累珍重唐昭宗天復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日疑白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侯官劉氏子嘗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席師曰衆日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撫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住後上堂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元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　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

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麽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麽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就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麽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麽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麽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麽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

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麽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　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麽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　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閫內不周曰流光與閫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　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麽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麽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麽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麽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甚麽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甚麽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　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麽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

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　問古人道因眞立妄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　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誌公眞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　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娘　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仙遊人自石霜開示而止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耶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　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尙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同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尙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　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拄一杖臥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他十八兒論不奈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

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為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挾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　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　問蛇為甚麼呑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　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劒師握劒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　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撈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　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曰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　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　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　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諡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僧問如何是五老峰前

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嗣去也師曰躊躇
欲與誰　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
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　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
曰雪上更加霜　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師
終于廬山謚元悟大師塔曰傳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
目吐舌又開目吐舌示之曰本來有許多面目耶師
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　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
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
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
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問
如何是玄妙師曰未聞已前　道吾問久嚮和尚會
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
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吾
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
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
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

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
敗將投王不存性命　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
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
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　師將示寂三日前
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
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
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
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
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
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陁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
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問如何是類師曰奈何橋畔
嘶聲切劒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
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甚麼不度師曰為伊不
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

人泠眼覷破了　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　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　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瞖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　問此地名甚麽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麽師便打　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曰會麽曰不會師曰瞌睡漢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　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麽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麽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麽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鐵硬石頭　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齅曰齅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　問久響拯迷到來爲甚麽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麽邈誌公眞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爲甚麽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尙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尙爲甚麽邈不得師曰渠無顔色教我作麽生邈　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尙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麽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

彭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見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輒應壽九十三謚眞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後謁石霜遂許入室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己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待以友禮　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嶽域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　將示滅乃召僧令備薪蒸說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元元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兎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　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　風穴參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笻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耶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于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

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顧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卽穴巖下爲泉曰此泉爲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

諡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尙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妙喜曰驢揀濕處溺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譚氏子丱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爲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後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　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尙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

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　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　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　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澬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人不識故人罔測且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　師初居澧陽洛浦山後遷朗州蘇谿四方道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　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責衣錦道人輕　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尙隱雲騰碧漢鳳猶飛　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隱　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　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則無棲泊處也師曰元象始於未形虛勞煩於飾彩　問龍機不吐霧滋蓋事如何師

曰道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　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刖足

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卽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　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辯烏投漆立事難分

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足下鎭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

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鶯啼

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　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祇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　上堂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僧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　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躡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貶剝師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　問萬丈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刹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師曰空隨媒鴿走虎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罌鵝缾項小擬透望天飛　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師曰有虎鵶須噪無人鳥不驚　問擬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豎拂子僧曰恁麼則得

遇明君去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　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　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　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　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迷途　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問一毫呑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霜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　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　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另言語）　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識空有響擊木無聲　唐昭宗光化戊午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元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厲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徹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靑山不擧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

尙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拈著伊）二日午時別僧擧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世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撫州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卽五日齋前或卽五日齋後　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買索　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　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尙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　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脚　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眞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　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　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　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尙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　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尙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尙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來請住黃山　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

外覷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　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　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　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　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　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覓戶不掩對月莫迷　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　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　師於後唐同光甲申臘月二十六日示寂壽七十二臘五十三塔於院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　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讃麼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謹無語師便打　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

闍棃按劒上來老僧揺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　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靑　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終後謚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　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秖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　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　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靑霄宮商不犯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　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　至唐昭宗大順庚戌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旣畢當卽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眞禪師塔曰本空

郢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秖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　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獼猿稀　問如何是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　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叫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　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

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斷也。師曰。莫恁麼道　問。父不投。為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　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脫粟飯。野菜淡黃虀。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登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　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巵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嵕。及乎到來。祇見一嵕。師曰。闍黎祇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水急浪花麤

幽州盤山二世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峰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欻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金若瓦礫況吾輩豈可戀此言訖捨去　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耶子曰元來宿不著處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宋太祖乾德丙寅春示寂垂誡門人訖怡顔合掌而逝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塔于東郊豐臺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章行師曰諾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五燈全書卷第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蛉蛢之子如何得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　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　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　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　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禪師僧問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　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　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第二世禪師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與國門樓高多少　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狢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　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第三世禪師僧問行盡千山路元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

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　問如何是眞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淸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袞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　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　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　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南昌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卽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　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　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臥昏昏不學頭　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毿毿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　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稽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風箏有韻眞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　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猫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

盤釘自有旁人施　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峰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　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錢箇相逢不解喚　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　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蟭螟雖脫殼不免抱寒枝　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　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　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蓮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　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様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　玩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　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手展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　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泯得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

皆無則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顚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舶非汝而誰曰和尚䖍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　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　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　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北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　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　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秀枝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峰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峰峰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音衮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峰乃許入室　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於汝不惜　問仰山插鍬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鍬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　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　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　問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　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　問萬法齊

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　問尊者擡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　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　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　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宋太祖建隆庚申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　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　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钁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　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　問承聞南方有一劒話如何是一劒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　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封兆未興孫臏失筭　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峰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峰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臥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　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綸垂不到磻溪謾放鉤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兎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

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　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官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即便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為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既是體得為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　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　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閫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登朝誰人當治化師曰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歸於王　問久久尋源為甚麼不見師曰為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　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祐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　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牙烏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　問疋

◈以疑似

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　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　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　問蠨蝀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涇州人。一日洛浦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是道生機一路　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以銀山　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　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　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

人草無蹤跡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　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　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睹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裏沒蹤由　師住遊襲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後晉開運丙午冬。鳴犍椎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脅而化。謚淨悟禪師。壽八十有九。臘六十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當報曉。時人自不聞　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　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師直指妙元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滐水千波孤峰自異。師於是領旨　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　有官人問。既是清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臥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迥物外。物外震不生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　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　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　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　問從上諸聖將何以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迥超棲鳳越揚塵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實御珍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虛然　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迺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蕩蕩　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逼塞虛空曰逼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　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為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　法眼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宋眞宗敕謚眞寂禪師塔曰普慧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　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　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橛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或作潼]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　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　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　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容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潤。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思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為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峰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青原下七世

藤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為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　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　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為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峰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　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　問。不顧諸緣時如

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　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　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　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　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靑峰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靑　問磕磕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己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為眞師曰你甚麼處去來　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　問有耳不臨淸水洗無心誰為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辯　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荊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裏任縱橫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　問別人為甚麼徒弟多師為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　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劍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青峰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擣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五燈全書卷第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荊州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子。玉之後裔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指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中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剗。覩玆發怒。令人擒師。抛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烘焰。莫可近之。惟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仰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僧龍潭信問曰。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唐憲宗元和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

宋大川云。以丘玄素符載二碑參合。應以天王道悟嗣馬祖。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悮矣。按指月錄云。天王道悟嗣馬祖。龍潭崇信嗣之。丘玄素撰。唐聞人歸登有南嶽碑。圭峯答裴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塔銘。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達觀穎呂夏卿張無盡。皆有著辯。以證傳燈之悮。按正名錄云。諸家

證據由在事跡證據中惟張無盡之言最爲深切無盡云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教理行果言說婉轉天王道悟下出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皇字差悞後得丘玄素符載二碑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碑證之朗然明白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此則直從施設處勘出一言而定千古之疑譬如世人子嗣有訛考覈宗譜固可辯明若一滴血則眞僞立剖無盡之言可謂滴血而得其眞者矣按三刻所載考據的確討論精詳千載疑案一時冰釋

南嶽下三世

天王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天王悟蒙馬祖記莂後居天王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餽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元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何如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焉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　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南嶽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

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　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宣宗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　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示衆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曰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曰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衹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

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　龍牙問學人
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囫法眼別云
汝向甚麼處下手　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
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
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
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
時救得有甚麼用處　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
莫向這裏屙　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
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
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
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
些子　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
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
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福云
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
大小招慶
錯下名言　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
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
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
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

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
麼浦擬議濟便打　巖頭曰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
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
些子東禪齊曰祇如臨濟道我從前疑著這漢
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
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
師令侍者喚義存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
來作甚麼存無對　示衆你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
事莫要遢驢唇馬觜問德山老漢麼近來末法時代
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你學得多少禪
道說似若漢看你諸方老禿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
走成得幾箇佛你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你
將取學得底來呈似若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
始得你被他諸方老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
打硬作模作樣却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
劫千生輪迴三界皆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
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羈縛要行
即行要坐即坐更有甚麼事諸仁者我見你諸人到
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不惜身命皆被伊釘

却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箇婬女相似。道我主化。建立法幢。爲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纔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箇五箇。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儍儸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胸點肋。稱楊稱鄭。到者裏須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者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與你萬法爲師。者箇老漢不敢謗他。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胸襟。巧說言辭。以舌道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

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却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他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他閭閻。有甚麼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者裏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文殊普賢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仁者莫錯。身被瘡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眞如涅槃。皮下還有血麼。須是箇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子作解會。自己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屙失放尿。吃飯穿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人擔箇死屍。浩浩地去。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他涕唾喫。便道我是入三界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漢見之。似毒箭入心。花針劄

眼辜負先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筭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事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鞵錢有日在穿你鼻孔纜著橛上償他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去繩索脫却籠頭卸却背馱作箇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是箇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飯屙矢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箇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己分上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揑怪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尙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無一可得方是箇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脚板闊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二頭三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峯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矢橛且要仁者辦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橛解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盡卽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卽信取若不肯每人有箇矢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大有老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得識麼只是箇虛空尙無

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嚼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嘆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鱍鱍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者裏眼孔定動即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婬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堂堂一箇丈夫兒喫他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即與卜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婬女子不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者老禿奴便打禪床作境致豎拂子曰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強生節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

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栴檀香仁者彼既丈夫我亦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禿奴口嚼接他涕唾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犂拽耙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劫佛衣食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箇能行底矢橛不曾遇著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兩聚頭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覓便宜豈有如此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濫稱參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勘當解處老漢與你諸人何別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他毒藥了似貪婬女人不持齋戒瞎禿奴羣羊僧頭却他人入地獄仁者莫

取次看册子。尋句義覓勝負。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僞。記他閒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福業事。覷唇嘴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鴉。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四方。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鐙遮。田舍奴。罵賊矢孔。面不識好惡。到我者裏。却似遇澧州人。羨魚羹。爛臛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箇好人去。還肯麼。若肯。即住。不肯。一任擔去。珍重。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　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　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　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當唐懿宗咸通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四。臘六十五。敕謚見性禪師。建塔本山。

洪州泐潭寶峯禪師。新到參。師問。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　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

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實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巖頭僧來參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南嶽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落髮往長安寶壽稟戒習經律優游禪苑與雪峯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邐迤造於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　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一日參德山方踦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　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驀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　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

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

◆擘音劈

師乃舞棹迎之　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師後庵於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　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　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　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　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嚴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嚴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　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　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　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趂出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　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

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 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僧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二僧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 僧欲蹈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聻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 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 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 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 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道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 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澁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捞 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 問萬丈井中如何到得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 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 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 示衆夫大統綱宗要須識句若不識句難爲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轉轆轆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眊瞪地如殺不死底羊相似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咬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嘗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咬豬狗眼赫赤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深淺硬糾糾地汝識取者箇貍奴面孔與麼時

不要故採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屙漉漉地者般底椎殺萬箇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咬人火急刺蝟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咟他無你近傍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烯烯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咬斷後不用尋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卻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黍黍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者箇不是汝習學得底者箇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閧閧地無釜當莫造作揑怪但知著衣喫飯屙矢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一片衣不敢將出驢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恁麼不中心行兄弟切不要信他繩床上老楷趫屙漉漉地將謂好誑謔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者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真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為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者箇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者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咬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閧閧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却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

無我心時熱珍重　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唐僖宗光啓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敕謚清嚴禪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潤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山唐咸通中回閩居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眞覺禪師仍賜紫袈裟　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

麼生師休去汾陽代曰某甲早困也　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甚麼事　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　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曰更分三段著　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麼　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　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　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　問承古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　問[illegible]頭露鋒

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　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　問僧甚處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蹋倒棲當下汗流　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者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拂子曰還隔者箇麼曰若隔怎得到者裏師又打趁出僧不肯住後凡見人便罵雪峰一日有同行聞特往訪問其故僧舉前兩段話細爲點破者僧乃悲淚當向中夜焚香望雪峰禮拜　問古人道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　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　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

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

一日謂長慶曰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　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　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問玄沙沙曰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曰為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

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齩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

師行脚時參烏石觀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搊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住後示眾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

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　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

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溈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溈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溈山也）　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雲門曰一擧四十九　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　師擧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擧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喫棒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麽心行曰幾放過　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麽生慶便出去　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　上堂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擧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尙作麽生沙曰用南山作麽　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麽僧亦曰是甚麽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麽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麽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擧前話頭曰他道甚麽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　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麽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麽門曰有曰作麽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少　問僧甚麽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麽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麽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　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擧前話問是庵主語否答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　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揞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麽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麽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靈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

衆一無所缺　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　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尙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　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尙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擧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師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

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　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擧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　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　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靑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　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　問拈槌豎拂不當示乘未審和尙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曰大衆看此一員戰將）　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　上堂擧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驀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　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　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

尙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閩師施銀交床僧問和尙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曰頭上插瓜虀垂尾脚跟齊　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　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祇如雪峯有甚麼言敎便似羚羊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塔全身於本院方丈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趂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十七舉進士隨赴京師因遊終南奉日寺覩祖師遺像遂出家二十二秉具首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爲唐昭宗天復癸亥臘月二日午命衆聲鐘顧左右曰去遂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

泉州瓦棺和尙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橛住後雪峯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峰曰和尙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峰接得便潑却雲門曰莫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曰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南嶽下六世

巖頭奯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

欽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詰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問速道。山曰。老僧諳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曰。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師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　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　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為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　一日有村嫗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嫗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嫗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於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　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卻。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署法寶禪師。　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

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
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　問如何是奇特一
句師曰道甚麼　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
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　問急急相投請師一
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　問九女不攜誰
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
僧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
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
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
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　師在禾山送同行
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前面一攛矩無對師曰石
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僧
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
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
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
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
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
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
明便須成末僧回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
至秋朝覲師特為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
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師曰汝向他
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　無縿上座問
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
闕便道無光師召縿縿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
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縿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
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縿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縿
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
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　僧舉寒山詩問
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
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
師曰欹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
髑髏前　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
破汝眼　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　問前是萬丈
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
問三界誰為主師曰還解喫飯麼　臨遷化上堂集
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

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廼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麼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對　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　師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參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鍼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眞金拾瓦礫作麼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汎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峰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學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　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　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鏡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

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𤍠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呑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故曰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却成氷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元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

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師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偸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迹眞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尙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却似烘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彊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却似揑目生花見自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顚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旣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輒

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尙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趂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旣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寱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

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却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尙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床和尙。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

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麽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麽有昭昭時汝還會麽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麽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麽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麽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麽還有不周遍處麽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麽有汝心行麽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麽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麽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麽爭行他王道知麽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神龍呵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床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應甚麽到恁麽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犂拽耙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煑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麽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麽　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　鼓山來

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　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　侍雪峰次。有二僧從階下過。峰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峰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　因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南際到雪峰。峰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　雪峰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抛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峰曰。俊哉。　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　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　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　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　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用自已作麼。　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　示衆。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

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顚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秖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秖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尙不能構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秖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顚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　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　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　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　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秖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尙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　法眼曰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曰秖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

(來商量大家要知)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麼僧於是有省　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　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　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大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為甚道不得師曰畐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曰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甚麼)　問凡有言句盡落裷襀不落裷襀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　問承古有言

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為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為太近　師在雪峰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曰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曰請和尚下船玄覺代曰貧見思舊債)　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曰也知和尚不造次)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　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　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

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
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
慚愧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問如
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　西天有聲明三
藏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甚麼
聲藏曰銅鐵聲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法眼
代曰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
燈代曰卻是和尚謾大王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
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
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問僧乾
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　師與地藏在方
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
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　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
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
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　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
周沙界雪峰打鼓這裏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
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　師擧誌公云每日拈香
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

道場玄覺曰祇如此二尊
宿語還有親疏也無　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
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
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　普請搬柴師曰
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
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　師問明眞善財參彌勒彌
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
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　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
在彼住莫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過供養門
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眞情是難師
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
却門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
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　泉守王公請師
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
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
法不是此道理　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
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
守曰恁麼卽某甲罪過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曰
不爲打
水有僧問不爲打永意作麼生
清曰青山礙爲塵敢保沒閑人　梁太祖開平戊辰冬

示寂閩帥爲之樹塔壽七十五臘四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南嶽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孫氏子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元旨　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過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　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這過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　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　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　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可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差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和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　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曰便請和尚相伴　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　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今古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

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　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　上堂我若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　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是今日老胡絕望玄覺曰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安國瑫新得師號師去作賀瑫出接師曰師號來耶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　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

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
和尙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
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
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曰此是誰語曰丹霞語福曰去莫妨我打睡　師入僧
堂舉起疏頭曰見卽不見還見麼衆無對　師到羅
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
曰還肯入也無山曰吽吽　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
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
教大衆禮拜衆無對　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
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師曰汝作麼生舉
曰某甲截舌有分　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
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
後唐明宗長興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九臘
六十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峰
爲受業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
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
詢於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
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
曰作麼生是如來語祇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
尙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曰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
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
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
良久師曰情知和尙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
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　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
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
船子　雪峰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
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
問鵞湖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
麼處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後梁
眞明戊寅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師居之開
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
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
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
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

眞一作貞

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　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　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麤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蘇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巳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　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却好據驗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　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

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　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　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　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

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為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

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

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

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會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曰毀又爭得又老宿曰惜取眉毛好太原孚曰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僧無對

師舉洞山眞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

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因甚到恁麼地

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

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

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

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

勢。僧曰和尙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曰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尙上足傳示　閩帥嘗奏命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尙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當後唐明宗天成戊子三月二十二日也

福州鼓山神晏(與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玆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鄕。題罷氣卽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規披剃。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曰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擧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請擧揚宗旨　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擧要且不識南泉。卽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尙。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尙。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　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

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狢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　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　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　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悋生慶曰穩便將取去　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　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曰吽吽　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便打　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　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　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　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 *(東禪齊曰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曰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便打　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　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麼過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　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師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師無對 *(長慶代曰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　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恥麼　示衆今爲諸仁者剌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　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畢問

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擧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趂出院

杭州龍華寺靈照眞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峰之堂。冥符元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卻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　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　次遷越州鏡淸。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曰。吽吽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淸不惜口　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淸生修理麼　問僧甚處來。曰。五峰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卽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　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卽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　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　問是甚麼卽俊鷹俊鷂趂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　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只者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　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　師於後漢天福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示寂。塔於杭之大慈山。壽七十八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　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　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曰。生也。雲門曰。關。保福曰。作賊人心虛。翠巖芝

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汙　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　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為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侍者點茶來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　問僧繇為甚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　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　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　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册而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幼不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於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峰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峰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峰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祇恁麼為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　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　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怤布衲　普請次雪峰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為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怤鉏地去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峰便休　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初住

越州鏡清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怤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　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峰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峰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師住庵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床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　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咬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　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　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　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你恁麼也未作家　師問僧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鬬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　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師見僧學書迺問學甚麼書曰請和

尙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　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旣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踈祇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卽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　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尙何不領話師便打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問一等明機雙扣為甚麼卻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　問十二時中以何為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曰諸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　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不的師曰代得也代卻　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尙答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搊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尙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尙師曰得對相耕去　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尙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　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尙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已曰洎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師又將

火筯插向一邊　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秖是一兩生持戒僧　晉天福丁酉八月示滅塔於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少依本州聖受壽業繼參雪峰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繫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　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　問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　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　問擬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　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　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　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而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　一日雪峰見師忽搊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　師舉國師碑文曰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曰秖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閩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元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　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　問如何是達磨傳底

心。師。曰素非後躅　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　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　問寂寥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　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　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　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　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　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　問知有底人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　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　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　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為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　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為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　師舉稜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為何不居正位。稜曰為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峰。上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　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　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峰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峰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峰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　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

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　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床上安床　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　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旨示師曰過也　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　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

問僧作麼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　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　雪峰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　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齩骨頭漢出去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　問急急相投請師投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峰一日與僧斫樹次峰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峰打一拄杖而去　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峰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　普請次雪峰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　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床上　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峰便蹋倒歸擧師曰我今日蹋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　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擧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

恁麼發人業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鵞湖智孚禪師福州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棃一人忙　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棃不是聽衆出去　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己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棃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　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棃變身不得　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　問如何是鵞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　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　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在迷　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　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

荷師曰語逆言順　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眞禪師泉州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　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　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　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西來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　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峰山行見芋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　尋居龍谿

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
底角師舉拂子　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
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　問耳目
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眞
箇聾漢
福州遷宗院行瑫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
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
曰錯便下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態耳不曾藏
　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弇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
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
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　問教中道唯有一乘
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
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　問
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此師曰喫茶去
　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
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

問諸餘即不問聊從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
　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
難得及師曰實即得　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
曰二尊不竝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人初謁雪峰禮拜
次峰下禪床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　住後僧問如
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
煩禹力湍流事不知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
搊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
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
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
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一尙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
著　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
屍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　問學人

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墻　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為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逾十載甞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　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　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　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錢王屢延入府署六通大師後周世宗顯德元年甲寅冬示滅壽八十四塔於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　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為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鼐鑒眞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　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泉守王公問如何是

宗乘中事師叱之　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　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　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卽今在甚麼處

泉州東禪禪師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卽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　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　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　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　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卽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禪師僧問承聞和尙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　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　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　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　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　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　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懃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　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　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　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憩鶴師以兩手翻曰鵓鳩鵓鳩（風穴曰鵓鳩一聲喧宇宙羣鷄莫謂報知時）　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潭州潙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　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　問如何是黃壽橋師曰賺却多少人　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床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濼曰恁麼則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　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死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　問如何是元元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元元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　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　問如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

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大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此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　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雪峰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　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漢較些子峰便起去　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　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

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　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　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遶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　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　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師雪峰而友玄沙深入元奧　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　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於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　問如何是道師曰普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　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　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正燈全書卷第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南嶽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禪師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瑞峰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久為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示眾。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宋太宗太平興國丙子冬示寂。世壽一百零五歲。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晦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秖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唐昭宗天祐中遊鄂州。節帥建院奏賜紫衣。法號慧超。法席大張。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為眾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

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
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
曰待海鷰雷聲卽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禪師僧問普濟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
天位不汲鳳凰池　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
不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禪師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
入理豈同盡　問妙有元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
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
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瘂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
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峰
何伸向背　問雪峰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
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激揚元旨諸老宿
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
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
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
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
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
處去也　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
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作
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
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　淸上座舉仰山
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淸淸應
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淸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
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
師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
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
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
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
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
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
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
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

語師曰噫雪峰道底　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泊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巳万人

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為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

開法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抛却眞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元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祇者靈峰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攫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趂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劄

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

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抛向金剛地上著

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斅得著是好手

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奈頭上一點何

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

新到參纔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

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

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

師問國泰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

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曰汝道

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　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與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　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趁出　師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眞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　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雞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季孟俊。請居十善道場　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乃曰。騰空正是時。應須貶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　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　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　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　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　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　問如何是龍泉劒。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　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後周廣順辛亥。金陵李氏請居龍光。署覺寂禪師。至宋建隆辛酉。隨李氏住龍井大寧。其年十月示寂。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諡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　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韶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　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劄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　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趂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　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　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證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即禮謝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眞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　問如何是活人劒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　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　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　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禪師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　問羺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

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　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　問窮子投師。乞師極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　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　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胸箭。因何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安府匡山禪師。示眾。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　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峰頂。回來暫跨虎溪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元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　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　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於本府萬歲寺。投無相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眾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

會師指椅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椅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誘迪學者命師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　因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　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　僧報保福遷化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眼曰蒼天蒼天）後遷羅漢上堂宗門元妙爲當祇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乖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元妙釋迦佛言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

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問如何是
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也　問不會
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
師曰莫自屈麼　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
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覰不見塞却你耳教你
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
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
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問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
會那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　問如何
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
師曰塞却你口　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
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　問如何是法王
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
深　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
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　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
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
人罪過師曰謹退　問如何是諸聖元旨師曰四楞

塌地　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　問如何是
十方眼師曰貶上眉毛著　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
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
道渾是不慈悲　玩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
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
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師見僧擧拂
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
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
來擧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
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麼不讚歎　問承教
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
籠子　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　問僧甚
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
曰汝爲甚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
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問僧
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
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　王
太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

名受衣鉢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鉢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曰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曰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鉢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朶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　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你本來心　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　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　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　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後唐天成戊子秋復屆閩城舊止遍遊近城梵宇已乃示寂壽六十二臘四十荼毗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隅謚眞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眞禪師台州人得法玄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　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　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　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　問

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　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國泰院瑫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眞心所以玄沙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　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沒交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　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　問如何是正眞道師曰騎驢覓驢　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　問情忘體合時如何

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麼　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　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師曰少遇聽者　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來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　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　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泉州莆田人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後梁開平戊辰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切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

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　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己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　問不謬正宗請師直實師曰汝替汝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　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　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髑髏摻損　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　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　師問了院主祗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師于梁乾化癸酉八月十七日午時無疾而逝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擧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　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　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峰沖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怪得山僧珍重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眞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　問如何是螺峰一句師曰苦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禪師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趂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　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

天台山雲峰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用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頴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他後要一人待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剖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哪哪　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擲之　僧問雲臺欽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曰作麼作麼　清谿沖煦二長老嚮師名一日同訪之直師探粟谿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菴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谿因有詩曰行不等閒行誰知去住情一飡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以靈山師曰徹古傳今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淸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

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二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　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降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長慶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曰爾每日口嘮嘮底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洎慶被召師繼踵住持　上堂舉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　問如何是在匣劒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　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　問文殊劒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　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淸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　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

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　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　師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　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　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　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　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便歸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琉璃為地白銀為壁亦未為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未為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　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　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祇管二時齋粥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　問如何是具大慚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　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　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　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處州翠峰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　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秖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卽出來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湧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　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卽出來若無人買卽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　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豫章鐵拄堅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　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療病之藥不假驢馳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　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尙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卽得　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

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設朋人卽得　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卽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麤　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　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　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拾枯柴養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　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　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　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　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謁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　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　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册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　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　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　僧問如何是覿面

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靑史樓雲外高峰塔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淸高峰月白　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旣無維那兼少典座　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鷄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　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　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　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曰啖續雪峰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卽今何道師曰違負卽道曰恁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僣諸人且作麼生體悉　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峰觀音院淸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旣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覓也　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像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旣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　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　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　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　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玭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卽先言者負珍重　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　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聾作麼便歸方丈　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　上堂大衆正是著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　僧問既到妙峰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　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禪師有人擧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　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　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宋太祖開寶癸酉六月十四日辰刻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皈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　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卽亂便下座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擧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　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卽不悋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　問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

賴遇娘生臂短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
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
攀瞻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
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　問如何是
漳江境師曰地藏鐵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
斂袂　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　問如何是漳江
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
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　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
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　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
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　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
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山看水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淸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
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
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　問如何是萬安家風
師曰苔羹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飯
後一巡茶　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
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
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
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道
取一句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
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
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住後僧問
明言妙句卽不問請師眞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門風相似卽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
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癢　問學人根思遲回
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
乎師曰太多也　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
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　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筭流年事可知　問如何是鳳
凰境師曰雪夢觀明月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
人醜差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誰言僧早起更有夜

行人似則似是卽不是珍重　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麤纖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

　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

上堂曰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　問如何是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淸泉山守淸禪師福州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　問和尙見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　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於此　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　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搗磨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　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　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禪師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　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　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凉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卽闍黎會　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十界搖動　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卽今作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禪師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缾兼一鉢到處是生涯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怱怱晨鷄暮鐘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尙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

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　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　後住招慶開堂陞座良久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衆珍重示坐禪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元又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憒那

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鄰或遊泉石或闤闠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巳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　問閒明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虀倉米飯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五燈全書卷第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南嶽下七世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淸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　上堂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　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　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聖興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　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　問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
魚龍　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
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行林溪畔坐　問如
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　問諸餘即
不問如何是光孝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
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
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
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　問鼓山
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
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　問世尊
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
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
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
成絲　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
箔濃煎睡後茶　師回故里宋雍熙丙戌示滅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朱氏子容若梵僧禮
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眾皆回眸山披襟
示之眾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
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
手端容退身而立山奇之　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
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
裏蓮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　問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
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　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
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曰未
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　次遷奉先僧問
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莫無禮　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麼
處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麼事　問如
何是為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
珍重　僧問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
曰問取露柱　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
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
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虎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為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曰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汚人　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　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初參鄂州黃龍問久響黃龍及手到來秖見赤班蛇龍曰汝秖見赤班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住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　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　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慚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沖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

雷發今朝細雨飛　問如何是諸佛元旨師曰草鞋木履　師於宋太祖開寶庚午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幷靈骨歸於建州雞足山臥雲院建塔壽五十五臘四十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　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途與萬途　問擁毳元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鴈門關師曰靑霄豈悋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牓上無名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無師曰氷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顚倒無有出期珍重　佛塔被雷霹有問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廼禪師僧問荊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眞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慚道者名

翠巖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　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　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㠐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㠐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　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盡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怤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　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麼　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騎馬至。僧問。師既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　官人問。和尙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　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參鏡淸。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淸曰理能伏豹。師因此發悟　住後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　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尙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

問如何是直示二句。師曰。是甚麼。乃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筭劫。祇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為。性地真常。不勞修證。珍重。示衆。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鐘辭衆。二十七辰刻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初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强為聚。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剏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蠶其衣。敗葉沒脛。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槖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栝蒼唐山嚴。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為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覩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因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愧服。禮像謝僁。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師于宋太宗淳化庚寅示寂。壽一百十五。闍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響。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

即第三頭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　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　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　問如何是香山劒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　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　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　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
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　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　僧舉聖僧塑像被虎齩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齩師曰疑殺天下人　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安國蹈禪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峰何似鷄足師曰大衆驗看　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　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秖如傍觀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劒師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　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　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珍重　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爐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　問如何是和

尙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　問諸餘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曰請和尙明鑑師曰千年桃核　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　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　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　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撿責看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元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　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趂不及　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語師曰賺殺人　問如何是逈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一眞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　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船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卽廓淸五蘊吞盡十方　宋太祖開寶戊辰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尙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

辭衆時閩應長老出問雲愁靄慘大衆嗚呼請師一
言未當告訓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
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
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
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
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壽七十
八臘六十

福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
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
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
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
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
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無端雖
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覯者更開方便還會
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即
是方便　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
拂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

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　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少而聰敏禮鼓山詔
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如後參睡龍龍問豁闍黎見何
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
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
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
龍大悅而許之　上堂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
者默然不和者說良久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
帶些子事珍重　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
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
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
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
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
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
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　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北人泣南人悲　師忽捨衆欲

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盤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淨土院影堂存焉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曰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缽盂無柄那　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　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　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元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　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峰前震法雷　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宋太宗淳化癸巳八月二十三日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為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為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說古說今師敲繩牀三下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祇

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喝師亦喝　問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郢州太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南嶽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鍬刮骨熏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　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　問黃龍出世金翅飛空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第二世禪師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僧參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誰並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　僧鉏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語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棒　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這也還難師竪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

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鼓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禪師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上座指示　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上座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我卽得　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上座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　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淸閑一日仙六神和合體安然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巖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巖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巖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巖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巖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有自序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舉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劒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刀出頭來時有僧出師曰好著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拶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　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謼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眞師子兒爭識得上上之機時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衝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泱在臨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泱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嚬呻出三界非體莫能知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峰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　僧問九夏靈峰劒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咟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葢天葢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鶻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劒請師揮師曰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鋩鋒師曰收取　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淸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

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　一日師問修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箇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即禮謝　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麽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　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麽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麽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麽師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又值和尚不安藏遂竪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之　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祇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麽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麽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麽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麽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麽　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　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　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　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麽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甚麽不銜華師曰見四祖　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　問古人得箇甚麽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麽即不休歇去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　問如何是亡僧面

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　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處得這箇問頭　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　後晉天福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報法眼至囑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　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三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　僧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　問當揚學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　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　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　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脣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

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　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
誰恁麼問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
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大千　上
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
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　問亘夜之中以何爲
眼師曰暗　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覿之不見師曰作
家弄影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
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　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
毫覿不見曰爲甚麼覿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　問
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
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還成顚倒曰如何得
不顚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
大敗壞　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
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
　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
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
聞聲色鬧浩浩又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
薦取鐘聲裏顚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

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
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潞府延慶院傳般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
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
曰燈籠是心　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轉甚麼
物師曰道甚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
到師曰卽今在甚麼處　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
寂寂底聻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
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杭州天龍寺淸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
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
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
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
總不恁麼上來如何辯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
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

明記取　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眞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　問如何是談眞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辯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公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反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　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徒勞側聆師喝曰出去　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　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便麼

福州靈峰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問如何是靈峰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饤出兩條綠

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　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席。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顗。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

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

宋太祖開寶乙亥。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誡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塔于後山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

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麼則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鵰毛　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滿庭　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　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忋禪師。廣州人。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牢收取　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淸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

師為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　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蒞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悋舉揚師曰不煩再問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　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沒幡幀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　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峰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兎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沉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　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娑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斝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

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眼一瞎。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宋眞宗祥符己酉上元。洗浴罷。就室合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聞慧輪化被長沙。冒險往參。路次被王逵兵執將沉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令放。得參延壽。經十載。壽寂。歸開先。次住九峯。隆濟院。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時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竝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疏。誰知道

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脒矬先臥。粥稀後坐。師于宋太宗雍熙乙酉。顒寂。塔于牛首庵。壽五十六。臘三十七。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此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

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　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絕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祇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卽徧周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涉　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　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　問佩劒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白馬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眞金也須失色　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觝墻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　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南嶽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　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　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為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　問如何是太平師曰八凹九凸　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　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剃染徧參諸方得旨清谿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秖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　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　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　宋太宗遣帥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丙警悚增歎復曰禪者何為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師每領諸刹無所事去留頹然默坐而學者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則伸以當被太平興國丁丑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囑令門人壘青石為塔乃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泊然而逝閱世八十坐六十三夏諡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出家于北禪性直禀具希操律師住後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不是　問

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刹刹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　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銛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

有僧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卻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五燈全書卷第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潙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所解丈

曰此暫時岐路耳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
旣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
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
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旣爾善自護持次日同
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麽師曰將得來丈曰
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
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
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
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
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
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
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
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
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
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覺爲
首座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
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
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麽林曰不可喚作木揬也丈

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
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絶夐無人煙猿猱爲伍橡栗
充食經五七載絶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
益於人旣絶往還自善何濟卽捨庵而欲他往行至
山口見蛇虎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
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
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
乃回庵未及一載懶安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
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卽
不造粥便放某甲下山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
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
嘗咨玄奧由是天下禪學輻輳焉　上堂夫道人之
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
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
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
事譬如秋水澄渟淸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
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
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

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　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饑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淸怤曰將知潙山衆裏無人臥龍球曰將知潙山衆裏有人）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曰且道過在甚麼處）

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曰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潙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乃駭然）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　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

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

麼主無對（曹山代曰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曰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曰適來侍者喚） 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著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 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柏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柏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鵞王擇乳 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

師曰直須隨流 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雪竇頌曰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把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曰和尚不怪） 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眞師却坐 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

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在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床一匝師曰裂破古今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卻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便出師卻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為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　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卻喚作遣法　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

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曰甚處是溈山勘破仰山處）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

問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illegible]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卻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唐宣宗大中癸酉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敕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溈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通出家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元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卻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卻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惟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

源然之　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　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麽時作麽生師曰正恁麽時向甚麽處見　參潙山潙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麽處師從西過東立潙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一十五載　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　掃地次潙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潙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潙潙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麽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潙　潙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潙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潙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潙便休

有施主送絹與潙山師問和尙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潙敲禪床示之師曰和尙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　師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麽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潙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曰我若見即踏倒鍬子僧問鏡淸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淸曰狗銜赦書諸侯避道曰祇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淸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曰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淸曰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曰且道鏡淸下此一判著不著）　師在潙山牧牛時踢天泰問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麽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潙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潙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潙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　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曰甚麽處是仰山道理）　一日雨下天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麽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麽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　師

隨潙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鵶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潙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潙潙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潙曰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師（玄沙曰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潙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潙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潙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潙指露柱曰這箇師曰道甚麼潙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師問潙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潙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潙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潙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潙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潙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　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師在潙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潙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潙潙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師侍潙行次忽見前面塵起潙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相潙點頭　潙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潙山聞潙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燃有省乃曰當知潙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潙山一僧

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溈山久依法席

溈山同師牧牛次溈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溈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溈便休

師送果子上溈山溈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溈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溈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溈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嘗千嘗萬溈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溈不答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

師夏末問訊溈山次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溈山一日見師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

溈山餧鵶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溈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溈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溈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溈豎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溈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溈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峰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雲門曰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

止啼有甚麽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秖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覔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覔眞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眞金師曰嚙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　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作麽生座曰正恁麽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麽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　師因歸潙山省覲潙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元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麽生潙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潙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麽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麽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　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麽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師住東平時潙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潙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

平鏡又是潙山送來若道是潙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　僧參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㊉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　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擧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　希聲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而書曰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公纔見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椀意在钁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

槃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消不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法燈曰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曰相公且莫煩惱）　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曰當時便好與推倒）　師問雙峰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曰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師臥次僧問曰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　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相顧視其僧僧無語　師攜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　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曰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　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曰喚甚麼作燈籠）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床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床指出來看僧無語（玄覺曰忽然被伊卻指禪床作麼生對伊有僧曰卻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　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　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　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　師住觀音時出牓曰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　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

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卽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卽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卽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元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郄禮謝之　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還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公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下勅諡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

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曰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曰一時坐卻）　師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春行秋令　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　僧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　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床曰過這裏來　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　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　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　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不許戒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曰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師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卻問師意如何師亦豎起拂子（玄沙曰祇這香嚴腳跟未點地雲居錫曰甚麼處是香嚴腳跟未點地處）　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腳　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諡襲燈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吳氏子十九投本郡無上出家二十二受戒回以講論自矜上以入海算沙於理無益語激之無以對初參雲巖次參溈山遂機契而得法焉　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

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　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　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許州全明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　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為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　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曰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曰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曰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元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曰為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元路勿參差曰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唐昭宗光化辛酉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省和尚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槌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　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曰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勅諡紹眞禪師塔曰明金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呼快活快活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溈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溈召之師更不回顧溈曰此子堪為法器　一日辭溈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動容曰善為

京兆府米和尚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法眼別曰此是甚麼時節 問法燈別曰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　師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　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祇如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為眞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寇帥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寇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寇不悟以刃加之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你

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　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觜裏甚麼物出來入去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　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起拂子僧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　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　問眞佛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　住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　問如何是佛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又打趂出　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項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朱氏子七歲依本邑

常樂寺國清出家剃染後習律聽教屬會昌沙汰反服韓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空空日子何不徧參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瓈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尙聞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己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錢王請主龍泉　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烟盡處驗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顚　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指再問師曰青天蒙昧夜不向月邊飛　唐僖宗大順庚戌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師於光化庚申十月三日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壽八十六臘十搭於靈隱山之西塢天福壬戌宣

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至宋寧宗嘉定庚辰遷於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皇朝世祖順治庚寅又遷於勝果山右隴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　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　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胸與一拓　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平長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沒工夫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得道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　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頂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　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事師曰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爲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峰和尚法嗣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秖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因師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　尋屬雙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秖教意不著是非（玄覺曰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　問如何是元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　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　問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槌胸曰蒼天蒼天曰借問有何妨師曰困　問還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鋤地栽虛空　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　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　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胸曰作麼生衆無對　問學人自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却一人眼　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卽讓汝去也　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乃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上堂拈拄杖曰你
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
杖子靠拄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
夏涼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
何師曰退後三步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
祇恐闍黎不問　上堂會麼相悉者少珍重　問不
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　問如何是
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　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
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郞　上堂如人行次
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岸是荊棘叢
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壍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
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
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　問如何
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　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請
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
　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
坐　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
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
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問北斗藏身意
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
二三四五　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
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
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問
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
何師曰金剛努出眼　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那箇祖師意曰達磨
西來意師曰獨自棲棲暗渡江　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知曰見後如何師曰知　問甚麼物無
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
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越州清化全怤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塔問
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
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
試塔冁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陵安福縣宰建應國
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　僧問如何是

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
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　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爲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靑天
白日尿床也　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
晉天福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峰山建院亦以淸化
爲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
頭木鶴飛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
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　問和尚年多少師曰
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
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
盆紅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
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
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棹谷裏聞聲　忠獻王賜紫
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
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　師於後晉開運丁
未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
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
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
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
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
同時曰恁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
度淸　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
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
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
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
翻騮曰恁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
太平歌　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背負圓光曰
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
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
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
曰有甚麼雪處　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　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大例　問定慧等學明
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僧問和尙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此(魚)相示之　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　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　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尙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手　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騎甚麼師舉手曰嘟嘟

潭州鹿苑和尙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相示之　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　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　上堂展兩手曰天下老和尙諸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尙饗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芭蕉清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值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　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戸石鎖兩頭搖　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　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　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領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著體汗

衫　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
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鹵識好惡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
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
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　師有偈
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郢州興陽山淸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
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
當曰旣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
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久曰會
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語下無聲舉揚
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退後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人未會何師曰
逢人但恁麼舉
郢州芭蕉山閻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接人一句師
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

色　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
輥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
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卽是
不射卽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這箇
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尙箭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
便扣牙　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
曰嘉州大像古人鐫　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
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開法上堂正令提綱猶是捏窠造僞佛法祇對特地
謾昧上流問著卽參差答著卽交互大德擬向甚麼
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
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峰穿海去滴水
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
舉意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
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　問不居凡聖

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傅大士曰此理如何師曰齊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郢州芭蕉山閒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郢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便須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村裏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裏鬭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雞銜卵走燕雀乘虎飛潭中魚不現石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眞箇那師曰有些子

五燈全書卷第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法眼宗

南嶽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偉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屬律匠希覺盛化於明州鄮山育王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爲文雅之場覺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元機一

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修進二人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拉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參眞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下座。　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

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

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甚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　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僞　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　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　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　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召衆曰諸

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　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　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　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眞箇　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　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　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　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　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　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　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　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疑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　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　問如何是諸佛元旨師曰是汝也有　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

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甚麼衣　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
師後住清涼上堂。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為自己去。蓋為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便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　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　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閒言語　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　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

更添些子得麼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你道是第二義　師問修山主。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山主作麼生會。修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曰。山主恁麼祇對。為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由來）
師與悟空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你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　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曰。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　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
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　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師問實資長老。古

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宗柔別曰和尙攧隔礙） 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法燈別曰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柔別曰和尙祇是不信某甲） 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曰某甲今日卻成容易）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 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曰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天衣曰識得凳子棕楠木做妙喜曰識得凳子好斫頭洗腳雖然如是大有人錯會在雪竇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圜悟曰雪竇如此道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語是褒是貶） 問如何是曩劫來事師曰盡在於今 師因患腳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尙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尙今日似減 因開井被沙塞卻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 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尙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

和尙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 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曰但將衣袖掩面） 師卻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 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是兼舉（有老宿代曰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曰不勞和尙如此） 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旨 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 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有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

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　後周顯德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擬報慈院命師門人玄覺言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南嶽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投子同。次謁龍牙遁。乃問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遁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遁秖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遁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為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辯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為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是螺谿也）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

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世

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　問艣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　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間不弱　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　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間甚富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　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　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　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　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　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　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　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　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眞性也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　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　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

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顚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　師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眼青山法眼聞曰即此一偈可起吾宗　師後於般若寺開法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峰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　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僧問乍離凝峰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　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顚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覲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

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祇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　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

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　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閑獨自遊去也師曰亂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

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　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實印和尙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淸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綱同演妙音師曰淸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於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淸淨故法界淸淨如何是淸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

眞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葢如鈎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床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麽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顚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葢爲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　上堂擧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下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麽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直由究盡諸法根蔕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麽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須應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擧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燒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麽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羡曰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麽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瞉瞉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

是箇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木人石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示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進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話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珍重　師因與教明問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卻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　宋太祖開寶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峰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卻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

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喩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幀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　問新到近離甚處曰盧山師拈起香合曰盧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尙　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　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　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　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　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　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乃擧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　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上堂僧出禮拜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尙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問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　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壍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祇爲隔濶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

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　師於宋太祖開寶甲戌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於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顚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淸聳禪師福州人初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　上堂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顚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當承領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

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　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　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　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　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

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尙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苦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峰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卽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卽得還相悉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學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喩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淸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珍重　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　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　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　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　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　僧問如何人學人行脚事師曰拘折拄杖得也未　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參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　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

設使唱落汝後　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
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
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
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
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
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
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　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
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
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
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　問
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　僧舉人問玄沙
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
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
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
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　上堂
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
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
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
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
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
重　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
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
歇直下便承當敢報君未徹師宋太宗淳化辛卯終
於本山塔寺右塢

五燈全書卷第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進

法眼宗

南嶽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

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眞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　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　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　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　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册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　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　問文殊仗劒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劒師曰眼是　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　衆參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　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　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師於宋太祖建隆辛酉九月十八日示寂白光晝發舉衆皆見闍維舍利不可勝紀有屠者展襟就火聚求獲七顆開寶庚午詔請建塔天台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探元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　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僧無對　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　師尋遷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者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　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中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長老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舉雪峰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峰即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祇今是成是壞)宿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普照禪師　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　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眞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揑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

畢矣何用更來這裏擧論眞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
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眞金自現便
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
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
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
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
莫閑坐地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
當　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
坐　師問鴿子𠵯問僧甚麼聲曰鴿子聲師曰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江南國主建報慈
院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
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
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
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
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
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
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眞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眞則
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　問國王

再請特薦先朝和尙今日如何擧唱師曰汝不是問
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
　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上堂僧問四衆諦觀
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
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
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
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
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
是法之眞源作麼生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道
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
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
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
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
一問　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
麼處不齊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
解師曰領解即不是　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
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　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

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為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元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　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為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　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　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為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椎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卽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秖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秖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搆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搆取如今坐地還搆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元露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　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　開寶中示滅於本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　後住泉州西明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眞乃問曰眞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旣是假果子為甚麼將供養眞師曰也秖要天使識假　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

令卽下聡歟日字

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究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　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　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　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　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　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　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甚麼處　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　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　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　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　問無著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　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　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　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　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闍黎七棒　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也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你　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

是羅公詠梳頭樣　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座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卽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兎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　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　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上堂總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柰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眞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卻不知且道看卻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　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　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　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　問如何是元旨師曰元有甚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卽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卽有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　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群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

祇有汝不聞　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　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　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　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分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於法眼述己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眼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　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方共禀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　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巔山巖崖曰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顚倒　上堂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䴵𪌉杖　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　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　師曰衆生顚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　上堂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晚參物物本
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　次住報恩
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
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
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
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
汝口頭道　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
　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
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　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　問如何是無生之相
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
麼會　示衆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
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
也師曰巧道有何難　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
問我答　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
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
秖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
也　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
若不伸問爲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窩方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
師曰築著汝鼻孔　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
冬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
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　問衆星
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秖這箇便是也
無師曰這箇是甚麼　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
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初問青峰如何
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
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
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
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秖與麼未
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
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
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

學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乃擯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　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披胸曰見也未　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尙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　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眞而不通無事珍重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　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尙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卽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祇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　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　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　問宗乘中元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　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甚麼　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　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　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懱㨝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

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秖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秖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秖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　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　師嘗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峰棲玄蘭若　宋太祖開寶己巳八月十七日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國道峰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以了餘年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秖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玩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　師於宋太祖開寶辛未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卽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　僧問優曇

花折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　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　師自述眞讚曰眞兮寥廓郢人圖㩴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眞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　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　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　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塵剎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　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　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為宗未審和尚以何為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師次住金陵奉先復遷報恩宋太宗太平興國庚辰示寂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　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　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　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　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　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　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維摩未審維摩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眞箇衲僧僧問維摩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眞行脚人也便下座　宋太宗太平興國癸未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壽七十有八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即得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　師因雪示衆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　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滁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

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　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竪指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　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　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廓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莫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瓌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　問法眼實印和尙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　問師常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上堂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眞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眞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馬廐。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癲漢著

荊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峰。我即向汝道（歸宗柔別云。低聲）

滄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五燈全書卷第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　進呈

法眼宗

南嶽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參還止龍册寺。大闡元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習定。有烏類斥鷃巢於衣襵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元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

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　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　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　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　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　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宋太祖開寶甲戌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乙亥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塔于大慈山明萬曆庚戌遷南屏山宗鏡堂後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元旨師曰四稜塌地　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卽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　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透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　問如何是道師曰跛涉不易　宋太祖建隆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溫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　問畋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　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探知汝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後晉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　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　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　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　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　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　上堂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元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老僧即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峰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　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曰祇爲無爲無事　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

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宋太祖開寶辛未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太宗雍熙乙酉示寂塔於本院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實峰常照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　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歸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　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　僧問如何是和尚風家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參國師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　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　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眞佛如何是天眞佛師曰千聖是　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　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溫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於王王命住越州淸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　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

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麽切忌卜度　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　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　問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麽曰恁麽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虚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　宋太祖開寶甲戌示疾告衆書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宗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麽處見迦葉來曰恁麽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向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師以李長者華嚴論逐一合經成一百二十卷今尚流通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　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宋開寶中示滅本寺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麽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宋太宗太平興國庚辰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嫺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

舒光爲甚麽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頭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麽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晩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麽則闍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宋太宗太平興國己卯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丁酉八月示寂壽七十七夏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麽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麽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　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　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麽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　問靑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　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　上堂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眞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麽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麽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麽莫是有名無體異唱元譚麽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麽會不得合作麽生會上座欲得會麽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

明何須久立珍重　師與希辯同入覲見滋福殿賜號明智淳化初還光慶壬辰九月二十一日歸寂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　宋太宗雍熙丙戌以院事委隆一于淳化初示滅歸葬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溫州鄭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　僧慧文問如何是眞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　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　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　小參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宋太宗淳化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歸寂於秀州靈光寺壽七十二臘五十六

杭州功臣慶肅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眞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福州巖峰師朮禪師開堂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無邊刹境

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峰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　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淸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　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問無根樹子向甚麽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六和塔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覺爲師及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莂復歸永明翊贊迺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寺延請住持聚徒說法　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　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　宋太宗賜紫賜號至眞宗咸平辛丑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麽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句知卽無明本句知見無句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宋太宗至道乙未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誡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擧唱祇如

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尙云猶如夢
事寱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
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
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
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
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
又沒交涉也　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尙出世有
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　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
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
恁麼參取珍重　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
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
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　問圓明
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
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有偈曰秋庭肅肅
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擡頭靜坐神不勞鳥窠無
端吹布毛至道中卒於大善寺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導以非
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卽悟解住後示衆曰吾初
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
礙膺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讎不
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
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
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
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
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
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分無不
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
繭絲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旦誦謗踰三十載其志
彌厲　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
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
水院舍人衆現在擬然地何還會麼若會不妨靈利
無事莫立　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
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
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

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　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　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上堂學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卽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郞君子西家郞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斷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卽下這箇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　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　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

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　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耎滑意分別一切諸法衹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　宋眞宗大中祥符戊申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即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晝曰也衹是如晝師曰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中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壽六十七臘四十二所著有竹林集十卷行世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偏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衹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　問荊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余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　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放三十棒　問如何是三

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不識師曰土木瓦礫　師著語要搜元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宋太宗至道丁酉九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瓌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壽六十九臘四十八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上堂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　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　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　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峰前月輪皎皎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寧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上堂巍巍實相逼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逼塞虛空爲甚麼不見　僧問如何是

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　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　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元徒。而今寶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長久。抛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　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　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曾失却　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　問如何是天眞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淸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　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霑恩。師曰。踏不著　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　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　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　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　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

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
喫噉看便下座　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
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
南初游方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
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
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
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
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
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
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　問如何
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　問如何是學人休心
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　問心王出勅時如
何師曰更宣一徧看　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
執著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溫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
究律部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
洞曉一夕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
之自是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
印前解無別指喩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
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別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
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學亦了說亦
了一切成現好珍重　宋太祖開寶壬申七月寶樹
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
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壽六十七

衢州鎭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劒師曰
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　因普請次僧問
钁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
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後遷杭州西山寶
雲寺上賜紫署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
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
寂常眞如此施爲全眞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
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

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實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昭哂笑師曰禮拜了退　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後却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

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　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　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楊州崔氏子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卽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

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長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　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　僧舉南泉問鄧隱峰曰銅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峰便拈缾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峰甚奇怪要且亂瀉

師住持十四年常五百衆宋眞宗景德丁未三月十八上堂辭衆安然而化壽六十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峰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淸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讓語作麼　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　示衆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趂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偏天偏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缾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　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卽便飽食而亡拘執宋太宗至道丙申四月二日示寂建塔本山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淸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沒交涉

南嶽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丁氏子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

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卽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　宋眞宗咸平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　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霅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有頌呈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　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　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問如何是南明境師曰霧卷蓮峰碧巖開石鏡明

南康府廬山萬杉廣智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師曰大衆總聞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此問在後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從此入曰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識僧禮拜師曰灼然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來白椎馬祖纔坐百尺出來捲席可謂摩竭陀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註脚然雖久參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座也須著些精彩更若繁詞愈恐不及珍重

四明金鵝虛白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鳥道羊腸曰如何是一體師曰驢騾豬狗曰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曰瘂

姑蘇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曰祇聞鶯鳥語不見報春來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堪嗟立雪僧

荊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行脚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　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璁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　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　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　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鵓鳩生鷂鷹

揚州儀眞長蘆贊禪師上堂僧問拈椎舉拂即不問如何是喝散白雲的意氣師曰且喫棒曰爭奈人天大衆何師曰罪不重科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老僧奉勑開堂曰恁麼則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恩方解報恩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太費力生曰恁麼則百雜碎師曰祇爲終日區區乃曰起動大衆若於佛法中也無可伸剖諸人盡是久參先德達佛知見更教這裏譚禪說道實爲學足動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韶州支提昭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皃不識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臂長衫袖短曰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離中虛坎中滿

韶州靈峰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那箇恁麼道曰秖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曰不妨具眼曰千聖不傳方是的一言合道未爲眞師曰早是不合也

袁州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子不廢游　問如來藏中以何爲佛事師曰香風吹萎花曰皆因今日也師曰更雨新好者　問如何是佛師曰眞書梵字　示衆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屑古佛家風靑天明月

袁州崇勝道珍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向什麼處覔曰莫秖者便是麼師曰沒交涉

成都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同謀曰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　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　聞雷聲示衆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　上堂冬去春來樓

閻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　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卽觸途成滯退後卽噎氣塡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眞州定山惟素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學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慇懃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尙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竛竮辛苦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

麽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　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　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淸淨眞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麽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麽則信受奉行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　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麽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衡州南嶽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曰晝也晝不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仔細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汝問我也不說曰恁麽則寶覺分枝去也師曰莫亂道

襄州仰山智齊禪師初參棲賢賢問汝是甚處人師曰安州人賢曰汝爲甚却不安師曰今日轉見病源賢曰且莫强惺惺師遂禮拜　有頌曰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猶是夢何處有佛祖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淸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堕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　葉內翰淸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款淸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　師識慮瀟然不牽世累雅愛

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堂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缾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嘗客於院一夕將臥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峰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峰匿笑曰無乃太清乎　有問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　宋仁宗皇祐己丑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南嶽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　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　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杭州靈隱蘊聰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卽有曰未審有箇甚麼師曰天台柳栗　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低

杭州古南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師曰汝道什麼來曰恁麼則不通信去也師曰你不妨伶俐

江寧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什麼。曰莫只者便是也無。師曰且莫虗頭

紹興石佛有邦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髮掩泥人盡委。曰恁麼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師曰杓卜聽虗聲

江寧清涼慈化內學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甚麼。師曰汝記得甚分明。曰恁麼則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汝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四明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令。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停當得。曰報本嫡了。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　問如何是大梅境。師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茶去

大梅煕禪師法嗣

金華智者寺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才補職。曰補後如何。師曰天台杖子　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曰意旨如何。師曰千山萬山雪

漳江遠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履踐。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龍華乘禪師法嗣

溫州靈巖宜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折人皆委。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曰與麼則施行有據去也。師曰人小膽大

南嶽下十三世

智者如禪師法嗣

金華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殘陽戀幽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柴米貴　臨示寂有偈曰。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漢夜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金華華藏虗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曰見後如何。師曰多少分明

金華淨土可嵩禪師有遺世偈曰靈木無根北斗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去住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

南嶽下十四世

承天月禪師法嗣

金華承天仲顗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為群生今日使君請和尚當為何事師曰大衆知恩有分曰恁麼則人天交接去也師曰闍黎不妨具眼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床鬼子適來

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曰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钁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麼卻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仰山侍溈山次溈舉此話未了仰便問钁在黃檗手裏為甚麼卻被臨濟奪卻溈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

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溈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曰正賊走卻邏贓人喫棒）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卻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曰兩彩一賽）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𡎺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𡎺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溈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曰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曰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曰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黃檗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眾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

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溈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曰和尚作麼生溈山曰養子方知父慈仰山曰不然溈山曰子又作麼生仰山曰大似勾賊破家）

師半夏上黃檗見黃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

師為黃檗馳書至溈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郎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元門

一元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抛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曰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　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便打

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上堂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　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曰官馬相踏）　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　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復禮拜師便打　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什麼

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 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學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駈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師到龍光。値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 次到三峰。平和尚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里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 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値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 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旣無影。游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曰。和尙意作麼生。溈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曰。不然。溈曰。子又作麼生。仰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床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 師一日拈餬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

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厨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　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曰祇宜老漢大覺曰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床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床却坐谷便出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床師曰太麤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床師曰得即得太麤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師乃吐舌　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唐懿宗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敕諡慧照禪師塔曰澄靈今皇朝世祖順治間有三十三世孫斷指超覺與復祖塔走告江南北諸孫共襄得成靈巖弘儲銘曰更七百年還舊觀斯文不泯終古傳河流嶽立同永綿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姓孔家本鄒魯闕里裔孫祖父官於薊門入籍焉師降世不同凡倫妙齡蓄志啓白父母依止盤山甘泉院曉方剃落精通教乘飛聲義林未久棄講依臨濟祖爲侍者聲吞諸方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的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禮他不成禮他濟曰我誰管你成禮不成禮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嘗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會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與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　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

便打　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雲居住三峰庵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曰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曰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有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曰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禮拜　問寶劒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嗄僧曰喏便歸衆

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召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曰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過在甚麼處）帝大悅署師號師不受乃送馬乘騎馬驚師墜傷足（文苑英華中收公乘億所撰興化塔碑師化於唐僖宗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文德戊申去後唐莊宗同光癸未凡三十六年則非莊宗明矣今考其時舒幞頭脚者蓋晉王李克用而誤爲其子莊宗存勗也按僖宗廣明元年庚子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僭二年壬寅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三年癸卯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四年甲辰五月黃巢趣汴州克用追擊大破之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八月進克用爲隴西郡王傳燈所謂收大梁得一顆無價寶珠者也其稱朕等語因莊宗而訛也碑中又言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眞身用觀法相即示寂次年己酉昭宗元年也今據塔碑國史核實存據）師一日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楔子主做了將來師接

得遇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尙師曰瞎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拐子端然而逝實唐僖宗文德元年戊申七月十二日也壽五十九臘四十一昭宗龍紀元年己酉八月二十二日茶毗於香爐中得舍利一千餘粒建塔於府南貫鄉縣薰風里敕諡廣濟禪師塔曰通寂公乘億誌銘

鎭州寶壽沼禪師第一世　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　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趙州來師在禪床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獮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　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尙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尙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尙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　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　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鎭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記莂後遍歷叢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　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尙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　到香嚴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喝來

麼師以坐具驀口打　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喏師參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　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曰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　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嶽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　問如何是鎭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　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齅著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啓告　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　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峰頭指天　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　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長沙瀧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柏巖披

剃受具。後見臨濟。濟驀胸搊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章）　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　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　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　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沙曰。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　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鐼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饑則食。飽則休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　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　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

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　唐昭宗乾寧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克符禪師。初問臨濟四料簡語。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元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劒。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行

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喎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點雪雲鎖萬重山　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剜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
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床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床壽展坐具師亦下禪床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脚回欲開堂為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為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為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秖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　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巳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
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嗄僧便喝師曰囮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鑒不破便下座　寶壽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

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誰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

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敢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聻師曰鬧市裏虎

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喫在　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　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　有僧問和尚何處人氏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蓦棒僧擬議師又打　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

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搊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桐峰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有僧到庵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

有僧入庵便把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麼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　僧問庵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床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　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瞌殺這尿床鬼子　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

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奯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床作抽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溈山聞擧曰奯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到百丈茶罷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丈曰與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胸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仰山曰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 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師曰你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到雲門會裏擧前因緣說不肯其時有傍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僧聞此語言下大悟方見南院答話處僧却來汝州省覲值南院已遷化却上風穴禮拜風穴認得便問上座莫當時問南院啐啄同時話者否僧曰是穴曰會也未僧曰會也穴曰當時作麼生僧曰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你會也 問大用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鷄鷺舞道引入千峰 問十方通暢時如何師曰八極遮門禍 問龍躍江河時如何師曰聲嗔聲音 問傾湫倒岳時如何師曰老鴉無膂 問從上古人見不識處師還見也無師曰握髮吐飡人不顧滿朝識道好周公僧向口上打師曰道者大煞瞎曰有恁麼瞎老漢恁麼道師便打 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不上天堂即入地獄曰和尚作麼生師曰你還知寶應老落處也無僧擬議師便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僧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你試道看僧便喝師拍手曰大衆好喝僧又喝師便打 問回旋空中時如何師曰四面連架打 問龍獸相交時如何師曰狗脊坡頭 問丹霄獨步時如何師曰日馳五百 問金榜題名請師印可師曰日下

拽脚　問大震虹霓請師引驗師曰日下三刻　問
黃巢過後何處回避師曰六纛旗下　問忽遇捉著
時如何師曰賊首頭犯　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
曰泥乾跌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天魔唱快　問楊
朱泣岐時如何師曰白狗臨刑莫怨天　問人逢碧
眼時如何師曰鬼爭漆桶　問獨步青霄時如何師
曰四衆圍繞曰四衆圍繞時如何師曰梵音絕處行
　問寂寂無聲時如何師曰打了拖聲勢　問鳳棲
不到處時如何師曰忽聞庭前老撲煞鴟梟　問如
何是歸宗理事絕師曰納孺處錯　問如何是日輪
正當午師曰理事甚分明便打　問如何是獨步四
山頂師曰深深海底行　問如何是自在如師子師
曰金鎚勒咽索白棒擁將行　上堂是你諸人盡管
向諸方去來不是不知不見還知老僧這裏有諱麼
僧便問請和尚諱師曰推算決疑　問如何是薝蔔
林師曰鬼厭箭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邂逅到崖
州　問擬驀要津時如何師曰灰糞堆　問百了千
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　問大義爭權時如何支

擬師曰光漆交社曰將何奉獻師曰切以生薌祭惟
驢糞　問麟閣圖形請師憐念師曰纓拂面塵　問
如何是解脫漿師曰苞茆滲血蓋物不多　問如何
是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你脚底僧便喝師曰未
在僧又喝師便打　問日出扶桑時如何師曰閻浮
樹下過　問凡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猫兒一箇
獰　問栴檀鬱密時如何師曰獨柳樹下坐　問近
不得時如何師曰冤家難解脫　問萬仞龍門今朝
透過時如何師曰全存霹靂聲曰恁麼則全承布雨
去也師曰泥人眼赤　問如何是道師曰鷹過長空
無一物　問獨遊滄海時如何師曰雷震青空畜生
燒尾　問運足不知路時如何師曰鳥道盲人過
上堂諸方盡是把蚫頭求歇終不敢向第二頭答賓
家話若是本色衲僧便莫共語作麼生是本色衲僧
長久日有輸有贏　有防禦使問長老還具見聞覺
知也無師與一踏踏倒　問園頭匏子開花也未曰
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
大衆喫箇什麼僧擬議師便打　問風穴南方一棒

作麼商量穴曰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師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有時見僧來參便把住參頭曰是什麼僧無語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又自曰大衆莫道閑處語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錯箇什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瞎漢參堂去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穴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貉子　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　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　從漪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目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

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曰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話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　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曰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僧問不占闆域請師不謗師曰莫　問種種莊嚴殷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　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即錯曰眞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　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齶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　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　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　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過　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恁麼畜生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

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麽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　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　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　問既是澄心爲甚麽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拜師便打

荊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問既是竹園還生筍也無師曰千株萬株曰恁麽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麽生僧擬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峰前　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　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嗤　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僧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　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問如何是孤峰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　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　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　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鎭州譚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裹　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　問格外之譚請師

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嘘
一嘘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
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
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
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
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
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
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
你諸人喝下官有劍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
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
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問
如何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顒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
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剃
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
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
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
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
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
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
饒謌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
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
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

小騃冒瀆尊顔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遂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秘却略借劍看師曰県首甑人攜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顔預師曰若不觸風化爭知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己而已師曰巨浸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　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

下參衆了却上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元旨遂依止六年後唐長興二年至汝州風穴寺時寺已摧殘惟草屋數椽師入駐錫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新之成叢林偽晉天福二年李使君與闔城士庶請開法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珠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戳瞎曰戳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　後因兵亂李使君留於衙內度夏請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

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汝州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辛亥。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常餘百衆。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元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　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棰栲。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頗面看。　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　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　問千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着短衣。　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鵞護雪。且喜蠟人冰。　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　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卻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　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愬瞎。　問眞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　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兎驚。　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　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　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

喫棒口裏喃喃　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
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痖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
汨羅江　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
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臥街　問猿烟永息
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　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
點　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
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偏十
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
經磨煉射不偏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
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　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盌曰見後如何師
曰披席把盌　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
易龍寒出洞難　問不露鋒鋩句如何辯主賓師曰
口銜羊角鰾膠粘　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露布
長書寫罪原　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
機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　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
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鼻
避寂無聲　問如何是眞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

方　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邊邊火燒　問如何
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　問如何是大善
知識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
人不眨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
問一卽六六卽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
雙鵰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　問摘葉尋枝卽
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淩晨去開塘帶雨
歸　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
木生華物外春　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
何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　問隨緣
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蓑側立千峰外引
水澆蔬五老前　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
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　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
如何是相契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
拭淚巾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
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華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
曰一把香鍚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　問西祖傳

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喔實　問王道與
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
燈輝　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淩空圓聖
智何山松檜不靑靑　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
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坦蕩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
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
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
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
裏是　五祖演曰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鼻上添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眼蚊虫獨蚤出　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
曰赤脚人趂兎著靴人喫肉　問不看博覽空王教
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　問如
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　問
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問素
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　問紫菊半開秋
已老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
遭霜子不知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迂
曲　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　問

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　上堂若是上上
之流各有證據路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
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
爆不爆直下便捏　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
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問龍透淸潭時如何師曰印
驥捺尾　問有無俱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
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
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問百
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上堂三
千劍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
五日看珍重　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敵帥
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
曰桀犬吠堯　問如何是鬍鬚事師曰孟浪借辭論
馬角　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
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　問
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
夜生光　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佛石仙衣破
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

致豈能分曰鑿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　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擕籮挈杖　問如是何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劒待斬不平人　問如何是钁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　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以宋太祖開寶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

潁橋鐵胡安禪師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襄城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

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楚曰自家看取師便喝楚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楚曰來日若見風穴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楚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上堂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眞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塹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問如何是截徑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　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前始得元　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犂拽把　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峰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　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　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　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守山師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閒　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　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

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贖人徒側耳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嘗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　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

曰若論此事實不掛一箇元字脚便下座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鎭州蘿蔔重三斤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　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　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　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　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烟霞秀不與白雲齊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　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　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　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　問學人乍

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　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元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為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　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　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為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　宋太宗淳化壬辰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卻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眾仍說偈曰諸子漫波波過卻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杴爬钁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為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　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輥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

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守以名剎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　上堂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見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　上堂先聖道一句語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元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為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辯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

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
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
得此三句已辯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
等閒與大衆頌出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
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師爲并汾
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
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
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
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元門每一元門須具三要有
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
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
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
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
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元　問如何是賓
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
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
忿怒那吒撲帝鐘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辯別

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
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
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
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人能說濟水過
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
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
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青絹扇子足風凉　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
師曰停鉏傾麥飯臥草不擡頭　問如何是道場師
曰下脚不得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
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　問眞正修道人不
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
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
心行　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
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
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　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
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

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　上堂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悋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卽到師曰汝乃隨得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卽立化於側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宋眞宗乾興壬戌壽七十八臘五十六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卽觸不喚作竹篦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師上堂曰聞鐘聲卽尋聲而來如無鐘聲向甚處去卽得若是上來下去是何面目不來不去又濕地上坐了也作麼生是衲僧出氣底鼻孔道得底出來道看直饒道得也是勿交涉若是道不得也卽墮坑落塹便下座　問承古有言良田取捨捨卽是不捨卽是師曰大洋海底鑽龜卜曰恁麼卽取捨俱忘也師曰遇明眼人舉似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杏熟

來年麥曰不會師曰東收當年禾僧禮拜師曰彭祖壽年八百歲莫忘却稀禾穫麥　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城東太山廟曰意旨如何師曰判官手裏筆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破盆子曰未審其意師曰堪作甚麼　問不落言詮請師便道師曰西方極樂世界曰恁麼卽滿口道不得也師曰東土樹子大　問如何是和尚受用處師曰長三尺　問如何是毗盧體師曰寒時寒煞熱時熱煞曰不會師曰冬天著火向夏月取涼行　問學人心病請師一服妙藥師曰破皮厚三寸曰是何意旨師曰杖頭挑取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　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　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床一下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　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　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曰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　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　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　上堂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　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不會師曰闍黎無席帽　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闠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　問布皷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師曰喬翁賽南神　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

其僧豁然不覺失聲曰哪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
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
息師乃忻然　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
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到智門寬處
學前話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　師因去將
息寮看病僧僧問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
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
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洲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寒暑一衲
嘗與數者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
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
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
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
摐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
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
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
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長沙
隱於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卽師之室

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
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
如師笑而諾之卽以巳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
朽床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
尊之如古趙州　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
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　問魚鼓未鳴
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棒鉢上堂
　問古寒澗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
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古澗寒泉　問兩手獻
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
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饑不擇食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
菜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仔細　問擭塵見
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
曰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　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
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洎不到此間師曰
無心打無心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
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日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　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甚得麼　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尙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　問和尙未見先德未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　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廣州張氏子初參百丈恒恒因結夏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參大陽玄玄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尙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下堂參衆侍者問適來新到祗對住持不易和尙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祗對和尙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卭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答佛話會却　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　問青山綠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　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眼豎坐　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虯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　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　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淸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

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　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畫見簸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　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　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太保張茂崇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多不寒臘後看　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　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晝夜開　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　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答施主之恩師曰彼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　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　問急水灘頭逆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如何委悉師曰通上徹下　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　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擧　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歸

也無師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曰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秖是地上水磠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　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　侍郎楊億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甎打瓦曰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　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　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秖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繢去良久曰苦哉蝦蟇蚰蜒踍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頂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蟇吞大蟲許曰恁麼則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宋仁宗景祐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示寂

幷州天承院三交智嵩禪師范陽人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乃作三元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眞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眞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眞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耶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

漢向後亂作去在　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敕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蟇脚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　問古人東山西嶺靑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剛手板闊　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　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　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尙用師曰拖出這死漢　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　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　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　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　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卽不然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久立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

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垜　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卽瓦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丁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尺杖子破瓦盆　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　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卻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盌

襄州鹿門慧照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卻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　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眼豎臥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二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生宋太宗雍熙丁亥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訶以為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當以竹杖負骨董箱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結伴入洛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師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嵩嘗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之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𨁝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

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遂明謁李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戒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諾諾。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蹈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復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欄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偏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且。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　住後上堂。豎起拄杖曰。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尚。總變成南源拄杖子去也。汝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去也。還有識痛癢者麼。有即出來對衆蹉跳看。若無。南源今日失利。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塵纔舉。大地全放。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現。百億毛頭師子。一毛頭現。千頭萬頭。但識取一頭。乃豎起拄杖子曰。者箇是南源拄杖子。那箇是一頭。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人老病生　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一刀兩段。曰如何是驗衲僧底句。師曰。寒山拾得。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來千去萬。曰

如何是立乾坤句師曰天高海濶　問與師竝坐時
如何師曰線穿黃葉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法與
我一體乃豎起拄杖子曰者箇是南源拄杖子那箇
是體良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喝一喝卓拄
杖下座　上堂豎起拄杖曰河沙諸佛河沙國土總
被南源拄杖子一口呑却其中衆生不覺不知你衲
僧鼻孔在什麼處若知去處橫擔拄杖目視雲霄若
也不知長連牀上有粥有飯喝一喝官人問如何是
南源境師曰鑿池秋待月種竹夏遮陽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城中公子般般貴林下道人事事貧　問
久昧衣珠請師指示師曰草賊大敗曰透走無路師
曰脚踏不動　座主問承教有言因緣自然即不問
如何是因緣師曰記來多少時也曰如何是自然師
曰速退速退妨他別人問　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
諲諲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
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呑諸方師髮長不剪
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諲遣童子問長老
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諲杖而出顧見頎
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
倒矣童子返走諲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
之諲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
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諲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
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
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諲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
會道吾虗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
法者集焉　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
解且道晝行夜臥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以拄杖卓一
下曰德山證明　問獅豸當軒學人擬議如何得入
師曰還覺頭痛麼　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拈起拄杖曰者個是道吾
拄杖子那個是諸人心河沙國土河沙諸佛西天二
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道吾拄杖子上轉大法輪諸
人還見麼若見朝遊西天暮歸東土若也不見晨朝
有粥齋時有飯卓拄杖一下　上堂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拈拄杖曰者個
是道吾拄杖那個是萬象主良久曰若見諸相非相

卽見如來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倒乃喝一喝曰且道是照是用緇素辨得麼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道吾今日失利喝一喝　上堂僧出禮拜起便喝師曰作麼生僧又喝師曰瞎僧禮拜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來與你喫　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年無德　師次住石霜開堂日僧問維摩一默未稱師宗棒喝齊施中流罔措今日一會請師方便師曰石笋逢春長霜花向日開曰與麼則陽鳥喃喃語雨過百花新師曰不因漁父引焉知水淺深曰峻水隨流急雲開照碧天師曰我行荒草裏你又入深村僧應諾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新羅打鼓曰磨後如何師曰西天作舞　上堂青蓮視瞬已多繁迦葉微微笑自謾少室坐羞擬截臂黃梅呈解頌多般入門棒喝重重錯向上宗乘肉自剜公案現成誰憹儸噫咦啐啄哂傍覩一宿覺來知是誤不言師範更無端丈夫皆有衝天志北斗南星背面看　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師室中掛劒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王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三二二三几聑[illegible]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　仁宗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殁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

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康定庚辰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瑯琊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

上堂。有僧出。打一圓相。師便打。曰道道。曰不道不道。師又打。僧曰。三世諸佛不出於此。師又打。乃曰。大衆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彼我無差。色心不二。遂拈杖曰。你若喚作拄杖子。有眼如盲。若不喚作拄杖子。還同避溺而投火。你若脫體會去。但知喚作拄杖子。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諸佛降生。有時一棒轉大法輪。有時一棒入般涅槃。你且道。諸佛降生。轉大法輪。入般涅槃。相去多少。良久曰。莫謗如來正法輪。珍重　小參。僧問。放過一著。滿目光生。把斷要津。萬木凋弊。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老僧退後。曰放過總由和尚。去也。師曰。闍黎進前三步。曰不入虎口。爭見虎牙。師曰。十字路頭望空啓告。問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時如何。師曰。本分作家。僧便喝。師曰。老僧失利。曰恰是。師呵呵大笑。乃舉先梁山曰。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然雖如是不當宗乘。師曰。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駁。珍重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好喫棒。你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曰。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　上堂。舉汾陽先師頌曰。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旨忘言一喝。曰是第幾元。良久曰。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卓拄杖下座　上堂。春風颸颸。古佛嘉猷。滁水潺潺。道人活計。若與麼會。貶向崖州。本色衲僧。如何理論。良久曰。果聞猿叫斷腸

擧珍重。　上堂。山僧常向諸人道。擬心卽差。動念卽錯。不擬不錯。一任你諸人貶剝。你且道貶剝什麼處。良久曰。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　上堂。拈起拄杖曰。先佛世尊。道觀法性空。是無上智。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汝諸人作麼生觀。有智不假年高。無智徒勞百歲。卓拄杖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曰。十方諸佛降生也。在拄杖頭上。轉汝諸人作麼生委悉。良久曰。不可待緣木求魚。見危致命。卓拄杖下座。上堂。拈起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琊有定乾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問。承教有言。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什麼處。師曰。逢人莫錯擧。曰。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僧禮拜。師曰。猶較些子。　問。九夏賞勞。誰人得薦。師曰。周秦漢魏。曰。與麼則昨夜一聲鴈。西風萬里秋。師曰。靜處薩婆訶。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一決。諸仁者且道。決箇什麼。良久曰。點鐵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擧永嘉和尚道。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遂拈起拄杖曰。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本。曰。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珍重。　上堂。盡大地是箇餬餅。從他江南兩浙。河北關西。咬者咬。嚼者嚼。曚曈禪和。被山僧攔頭打一棒。走入露柱裏藏身。且道露柱裏明得什麼邊事。若也不會。拄杖子爲汝念箇揭諦眞言。以拄杖卓一下。　上堂。拈起拄杖。作靠山猛虎。放下拄杖。如入水蛟龍。靠山猛虎作麼生商量。入水蛟龍如何話會。若也不知。者一竅拄杖子。笑汝去也。卓拄杖一下。　上堂。若論此事。如洪鐘待扣。聲應長空。如寶鏡當軒。影臨萬象。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賢愚共處。其間聖凡卽之不得。山僧與麼道。大有人笑去在。他也笑。我也笑。誰人知此竅。三十年更笑去在。珍重。　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　上堂。色卽是空。非色滅空。我喚者箇作拄杖子。你等諸人喚作什麼。卓拄杖曰。欲知滄海路。須是去來人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上堂。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八斛四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羹粥煠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切忌道著曰出匣後如何師曰天魔腦裂乃曰舉一步須彌岌峇海水騰波不舉一步放微塵國土助一切諸佛出興於世轉大法輪還信得麼若信得西瞿耶尼喫飯去　上堂樵婦擔柴醫王辨價藥多病甚便下座　上堂鎚鐘擊鼓聚集諸上座上來下去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認得個倒根處　上堂霧卷雲收江山逈秀不傷物義波斯去帽　上堂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諸上座每日上來老僧說夢誑嚇諸人雖然如是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　上堂十地驚心二乘罔測銅頭鐵額擊禪牀下座　上堂端然據坐度脚賣靴左視右顧不准一錢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曰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翠巖這裏卽不然三門前好與三十棒何謂如此棒喝齊施早已除古今皆費絕周遮一途不涉遐何說南海波斯獻象牙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久參汾陽以未盡透脣不無礙一夕與石霜圓圍爐次圓以火筯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師咄曰野狐精圓指師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師乃豁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處安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玩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没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　到大愚芝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這個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　到琅琊覺處琊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

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學上座琊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覓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學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琊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上堂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雖然如是不免口過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且道是什麼刻舟求劍膠柱調絃　上堂三乘十二分教只是個藥方且道治什麼病乃曰父母緣生口　上堂古人有一轉不了底因緣舉示大衆分明記取　上堂諸高德叢林規矩朝晚二時上來相見一回即不可若約佛法事塵劫來未曾昧雖然如是敗種且不發芽　上堂大衆會麼師子一滴乳能破八斛驢乳記得僧問老宿如何是佛對曰不封不樹大衆會麼若不會重下注脚去也不封不樹以棘欒　上堂舉古人道一塵起大地收師曰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舉南泉曰道個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行師曰石牛長臥三春霧木馬嘶時秋後泉　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住曰出匣後如何師曰點僧禮拜師曰三三　問如何是佛師曰波斯倚夜臺　問古人道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學人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點檢舌頭看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伶俐人難得　問明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打破了來相見　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未審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眉毛重多少曰不離當處常湛然師曰滯殼迷封　問不落言詮請師端的師曰鐵門路嶮　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當門無齒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只爲老僧謗佛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

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法昌遇來參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値菴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搊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　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　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又嘗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個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任地金烏東上玉兎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閑走南山與北山

宋仁宗嘉祐中被妖言誤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處祖問不落脣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　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瑯琊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尙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

曰賊過後張弓 琊曰且坐喫茶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墻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拽杖便行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 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眞法師曰夜聚曉散 問如何是龍潭劍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 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 問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 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竝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 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王氏子年十九游幷州投三交嵩出家爲沙彌時見僧入室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在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忠錄公開堂日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元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　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個何師便打　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　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　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者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

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個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顚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問大通智勝佛十刧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　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刧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曰參　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荊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頴達觀禪師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秖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

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
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
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
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
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
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
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　住後示衆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
猶在沈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
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
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
卓一下　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
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
獲罪如是　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
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　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
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汚人口
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
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　上堂山僧門庭

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
中鐵勸人放開髑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
量喝曰揑揑參　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
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
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　上堂三
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
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
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　上堂
稱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
笑三脚猢猻差異猴　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
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
眼睛良久曰瞎　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
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
因緣師便下座　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
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
裏已無回日信路遥空有望鄉碑曰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

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尙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　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筭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　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甚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會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除夕遣書別揚州學士刁景純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師欣然遣撾鼓陞堂敘謝勸修勿怠下座讀刁書畢跏趺而化實庚子元日也壽七十有二臘五十有三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卻籠頭卸却角馱曰拶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髑髏吟　問和尙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區區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與浮山遠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舶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圞圞七尺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荊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　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抱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凹就缺　問承和尙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　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攢掌呵呵笑迦葉攢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擧參

韶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個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擧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擧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鑌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淸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擧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謁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

一服藥來尼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個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問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問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且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遊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於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　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元言乞師

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日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踍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塠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祗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諾諾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虫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祗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脚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復梓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勤請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道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自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

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艮出於鼈峰也欣幸欣幸　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同　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　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至公已逝矣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巖寺住持臣僧　超揆　校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

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出住翠巖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　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　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霜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饍不能餐　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　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蓋卽不然無因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不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　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

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個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　上堂學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王梵天　師將入滅示疾甚劣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傅氏子乃大士之裔

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匪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厰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淸談終日贈師偈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巳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櫑井中水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　上堂這個若是如虎戴角這個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餧驢餧馬珍重　宋哲宗元祐丙寅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眞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毁弗戚弗矜弗克人自歸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顧弗逆弗抗弗抑弗覬汝華唯食巳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　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峰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北人擂鵝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　師於宋神宗元豐癸亥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聰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飮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問旣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個也無師曰弄巧成拙　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師在同安日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　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擧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　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上堂青山峭峻白日如梭龍門無客鬧市人多諸人且道即今下菜行頭有幾人納稅百姓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北禪寺裏却有一個僧　問不落三三請師速道師曰前三點後三點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有恁麼瞎漢　上堂拗折秤衡將什麼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筯將什麼喫粥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　上堂直上直下如何指南十字縱橫作麼生提綱良久曰風散亂雲長空靜夜深明月照窗前　上堂乃喚維那令昨日四人新到人事新到纔出師乃曰雖是小過令人大怒新到纔展坐具師曰當爲空王如來作禮便歸方丈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乃曰一喝一卓眼生八角鼻孔吒沙眉毛卓朔若也會得西山月落若也不會胡餅餺飥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直下衝雲際東山絕往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面前渠不見背後稱冤苦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頭上一堆塵脚下三尺土　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　問古人道來時不將絲頭來去時不將絲頭去意旨如何師曰三生六十劫未是長期　上堂開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擬思量何劫悟看取眉毛有幾許去　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象髭鬚長得多少還有道得者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你鼻孔　上堂若據祖令

到這裏總須茫然放老僧一線且向眉睫裏東覷西覷 上堂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三世諸佛總在你鼻孔裏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老僧 上堂鋒刃上踣跳微塵裏走馬勞勞去復來個是知音者 三人新到出來人事纔出禮拜師曰不落平常卦笠直遮來情僧曰和尚休得也師曰此猶是落平常僧曰恰是便歸衆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 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嚴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個妻祇解撈鰕摝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嚴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 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 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利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 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 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個甚麼笑他鴻鵠衝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個老婆六隻𡱁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參

蘇州南峰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潙德乾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個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囈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尙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甎頭瓦片　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瞎兒笑點頭　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　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　問古人拈槌擧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　問握劒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尙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恁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　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　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　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問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於宋宋宗元豐乙丑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兎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戊子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靑霄外萬仞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

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逈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眞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山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庚寅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荆州金鑾善禪師福州古田人爲慈明侍者與翠巖眞坐夏金鑾眞自負親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師與語知其未徹山行舉論次以應對稍涉擬議被師直叱眞愧悚即還石霜師至大愚入室愚趯出隻履示之師退身而立愚俯取履師輒踏倒愚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師矃立其後愚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師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初出世繼席金鑾後還閩自鳳林遷資福不知所終

瑯琊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桂府人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　上堂泥蛇齩石鼈露柱啾啾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參　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　上堂鶯聲鬪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個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

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　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鷺鷀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盌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　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賭三椎　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　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

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長久曰私事不得官酬　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遶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學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　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　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臥以拄杖擊禪牀一下　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　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祖意教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瑯琊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瑯琊境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髮長僧貌醜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　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　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㧾直棘曲　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二丈兎角長八尺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參瑯琊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琊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琊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於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詣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壯爲僧即出峽依瑯琊一語忽投群疑頓息琊可之未幾令分座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尙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

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指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琊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會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晉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七歲出家十九遊方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一日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　上堂諸佛出世平地陷人祖師西來承虛接響一大藏教誑謼閭閻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諸人到者裏憑何話會良久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禪牀下座　上堂寶劒巳失虛舟徒刻買帽相頭江南江北聲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嘘一聲乃曰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翠巖今日失利
　上堂髑髏常于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蓋拈起拄杖曰玄沙老子穿過了也會麼復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聲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心眼未通乞師方便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豈不是洪州人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流沙浪濶曰來後如何師曰熊耳山高問如何是禪師曰軍期急速曰有什麼交涉師曰日馳五百乃曰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且道衲僧就箇什麼豎起拂子曰總在這裏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良久喝一喝曰王令稍嚴　上堂諸上座還會麼冬至寒食一百五家家塚上添新土翻思拾得與寒山南北東西太莽鹵南泉不打鹽官鼓　上堂問教中有言唯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如何是此一事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與麼則晨朝有粥齋時有飯也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庵內人不知庵外事見後如何師曰水流澗下任縱橫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横三豎四曰院主爲什麼眉鬚墮落師曰七通八達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九年間都來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夢見麼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且作麼生是不睡底眼還驗得麼若也驗得塵沙諸佛天下祖師總向上座眼裏百雜碎若驗不得翠巖今日死中得活　上堂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冬行春令卽且置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渾家送上釣魚船　上堂叮嚀損君德無言最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諸禪德還會麼口是禍門　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什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爲什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是不交爭底法　上堂僧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第一

要師曰蛇穿鼠穴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猢猻上樹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村裏草鞋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箭穿楊葉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李廣陷番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紫枝荻樹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風吹日炙乃顧視左右曰放憨作什麼便下座　上堂拂子吞却須彌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鬧市裏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上堂學不顧即差悞擬思量何劫悟乃豎起拂子曰如今學了也你作麼生顧良久曰擬思量何劫悟　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離却咽喉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坐却天下人舌頭若道不得法輪門下有粥有飯　上堂便與麼會也是雪上加霜更待鼓兩片皮白雲千里萬里　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末　上堂古人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還會麼古人與麼和底翻了也有般漢聞之如風過樹有什麼救處　上堂舉與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爲唱道之師克賓曰我不入這保社化曰你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曰我總不恁麼化便打遂罰錢五貫設饡飯出院後來却法嗣興化師曰還會麼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上堂古人道言多去道轉遠祇如未言道在什麼處乃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離却咽喉唇吻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坐却天下老師三世諸佛舌頭若道不得但知隨例餐鎚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宋仁宗嘉祐壬寅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谿之北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抛下坐具師曰一鈞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死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走鷹。混迹塵中。未是齩猪之狗。何異跳坑墮塹。却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截瞌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齩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游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淨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十九為大僧。得旨淨山。後北謁淨因。宋英宗賜衣號。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生平奉身至約。所居衲子四十餘輩。頹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開堂日。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使貧。曰。恁麼則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水。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㮕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聞。瘂人亦解語。指白石為玉。點黃金為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師於哲宗元祐癸酉八月十七日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浴畢更衣。說偈而化。壽八十。臘六十一。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南泉人。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录禪牀。曰。客來如何祗待。師曰。拄杖子。　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

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嘉典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擧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　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學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稱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學進士有聲鼂宿因出家受具入浮山室出住舒之甘露太平二刹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於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仔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師後退淨因宋神宗元豐壬戌居華嚴乙丑四月十日赴詔入禁中說法歸十四日令鳴鼓陞座辭衆而逝

南康軍淸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擧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没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瑯琊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瑯琊與你別作個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　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　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顒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

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永嘉何氏子四歲出家後參顯於因聖有得開法太平隱靜亥主金山退隱金牛起應廬山圓通明州雪竇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眞喚鍾作甕　師於宋神宗元豐壬戌示滅金牛塔全身于西隴壽六十七臘六十三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鏊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驢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　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劍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　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屛風
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　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穿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䟋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知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金山遂問某甲經論麤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山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山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山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攥拳如拳攥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屑玄沙蹙指體上遭迍不知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　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

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鬬入海

寧國廣教文鑑繼眞禪師上堂夫欲爲宗師須了明暗句半夜裏貶眼渾成空露布多事釋迦文生時强四顧點胸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數一盲引衆盲盲盲相扶舉他日見閻老努力空相覷是時休呌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高心但高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誤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金山頴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頴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個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頴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攎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頴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頴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頴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頴曰生從何來公罔措頴起搊其胸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個甚麼公曰會得也頴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頴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醒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遲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丘氏子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

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雖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端禪老端禪老住持落魄無煩惱朝參僧衆數十人夜覩一輪明月皎勸諸人勤學道識取衣中無價寶山光堂上雪初消洗出峰巒尤更好　廣教長老至上堂浮雲散盡天凝碧春色消融山更清我愛禪翁淡如水時來相伴度殘齡　師到華亭祇園衆請上堂本是雪川師子却來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遂打筋斗下座　師抵郡南訪上方超有一尼來參師曰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驚而遂悟超有頌曰堪笑吳山老禿奴巧粧紅粉接師姑茫茫宇宙人無數那個男兒是丈夫　師凡四住小剎破落荒涼人不堪其憂而師獨得其樂始住長興時有號回頭者眩惑愚俗施予山積適遇師師擊其首回頭罔測師顧謂曰龍頭蛇尾回頭無語慙汗而奔　嘗於品大尉座遇妖人衆咸以爲神異師一言折之卽知其妄尋伏誅衆始服師高鑒遠識名公鉅卿樂與師遊師嘗戲爲偈頌初若諧謔詳味之極有深旨　圓炤本應召在京慧林寺時師往謁炤迎見謂曰非端師子耶師作獅子勢炤以俚語探之師應聲答以伽陀炤笑而肯之丞相章公時與機政欲留住都城師聞之不告而返晚號安閒和尚自璺二陶器曰死則此埋之素無病惱宋徽宗崇寧癸未十二月五日忽謂寺衆曰吾緣今日謝矣衆浴訖衆歌漁父詞數聲一笑而化衆以陶器瘞於雷峯者下世壽七十四僧臘四十九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眞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慕喆眞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　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

猪狝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　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　上堂古佛道昔於沙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　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　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　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　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驚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　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　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　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　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

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
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師於宋哲宗紹聖乙亥
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
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斟許大如豆
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
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譁却

蘄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問答轉多去道轉遠何也
道不屬知知是妄覺道不屬見見是妄根知見不明
觸事崢嶸聯環不斷爲生死根若能擲向太虛之外
自然塵念頓忘眞心直露如斯說話俯爲下根道侶
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雖然
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衆中莫有轉身者麼出來
山僧爲你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
便指迷情師曰滹沱過頭渤睦嚏曰謝師答話師曰
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
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
語句徒勞尋露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
戶覿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

衢州石門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
玉殿無遺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毗藍園畔雨天花
曰威音以前又作麼生師曰且待別時　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寂寂惟留隻履冒輕
埃　示衆茱萸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沉醉郎我輩
泛觴雖絕分東籬閑玩正無妨大衆閑玩即不無且
道眼在什麼處知有的眉毛分八字未諳者紅黃裏
亂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一喝

廣信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
潮流滾水路出松門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身橫宇
宙眼蓋乾坤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剎竿頭指天
　問青春已過夏景暄繁時節因緣請師爲說師曰
臘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

曰石人身上不生毛

雙峰回禪師法嗣

閬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頌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屛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兗州金鄉甕山彥文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缺齒胡僧笑不言曰學人不會師曰隻履返西天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親乃曰山何青水何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絃琴上曲碧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咦拍一拍下座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擱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雲峰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廬州澄慧咸翊禪師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去此二途請師提掇師曰總不恁麼曰一言啓口別是家門師曰賴遇拄杖不在手乃曰如來秘旨豈涉辭鋒祖師心印寧容穿鑿若也向上擧揚直得海水逆流須彌倒卓向下商確何妨枯木生花寒灰發燄雖然在衲僧門下白雲萬里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牀上帶刀眠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艣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　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

盡在這裏踍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南陽香嚴慧照洞敷禪師福州范氏子氣韻清敏依東京景德明出家遍参江淮叢席末後見淨因一言頓契如以學問該博名動京師被旨出住香嚴十載返故里住龜山壽山神光三剎　上堂西乾四七道絕語言東土二三法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心了則天地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絕待法法融虛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如斯薦得落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還道得麼良久曰個中消息若為傳鳳闕龍樓峭倚天要會覺城東際事寥寥千古尚依然　上堂僧問遠辭香嚴近入龜山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曰如何是動中尊師曰玉殿會游歷金門屢往還問如何是龜山境師曰千峰來有路八極淨無塵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時開眼有時合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寒骨露水淺見沙乃曰窮經窮論正如入海筭沙覓法覓心大似捫空求響釋尊出世為一大事因緣諸佛傳衣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正法指示涅槃妙心作筏渡人應病與藥其實說無所說傳無所傳縱饒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未免拖泥帶水豈能點瓦成金大衆今日只如為國開堂還有奇特事也無良久曰疊疊青山與流水舊時顏色舊時聲　示衆春無三日晴風雨時時作巖下見蟠桃自開還自落翻憶靈雲得處眞迄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山春水四寥廓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聲前第一著

興化嶽禪師法嗣

興化紹清禪師薦母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眞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為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

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

長沙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僧問七十二峰即不問如何是法輪境師曰岣嶁峰尖神禹碑曰還許學人識也無師曰石青字赤形模奇曰今日得遇去也師曰吏部當時尚莫窺曰端的在甚麼處師曰何得汝不狐疑

開封襄城首山處珪禪師僧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潺潺流向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虛空藏鳥跡風過樹頭鳴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曹溪亦急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鶻萬重雲祇一突是甚麼咄　師於宋哲宗元祐丙寅十一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端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福州聖泉紹燈禪師本郡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七歲觀諸經論如宿習十歲辭親出家禮潭州開福璉爲師得度受具後造玉泉泉一見鍼芥相投嗣還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延住陀巖塔院忽一日索浴更衣鳴鼓陞座衆集乃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瞑目兩宵偶聞鐘聲忽復醒四大輕安後身常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守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霈　遷住聖泉上堂僧問如何是聖泉境師曰目前無異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往來無罣礙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若門中縱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亡唇豈減少分若論元中又元終非妙門鳥道魚蹤早傷途轍去也蓋爲出此入彼去者不至其方

來者不到其所晷一明三莫窮幽趣更不續鳧截鶴髮嶽盈壑霄壤相望去道轉遠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窻

韶州南華重辯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最初一句請師宣師曰龍銜黑寶離滄海鶴側霜翎下玉墀曰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明師曰夜半折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乃曰會麼五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覷不見大悲手摸無蹤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於斯明得便乃高步毗盧頂上坐斷報化佛頭於斯未明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德安延福智與禪師西川人造玉泉發明心地初住漸源次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譚元行不修潔身不稟儀衆不喜見逝後靈異不測緇素追仰塑像事之尤能報應如響

道吾眞禪師法嗣

燕山等覺祖印智燈禪師金華人嗣道吾始立之年遂開法弘道從者如雲說法三十載晚退老燕山等覺有語錄二卷鄒正言嘗序之曰頃余在中陶嘗與李濤師淵論天下之名僧師淵曰吾所見有祖印眞有道者也望其容貌如秋際木聽其解說如夜半潮云云語惜燈錄不載僅存正言序數行亦可想見其人耳

菩提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咄咄咄臨濟德山盡該抹棒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山僧宗旨不恁麼覿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句早遲疑語後持來欠時節勸禪人休饒舌神龍尚自不知源豈說盲龜敵跛鼈喝一喝

天童遂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立志禪師上堂僧問遠趨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掛鉢囊曰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象曰莫壓良爲賤好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官馬相踏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未嘗拈著乃曰虎嘯烏山畔衆獸潛藏雲生螺渚間群峰失色大阿寶劍耀日爭輝樵父搬柴賢王辨僞還

有不顧賓主者麼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艸發遲以拄杖打香臺一下　上堂法不見法法不行法法不知法大衆這個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的法百億恒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踟躕喝一喝　師於宋哲宗紹聖甲戌三月十一日集衆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掣斷黃金鎖玉兎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明月照鍾山偈畢趺坐而逝茶毗獲舍利塔于本山

福州乾元了覺圓禪師上堂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解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嫌師舉欲得不嫌請師別道師曰唵曰摩嚧哩伽摩達哩智又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問未離兜率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頭回曰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犂拽杷乃曰還相委悉麼山僧今日指鹿爲馬唱九作十瞞諸人去也摩竭正令水泄不通少室眞規風吹不入聖凡情盡體露眞常迴絕見知輝騰今古良由情存槩量墮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若能迴光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向火燄裏藏身東湧西沒南湧北沒於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雖然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衡州南嶽萬壽應城禪師初參天童童問上人何來師曰毗陵童曰我聞毗陵出好艸蟲扇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善知識要者個作麼童曰祇這個此間亦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萬壽　示衆山花狼籍孤負空生山艸離披拈提室利驚得嶽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放處嘉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喝一喝

玉泉本禪師法嗣

荊州護國齊月禪師上堂僧問壁立千仞水泄不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問什麼曰向上事師曰

維那不在曰莫怪觸忤和尚師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無方究內非裏應用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魂總不是

福嚴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宗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脈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默地裏點頭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是即是作麼生會僧却點首師曰者賊好喫棒曰賊賊便歸衆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　示衆心心心青山綠水高且深若人識得無他旨相對事法總平沉是你諸人總識得為什麼七十二峰儼然依舊試說看

衡州南嶽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廩峰高曰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紙帳繩牀曰客來如何祗待師曰山中石耳　宋神宗元豐乙丑四月沐浴淨髮趺坐而逝荼毗齒舌眼睛不壞

太子顗禪師法嗣

太原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即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處觸目盡光輝曰恁麼則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也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忉忉　問天高地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從師曰春來花爛熳曰金鷄迴碧落玉兎上長空師曰同道方知曰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錯認

南嶽下十三世

大潙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個石頭忽然打著一個方知觸處周流

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　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

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
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個指頭八個了　問我手何似
佛手師曰金鍮難辯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
險曰人人有個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
津不通凡聖　中秋上堂靈山話曹溪指放過初生
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
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
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峰不免依模畫樣
應個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
間一夜看　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
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個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
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　問僧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
這個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
師便打　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
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　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

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自號碧落道人嘗
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有擬草庵歌具
載普燈建炎末金人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
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
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
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焰一
起流光四騰衆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并
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智海仁仙禪師吉安泰和萬氏子幼事靜
工無適俗韻出家爲金公弟子受具遊方依東林玉
磵最久晚抵仰山陸沉衆中佛印獨異之師方銳志
於學書翰墨印呵曰子本學道爲了生死反從事語
言筆墨於道何益師於是棄去依大溈者十年眞如
門墻壁立師獨受印可及眞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師
乃首衆衡陽花藥分座說法開法城東之東明俄遷
湘西嶽麓無何麓厄於火道俗驚嗟師縛屋而居十
年間成梵椊龍天宮矣開堂日　僧問世尊出世梵

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尙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趨向木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壍。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師於宋徽宗宣和己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集衆估唱。黎明潄盥罷坐丈室。叙出世本末。囑以行道說偈訣別。有善暹請少留。師約退右脇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塔于西巖舜塘之陰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溈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　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洽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眞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眞如晩居溈山。眞如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擧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嘗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卽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者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拈拄

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樁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帀帀燈籠跨跳過青天露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　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　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羹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良久曰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鋌墨曰恁麼則羅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羅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　上堂好個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蹣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眞　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門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　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

電光石光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鷲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頴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峰西　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

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元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覩日轉犀紋玩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蛉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　上堂一念心淸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天衣懷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强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塡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夕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幷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良弼府中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稱賢首宗之義虎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酧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

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善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礙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我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元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諸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　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　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蚰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

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呑空遠三峰峭壁危梲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辯　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覩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眞機一印印水撥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靑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薦敵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　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尙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尙眞人天眼目某在大潙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　師於宋高宗紹興癸酉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踍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鴉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個是何佛事狼籍不少　上堂香山有個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曰無鑐鑐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

◆子字原本不明

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　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溈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南昌寶峯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溈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山居詩曰怕寒懶剃髼鬆髮愛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詳能勞力強安排潭見論之曰此詩不減灌溪恐世以伎取子而道不信於人也晚居潭州嶽麓偶一失跌平生所學俱忘而法道亦不甚振悠悠以終老卒中潭言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趨叢席侍溈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缽歸值潭晚參有曰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己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

光孝印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個個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曰放過放過即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缽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廬州無為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

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
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
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個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
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
踹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
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
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虛席迎開法　上堂
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
鉢依前盛飯又盛羮　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
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
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
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
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
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
曰吾非汝師卽指往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
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値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
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
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
尚莫壓良爲賤　次參潙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
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潙曰闍黎莫記得麼
師曰記得潙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
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

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曰我這裏亦有秖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　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巖曰莫歸鄉去師曰無巖曰早晚卻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巖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

麼會方得契如如　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
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
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
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曰既知有爲甚麼恁麼道）
（又曰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
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
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
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
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
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
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
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　師自唐宣宗大中
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
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劒
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
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
元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師曰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

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
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
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
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
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
孤負先師　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
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
問僧無對（雲居代曰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　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
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
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
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
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
力莫閒過日　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
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
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
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師
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

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曰不知師喚侍者撥退果桌　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　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　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卻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　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　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　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　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　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為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為他箇箇氣宇如王　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　問時時勤拂拭

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卽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有庵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　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　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顚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顚倒。師曰若不顚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曰佛非。法眼別曰方便呼爲佛）　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　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卽不違　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卽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曰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卽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　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尙。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　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床後立。幽曰和尙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　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　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

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
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榦　問三身
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曰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亦曾到洞山來）　會下
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會
師代曰堆堆地　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
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
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
人苗稼朗曰若見好牛應不傷人苗稼　問如何是
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
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
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　師作
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
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
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
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
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
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
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
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
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
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
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
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
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
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枯木
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
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
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
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
十三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
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
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
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
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汙夜半

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擧通宗通途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　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元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曰不扶持曰如何是一不老山曰枯木僧又擧似逍遙忠忠曰三從六義）　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　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中主尙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雲居代曰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

●三峯主

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　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尙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曰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曰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曰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　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尙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曰無人得他肯雲居曰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曰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疎山曰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問和尙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尙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尙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

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唐懿宗咸通己丑三月八日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諡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元證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山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宜黃荷玉山師志慕六祖遂改名曹山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爲盛　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元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元當詳審辯

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用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兎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

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已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尙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

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

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　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麼　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卽昏也　師聞鐘聲乃曰阿㖿阿㖿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　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　問金峰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抛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　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

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　問如何是無刃劒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劒　問於相何眞師曰卽相卽眞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　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曰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卽幻卽顯（法眼別曰幻卽無當）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　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　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脣（玄覺曰甚麼處是與他酒喫）　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好　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

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　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　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　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卽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　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顚酒　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劒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　問世間甚

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　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昨夜床頭失却三文錢　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　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　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　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　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尙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尙如何師曰灘下接取　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　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　問親何道伴卽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

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　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　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　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覺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問強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

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既行諸侯避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塡溝塞壑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　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　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

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
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
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
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
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
濁中清　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
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師尋常應機曾
無軌轍於唐昭宗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
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
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
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諡
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南康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
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
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
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
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
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
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
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
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　師問如何是
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
祇對師曰道膺罪過　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尙生
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
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
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
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
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尙隔
山（山或作生）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
在　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
曰麤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　師舉南泉問僧講
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
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
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
問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

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　師後結庵於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　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　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峰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　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責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　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問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曰適來道甚麼宗杲別曰謝和尚再三）　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　問佛與祖還有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　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兼同　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趂雀兒也不會　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　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　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　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厙

兄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　師嘗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　師在洞山作務悮劚殺蚯蚓山曰這箇聻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劚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　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　師問雪峰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　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施風帀匝　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　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以却回去　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　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稠別曰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　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扶出　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　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　問明眼人爲甚麼鼻如漆師曰何怪　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曰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問綿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　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閒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爲取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踟躕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醭出不是强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　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誵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氂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　師住持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爲南昌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唐昭宗天復辛酉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敘出世始末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寂敕謚

弘覺禪師。塔曰圓寂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校閱 進

呈

曹洞宗

靑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眞。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諱處。　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　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　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溈。值溈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禮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溈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溈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溈曰。試舉看。嚴舉前話。溈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溈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

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師聞福州大溈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溈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溈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元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溈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溈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溈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溈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溈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　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　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事已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　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床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　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床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回謁石霜(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

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　後還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師問鏡淸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淸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淸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　問僧甚處來曰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代曰粥飯足足）　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尙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擧似大嶺庵閑閑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閑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

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　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　因鼓山擧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卽得若約病僧卽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　問靈機未還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　問久貧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　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　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　問和尙百年

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 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閒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於本山

靑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 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靑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 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偏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 師至山南府靑銼山住庵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耶遂往隨州衆請住靑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使打趂出 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鎞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 上堂祖師門下鳥道元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問久貧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 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 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 問千差路別如何順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 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卻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 上堂老

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眞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　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卽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卻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　師因鏡淸參曰時寒道者淸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冰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聻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　長生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檜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然住後衆緣不偶果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卻長生山也玄沙聞曰然師兄佛法卽大行受記之緣未）

就　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　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烟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烟滅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　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　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卽沒交涉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　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卻月（僧問龔龍如何是井底蝦蟇吞卻月龍曰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卻去也龍曰一任吞曰吞後如何龍曰好蝦蟇）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建昌南城郭氏子十四出家於吉州滿田寺具嵩嶽首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曰靈師來年）

雲居齊曰此三人尊宿還有親疏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疏親在甚麼處　師問翠微
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
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
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
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
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
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曰衆中道佛法即有甚是佛祖師
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師復舉德山頭落底
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
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　上堂夫參元人
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
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
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
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
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
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
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

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
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
自悟去始得　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
人欲行拳始得　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
子喪卻父母始得東禪齊曰衆中道如喪父母向有閒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麼除
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示衆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
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
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卻著衣
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
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　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
也師曰向汝道甚麼　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
曰如賊入空室　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
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　問大庾嶺頭提
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甚麼將得去　問二鼠侵
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
師曰還見儂家麼　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
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　問知有

底人爲甚麼卻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祖師在後來　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　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兎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　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曰誰惱亂汝）　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　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曰龍牙祇道得一半　法眼別曰飽叢林）　師於後唐莊宗同光癸未九月十三夜有大星隕於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九臘七十五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與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　師參洞山問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　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韶州東山之華嚴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三百　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　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卻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　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　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轉經唯師與徒衆默坐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卻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荼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

山逍遙園一華嚴寺敕諡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　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　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趂下　問對鏡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鏡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祇言爲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　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

問如何是不褒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問古人道眞因妄立。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問九峰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竪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床。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　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床。山曰上座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　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

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
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
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
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秖成知解
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
師曰不管繫　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
圖斑駁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
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
無點汙　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　問如何
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
人師曰如酒店腰帶　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
剝剝地　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　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蘂
示滅後敕諡證眞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闍
黎足下烟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
不敢孤負和尙足下烟生山曰步步元者卽是功到
暨洞山圓寂衆請踵迹住持　僧問佛入王宮豈不
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
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
問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
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問極目千里是
甚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尙風範如何
師曰不布婆娑眼
京兆蜆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
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
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卽宿東
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尙　華嚴靜聞
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
不虛與我同根生　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
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
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淸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
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曰有甚麼過曰秖如少
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　問如何是佛師

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卽受羣邪 問如何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 師一日齋時入堂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且喫飯 師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迢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 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趂出這僧著 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聻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曰在這裏 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盤無味醍醐果 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且坐喫茶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含玉鑛異自生金 問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

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　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　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少依杭州大慈中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王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於欽山大衆前嘗舉參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此吾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　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問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曰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　有僧寫師眞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　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卻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擬開胸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乃問訊師曰幸自轆轆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

擔取一半　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豁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過始得　僧參師豎起拳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卻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參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　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九峯通玄禪師鄂州程氏子初參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已尚不見他人何可觀　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絺綌不禦寒　問僧近自何來曰閩嶺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便打師於唐昭宗乾寧丙辰二月十七日晨興誡門人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壽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曰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　後有僧問請和尙密付眞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正主師曰此去鎭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磉盤　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乃斫額　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　新到參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尙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　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尙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　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尙適來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　僧參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餧魚還須克己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尙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　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參見甚麼人曰參甚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　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尙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　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今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　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輙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　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擧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尙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

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　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闍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秖這裏師曰不唯自瞞兼瞞老僧　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　問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麼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僧大晉問人唯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撿師曰眞鍮不博金　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　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窮於闍黎　後住金陵報國院示滅敕諡廣圓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秖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　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　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　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　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　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　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卻枕子　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　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　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卽求出　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　問擬心卽差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和尙分上事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　問如何是和尙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曰恰與老僧同參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和尙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和尙此間如何師曰甚處去來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　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　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　問如何指示卽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尙去也師曰因箇甚麼　問如何是妙明眞性師曰款款莫磕損　上堂良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　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甑足塵　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尙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　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瘂得我口麼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放憨作麼

撫州曹山羌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師

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參　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伊　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卽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　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　問如何履踐卽得不昧宗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尙好手師曰卻憶鍾子期　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尙如何師曰風吹耳朶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無聞　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　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　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　上堂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　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　問曹源一路卽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　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卽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尙道師便打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眼裏打筋斗　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　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卽是嗣鹿門卽是曰卽今嗣和尙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卽不可便打　問非隱顯處是和尙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猶是和尙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舉拂子曰貞溪

老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過師曰老僧死在闍黎手裏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　問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　問自已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為甚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　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　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實呈獻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　上堂問千途路絕思語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祗向長連床上座地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土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問久嚮廬山石門為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　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　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　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迥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祗這如今萬世傳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宗洞

靑原下六世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　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　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靑雲事作麼生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晩後鳳銜歸　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　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千古石女抛梭豈亂絲　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逈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牽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　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　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　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　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　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　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　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　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　問未有這個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

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敢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壺中明日月
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
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
頭師曰蒼天蒼天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
曰甚麼人如此　問水淸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個
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勁卽失　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
地　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
不轉師曰不停輪　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
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
麼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　問不佛不
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　問學人不到處
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
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
甚麼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
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
藥師曰汝患甚麼　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
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
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
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
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同頭卽沒交涉　遂投誠入室
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
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尙維
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
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顊上山曰
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
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
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
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尙看
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
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
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

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窻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卽向汝道　次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秖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　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釃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個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終于佛日卵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　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　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　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　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秖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　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　問如何是

廣濟水師曰飲者絕饑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　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　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　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　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抉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個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參次聞犬齩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齩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卻被犬齩師曰齩殺也國師曰好個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個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　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眞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為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一衆欽服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　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甚麼卻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諍人我　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　問蛇子為甚麼吞卻蛇師師曰在裏不傷　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為甚麼闍黎偏逢　問

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閒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師壽八十餘後無疾而寂廬州帥張崇建塔于本山至今存焉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　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　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　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　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麼　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　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　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陰珏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師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踈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　問盡

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　問諸
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鬅頭曰何人通
得筏中信師曰驢面獸腮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
曰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
國罷煙塵　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
懡㦬　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
三門前兩個　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
場懡㦬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
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
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
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
此病如何師曰迴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
稽首醫王皺眉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
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
雞帶雪飛　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寃家
　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
無師曰三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　問如
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
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仰面獨揚眉迴頭自拍手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問如何是無問而
自說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
曰無角水牯牛　問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
倒西壁曰憑個甚麼過朝夕師曰折腰鐺子無煙火
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
不來人　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　問如
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個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
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　士問
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個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
泥土　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閉目藏三寸
翻眉葢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參先疎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

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滯際不收　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個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　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遮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歟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同志參尋屬嗣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玩山水翻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橫身臥海日裏挑燈　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
水流急三冬發異華　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
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
　師問火頭培火了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
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　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釜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
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
三門前去　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
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　問離四句絕百
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問重重關
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
師曰彼中事作麼生　問如何是眞中眞師曰十字
路頭泥佛子　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
不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闍黎道卽得不可荒却大安
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曰金雞玉兎聽遶須彌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
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　問某甲今日
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
道大雄山頂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天王
　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時如何師曰不壞無
壞爛　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
師曰門外列金剛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
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迥出簫韶外
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
句後覓無蹤　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
曰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麼處來　問如何是禪
師曰石上蓮花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
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
後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
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闍維收舍利眞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
蛇尾腰間一劍　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殘照露瑕痕

青林虔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　問盡大地是個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　師不安僧問和尚患個甚麼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偏界是佛身子向甚麼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　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　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機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　問如

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變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　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　師因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元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元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　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個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征人路　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偏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　問猛虎當軒時如何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任咬嚼　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　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獄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　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卽是師曰石戶非關鎖　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旣是般若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曰好時稱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諲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　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便下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　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空買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　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　問賓頭盧一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攙總一木盆　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豎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帶

滄浪色山横一抹青　問如何是伽藍師曰祗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寧高氏子總角時好遊佛宇嘗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徽言潛通秘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餘親摩衲數珠銅瓶椶笠觸之卽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兹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　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家遺劫賊曰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巳生草前程萬丈坑

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　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　問如何是遍衆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　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蔟蔟三冬異草青　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王公後果鎭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葢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逝當後周世宗顯德丙辰七月廿四日也壽八十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鎭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巳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後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壬辰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

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臘臘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甲辰浙東饑疫師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丙寅錢尙父遣使童建賚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　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個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　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　後唐明宗天成丁亥四月乞塔基于尙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尙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尙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靑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　問如何是靑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　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　問臨機便用時如何

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　問和尙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　問僧甚處來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尙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艛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玩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橙　問和尙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　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個甚麼師曰這個梢郎子未遇人在　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　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　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　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個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無畢竟名個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卽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尙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卽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個領話人不可得　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個甚麼曰與和尙同姓師曰同姓卽且從汝本來姓個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卽向和尙道師曰卽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眞人　問如何是眞經師曰阿彌陀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　問具足底人來

師還接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嶃屼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逈透靑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　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　問智識路絕思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峯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　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百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恠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　師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個時如何院曰一個賺汝師乃有省　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　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　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恁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　問囊無繫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恩從妄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　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曰爲甚麼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　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峰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眞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　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荊南　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　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　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饑渴者曰絕饑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眞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　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　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　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

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荼毗塔于巖之陰壽七十餘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棙斷　問徧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焰爗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爲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王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　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眞身無了姓沈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擧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　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擧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日向上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卽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雪峰下

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　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　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　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　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　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嶽禪師法嗣

揚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將來　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　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情體物事作麼生　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境相照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　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潭州延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煬帝以汴水為榮老僧以書湖作件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七世

靈泉仁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 住後僧問如何是元旨師曰壁上挂錢財 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腦後看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 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齩腰帶 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輥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峰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曰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遙迢十萬餘

廣德義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延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義曰隱身不必須嚴谷闤闠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義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義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住持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鷄啼枯木花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 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 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

照妙峰頂汝報巴猿莫斷腸　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鑊情羨佛　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蹋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　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為湯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熏口塞難得解吞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　問如何是不落堦級底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　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壁不開　問諦信底人信個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　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茨當大道歷劫沒人敲　問如何是巽日巳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　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艮便好與一推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咂咂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　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劫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峴崙黑通身一點霜　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　問命盡蘇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蕪蕪彌宇宙爛壞莫能拈　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　問教中道阿遮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鷺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　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問三身中那身是正

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　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　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有如前問師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復有如前問師曰垢膩汗衫皂角洗　因令初領衆來參師問萬仞峰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參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曰久嚮和尚或曰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語不將他作參學人　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網浮界外任昇騰昭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昭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道有人和得麼昭曰請和尚不悋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含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　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　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跨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　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眞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幷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　問三家同到請赤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鳳翔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　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栢　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任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求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　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拔劍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　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却　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　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　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靑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　問家賊難防時

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輿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西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明月懸空室中暗坐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　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竝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　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個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絛絲縷縷雲中不點頭　上堂垂鉤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　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横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横行罕逢明鑒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　師臨寂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眞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幼業儒無干祿意志樂山水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至後梁乾化壬申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山還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元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覘之即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戊子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　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　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今日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個甚麼陶
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
受　宋太祖開寶辛未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
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
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
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　成都帥請就
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
盡西江水師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
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
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　問如何
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
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
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
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
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
異路揭覺鳳林前　問先師已歸鳳塔去當陽一句
請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踏泥龍
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
展手長安路坦平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
烏龜　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峰對鳳嶺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
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　問四方
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　問亡僧遷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　師與病
僧炙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元一脉大似
流星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溪
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　問
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　問

生死涯前如何話道師曰手袋橫身絕青睞清溪常臥太陽春　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鎚擊金鼓　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　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元通妙的　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連天雪瓶添大地泉　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　師有拄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鬔　問如何是諸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爍破琉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　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喫甜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　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靄行千里

襄陽石門篘首座太原人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北人皮裘南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瘂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出家。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謁大陽堅。堅讓席使主之　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

機疑幾

機人　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　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濟。師曰。這個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　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個消息。若不通得個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　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

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　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　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　上堂夜半烏雞抱鵲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觜鷺鷥身。却共烏鴉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鳫　師嘗舉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　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豚路元元絕迂廻。靜照無私。巡處現如行鳥道。入鄽開彙中。至法法無依。卽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元元善周備。彙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靑。坐却白雲宗不妙。　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幷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使代爲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曰。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　師于宋仁宗天聖丁卯七月十九陞座辭衆。又以偈寄侍郞王曙。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壽八十五。臘六十六。塔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

乾𠃵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長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　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繩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預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玉婆羹䭔曰爭奈即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　問寶劒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陷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果州青居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　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太陽玄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切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　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師

提疑捉

曰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坐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　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　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個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個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太陽次陽曰有一人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鄽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冰雪）　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太陽陽問汝是甚處人師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師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師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師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師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師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峨鎭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太陽學人蒙昧乞指個入路陽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個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　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　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　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趂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

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個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　問如何是閒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覇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兎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元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祗待師曰要用便用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戸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戸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為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個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個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　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舒州投子義靑禪師靑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靑色鷹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靑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

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吾代太陽付汝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秀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秀曰是誰曰青上座秀曰未可待與按過秀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為秀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秀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秀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秀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　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元路旁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旁相見　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　上堂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　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　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

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元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仞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於宋神宗元豐癸亥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檀越五月四日陞座別衆罷示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之後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　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　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　士問法無動動時如何師曰你從淄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汝二十棒　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　師廊下行大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

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即以手掩耳　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煑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　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　住後僧問無腔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　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　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淩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個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　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竝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　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

卻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卻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　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　上堂拈拄杖曰這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事邊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　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　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個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　宋徽宗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

冠叢林宜有褒顯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敕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己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議徒淄州有司知師忠誠欲寬之乃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耶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　示衆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卻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

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衹披紙衣泰上座衹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衹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煑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斆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踈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衹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維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政和丁酉徽宗賜額曰華嚴禪寺次年重和戊戌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擧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

為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卽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　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　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為祥為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個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　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個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揑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若不放過不消一揑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　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檐豎夯徧問諸方苟或不終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　問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箭一個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個兩個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　問三元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爭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　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

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　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　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　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

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凉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葢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凉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葢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葢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

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淸涼個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兎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栢靑靑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甎打瓦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劒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

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元妙旨玉女夜懷胎　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卻十成底事直須去卻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學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宋徽宗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蚤晚爲誰栽　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遊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述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

地非藏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

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　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獄立面前塞却古路　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删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　宋高宗建炎戊申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於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

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夏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　宋高宗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舍利塔於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德間詔居淨因　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遷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曰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元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涽信往來通　宋徽宗政和乙未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迷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

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崇寧大用齊璉禪師。潼川中江牟氏子。十三落髮。踰歲遊成都。依講席。頃歎曰。棄家爲大事。茲紙上語。譬畫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訪斷臂道者。復謁五祖演。眞如喆。百丈肅。晦堂心。有自太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遂往從之。一日聞板聲。大悟。後命分座說法。蓉謂人曰。璉首座牛行虎視。異日弘吾道決矣。後居崇寧

上堂。淸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元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腳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師俄示疾。語主事僧爲我置一籃輿。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趺坐。書偈泊然而寂。當宋高宗紹興乙丑十一月四日也。後六日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壽七十三。臘六十

潼川府梅山己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楷。楷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楷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元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偏身紅爛不可扶持

大觀初。楷謫淄州。師隨之。道俗高其義。太守舉太平興國院以居之。楷還止太湖。師猶從之。楷令其還七

年解院名聞天子詔住鹿門政和寺會改爲觀師以廬山東林寺言寺得以全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輙以十方信物干媚道士耶郡將媿其言而止天下諸山聞而壯之　靖康年金人復入寇師謝遣學徒杜門而已或曰朝廷軍旅何預林下人師熟視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木仆千仞蹂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吾輩獨得寧逸耶中夜安坐誡弟子皆宗門大事泊然而逝壽五十三臘三十塔全身於山口別墅慧定塔之東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論琉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曰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瘂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楷求指心要楷令去其所重扣己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前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二十七得度遂南遊參玉泉懃次參大洪纔展具忽一小蟲飛墮於地引手拂之豁然大悟後繼席宋重和戊戌徽宗賜號淨嚴俄遷水南建炎丁未退止德安巉山紹興乙卯還大洪　上堂召衆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絛繫手脚三鐶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絛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蓮鶖子看如盲　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嚴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

不敢嚴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劒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師於紹興丁卯三月示疾而化塔於本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淸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淳之室淳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淳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淳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淳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元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淳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淳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宋高宗建炎末遊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亭崇先　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　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趂涼般取一轉柴　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　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　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　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　問不落風彩

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　師一日入廚看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搖　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　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　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　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擲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　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

爭見青　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曰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曰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　上堂還有不被元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脚不下　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　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漏元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　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鑪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揣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　師於紹興辛未十月朔旦慈寧太后遣中使候問從容而別須臾呼首座曰吾行矣跏趺而逝塔於崇先華桐嶋謚悟空禪師壽六十三臘四十五塔曰靜照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

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宋徽宗宣和壬寅過圓通時眞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縷穿弊且歇之眞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卻曰吾爲鞋來耶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甲辰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

及長蘆天童所至屋廬湫隘師皆創闢一新衲子爭集　上堂舉參同契曰回互不回互僧問雲門如何是回互門指板頭曰不可喚作板頭僧曰如何是不回互門曰者箇是板頭師曰石頭舌頭無骨雲門眼裏有筋千古之下磬光赫奕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然後沒交涉還相委悉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上堂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什麼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斯僧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僧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開師曰翡翠簾垂絲綸未捲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毫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還知麼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了也未僧曰喫粥了州曰洗盋去師曰粥罷令教洗盋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　上堂舉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椎曰今日當第二座說法仰乃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次日舉似潙

山溈曰子巳登聖位師曰玉女依稀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臍水天滿碧全功隳雪月寒淸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悉得相應去權挂垢衣云是佛卻披珍御覆名誰　上堂舉乾峰示衆曰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曰來日不得普請師曰坐斷十方千差路絕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二尊宿開拓家風方見衲僧去就還端的麼太平天子寰中旨汗血將軍塞外心　上堂一點環中照極微智無功處却存知緣思淨盡無餘事半夜星河斗柄垂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雲散長空後虗堂夜月明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髮老婆羞看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霜眉雪鬢火中出堂堂終不落今時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夜明簾外排班早空王殿上絕知音　問如何是君師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曰如何是臣師曰腰懸三尺劍策佐一人安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葵藿有時終向日江河無水不朝東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鳳輦離天闕殷勤訪子陵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萬民歌聖德千載印凌烟　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瞻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高宗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詵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果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於東谷諡宏智塔名妙光壽六十七臘五十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郢州胡氏子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　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卻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後徙水南興國隨守以道行聞高宗賜號慧照紹興中退隱雪峰

臨寂書偈曰末後一句最難明轉步回頭千萬程除卻我家親嫡子更誰敢向裏頭行擲筆含笑而化

處州治平湡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熟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泄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眞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靑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强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嚴主像遺

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棠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巳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二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眞際俾居圓通　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靑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彿陀耶　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呑盡如人飮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生衆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　示寂闍維烟氣所及悉成設利塔於司空山分窆疊石原

台州眞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靑山不留元字掛懷誰覆波靈水面且道正不立元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芝披剃始謁淨慈象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還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巳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鳴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　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羸羊絕迹蒼梧月鎖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

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元。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蠶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師宋高宗紹興初。歸住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實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羅湖野錄曰。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婺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安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

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已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裴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師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眞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禪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具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驀胸搊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貽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誧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淸凉地剛被熊峰染汙他染汙他莫嗔嚩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淸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蜀廣安楊氏子誦實公十二歌有省尋參佛性宏智皆有啓發西京帥列師道行於朝冒令繼席開法大洪賜號覺照慧空佛智明悟大

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大同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莽鹵。貶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眞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齋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麻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鎖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杭州皋亭崇先竹筒德朋禪師。鹽官顧氏子。爲邑名僧守璋弟子。紹興戊辰。參眞歇於徑山。夜歇山下眞

歇夢雙月入寺詰朝師至歇巽之參究凡四載一日聞通水筧節聲豁然大悟歇可之因號竹筒及歇被旨住崇先師隨行歇化師奉旨繼其席當紹興癸酉兩詔入慈寧殿說法以瘴年老謝事歸省越二年復奉旨再住崇先孝宗乾道丁亥無疾而逝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詰問次釋然契悟慧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　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破人摯洛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竇香爐峰　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為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　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　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閒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塵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翳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　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師終於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業謁南陽諱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　上堂

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倚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坐起。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眞子。宋高宗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孝宗淳熙丙申。敕補淨慈　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　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諸皺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没人縫

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實深靜處。玉人端取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兮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遽。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

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　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　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强錐針巖房雨過昏烟靜臥聽涼風生竹林　庚子秋退歸雪竇癸卯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眞薙染受具後往延慶聽講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　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慙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擬人前第一不得說　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　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宋孝宗淳熙辛丑八月示微疾以書招自得來相見如平時付以後事遲明陞座說偈而逝壽八十臘五十九

襄州石門淸涼法眞禪師劒門人上堂柳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淸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

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眞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巳萬機寢削自然一緣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戸飜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驀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形跡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劫來烟塢臥寒沙

眞州長蘆道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巳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卽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巳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靑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摟擻

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嚇嚧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𨁝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脅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靑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靑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庵小無床可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否則去然曰這漢從甚處見神見鬼來者裏納敗師便喝於是反覆徵詰不能屈然乃曰鑒公徹入也復走見大休於嶽林機辨逸出休曰今後佛祖不奈爾何矣因令爲衆行丐師荷二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翠山宗白頭謂師曰爲衆竭力得無勞耶師曰須知有不勞者曰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曰觸處相逢不相識曰者猶是途中賓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而退宗遷雪竇挽師偕行時法堂新飭命師普說宗竊聽之歎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出世繼其席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宋光宗紹熙辛亥謝事退居雪竇

之東庵明年七月示恙誡衆曰吾行矣送終須務簡約勿素服哀慟言訖而逝壽八十有八臘五十三塔全身於本山之左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欵欵乃碧巖深處臥烟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盆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窻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陜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淨慈暉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寺明極慧祚禪師頌洞山喫果子話曰洞山果子誰無分擬退靈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靑原下十六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久依雪竇足庵會下庵令看柏樹子話有省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鬲笑掀騰庵領之後出世列主名剎居杭之淨慈未幾奉敕黃復遷明州天童寺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結夏上堂結却衲僧布袋頭天童拈來作氣毬脚尖趯出佛無數付與叢林作馬牛　謝監收上堂金剛王寶劍在匣有望風不犯之威天童喝下飛出變作無孔鐵槌輥入荒田亂草任教日炙風吹因甚如此拈匙把箸知多少不是知音不易知　謝造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裏來中間絕壑斷崖且道如何相接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稀金磴闊彷彿彩紅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景裏開天巧汗墨光

中入畫看　上堂眼見黃葉落耳聞孤鴈鳴且道是甚麼物得與麼靈唤谿上秋光分外清　測翁遺書至上堂八月十八錢塘潮測翁聲價潑天高盡教四海弄潮手徹底窮淵輥一遭重揀擇不辭勞要透龍門繼鳳毛忽然收卷還源去萬古曹谿風怒號　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打圓相日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日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囮火爐動也

上堂舉世尊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師拈日既是世尊所說未免盡作奇特商量天童即不然一人發眞歸源乞兒打破飯盌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道有一人向虛空裏寫得祖師西來意五箇字老僧大展坐具拜他師拈日當時天童若有祇對他道款出囚口今則莫有同款者麼既無依稀斜去雁驚破海天秋　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騷舉拂子曰看唯有玲瓏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堂　師凡六坐道場未云稟授衆有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時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阱此香今不免鈍置我雪竇足庵大和尚弁書辭世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𨁝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竟而趨寂塔全身於本山

華藏祚禪師法嗣

東谷光禪師上堂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圻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一徑爭拋擲

青原下十七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値翁上堂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皺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　示衆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　師作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

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崖嵬彙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彙中到無舌童兒方會道擬塵何處得逢源撒手迴途還復妙

雪庵從瑾禪師僧請益倩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雲門宗

南嶽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張氏子幼依空王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

師出嶺徧謁諸方。衆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曰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　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曰不可無益於人）　上堂良久曰。祇這箇帶累殺人。便下座。　上堂道即道了也。時有僧出禮拜。欲伸問。次師拈拄杖便打曰。識什麼好惡。這一般打野榸漢。總似這箇僧爭消得施主信施。惡業衆生。總在這裏覓什麼乾屎橛咬。以拄杖一時趁下。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吞大蟲。　問如何是禪。師曰。拈却一字得麼。　問扶桑柯畔。日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知。　問背楚投吳時如何。師曰。面南看北斗。　問如何是本源。師曰。受什麼人供養。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主山後。曰謝師指示。師曰。合取皮袋。　問曹溪的旨。請師垂示。師曰。三十年後。　問密室玄宮時如何。師曰。倒日宮中事作麼生。師曰重。　問萬機吐不出時如何。師曰。大衆不匿。曰猶是學人疑處在。師曰。語從前機去。　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時如何。師曰。對衆學大衆可不知。曰如何承當。師曰。驢年。　問一生積惡者不知善。一生積善者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　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七九六十三。曰學人近離衡州。師喝。曰是你草鞋跟斷。曰珍重。師喝。曰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一佛一菩薩。　上堂。汝等諸人皆是河南海北來。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麼。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汝若不知。老漢瞞汝去也。汝欲得識麼。生緣若在向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文殊。總在這裏。生緣若在向南。南有雪峰臥龍西院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麼。向這裏識取。若不見。莫掠虛。見麼見麼。若不見。且看老漢騎佛殿出去也。珍重。　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雲擎雨色。　問上無攀仰。下無己躬時如何。師曰。藏身一句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師曰。放過一著。置將一問來。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蟇。　問如何是色即是空。師曰。拄杖敲

汝鼻孔　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犂晚間拽杷　問三乘五性卽不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曰日勢稍晚速禮三拜　問久値爲什麼不識師曰測　問如何是心師曰心曰不會師曰不會曰究竟如何師咄曰靜處東行西行　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時如何師曰舌根裏藏身曰藏身後如何師曰蘇嚕蘇嚕　問如何是途中受用師曰七九六十三曰如何是世諦流布師曰江西湖南新羅渤海　問密室不通風時如何師曰響露鳴風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再陳難辨　問直與麼來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曰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前語道什麼　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三千八百　上堂放你橫說豎說從朝至暮無人塞你口不放你說又作麼生　上堂大衆集良久驀拈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你更爲你念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便問如何是一切智智淸淨師曰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在什

麼處　問如何是深中淺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淺中深師曰大地山河曰如何是深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　問迦葉入定時如何師曰匿得麼曰還見十方不師曰好手透不出　問眞如湛寂妙絕無門時如何師曰自機迴照曰祇這裏如何師曰莫錯　問千般方便誘引歸源未審源中事如何師曰有問有答速道將來僧應諾師曰迢遞也　問如何是雲劒門師曰揭曰用者如何師曰蘇嚕蘇嚕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卽道曰不會師曰壯一問　問能詮表裏時如何師曰風不入曰表裏事如何師曰錯　問萬機俱罷時如何師曰塚上生芝草　問觀身無己觀外亦然時如何師曰熱發作麼曰與麼則冰消瓦解去也師便打　問龍門有意進水無能時如何師曰來機卽易再舉還難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快　上堂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栗拄杖乃劃地一下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說葛藤去便下座　上堂我共汝平展過人識人與麼老婆說話尚自不會每日飽飯喫子上來下去覓什麼椀這野

狐隊仗向這裏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問初秋夏末前程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過在什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問學人近到法席未審家風事如何師曰不歷一問作麼生道　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何不別問曰謝師指示師便喝　問承古有言一塵徧含一切塵如何是一塵師曰犵獠舌頭更將一問來　問學人不問師還答也無師曰將汝口挂壁上不得　問一切尋常時如何師曰雖然屎臭氣熏我我且問你晝行三千夜行八百你鉢盂裏什麼處著僧無對師曰脫空妄語漢　問如何是教眼師曰速禮三拜　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東山西嶺靑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曰白牛何在師乃咄之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　問如何是布袋裏眞珠師曰說得麼　問如何是祖宗的子師曰言中有響　上堂夫學般若菩薩須識得來生病即識得學般若菩薩病還有人揀得麼出來對衆揀看衆無語乃曰若揀不得莫妨我東行西行　上堂我今日共汝說葛藤屎灰尿火泥豬疥狗不識好惡屎坑裏作活計所以道盡乾坤大地三乘十二分教三世諸佛天下老師言教一時向汝眼睫上會取去饒汝便向這裏一時明得亦是不著便漢無端跳入屎坑可中於我衲僧門下過打脚折時有三僧出一時禮拜師曰一狀領過　問如何得速超三界去師曰如何得速超三界去曰是師曰是即休　問終日忙忙時如何師曰觀機無響路曰作麼生師曰說不得　問一擺淨盡時如何師曰爭奈老僧何曰此是和尚分上師曰這掠虛漢　問如何是道師曰透出一字曰透出後如何師曰千里同風　問古人道知有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爭奈在老僧手裏何曰某甲問極則事師便棒曰吽吽　上堂正當撥破便道請益這般底到處但知亂統近前來我問你尋常在長連床上商量向上向下超佛越祖你道水牯牛還有超佛越祖的道理麼僧曰適來已有人問了也師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不

要有便言有無便言無僧曰若有更拔毛戴角作麼師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又曰來來我更問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覓箇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送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賣買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師見僧入來便曰瓦解氷消僧曰學人有什麼過師曰七棒對十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問承古有言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曰普請看　問如何是三乘教外一句師曰闍黎一問老僧跨跳三千里曰謝師指示師曰住住你道老僧話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後來與汝三十棒　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曰諱汝屋裏老爺　問曹谿一句闔國知聞未審雲門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闍黎不聞曰學人親近得不師曰仔細踟躕看　上堂如來明星現時成道有僧問如何是明星現時成道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打趂　上堂有僧出禮拜曰請師答話師召大衆大衆舉頭師便下座　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太遲生僧應諾師曰這漆桶　上堂有解問話者置將一問來僧出禮拜曰請師鑒師曰抛鈎釣鯤鯨釣得箇蝦蟇曰和尚莫錯師曰朝走三千暮走八百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源師拈起拄杖曰若是提起卽向上去也僧又問如何是本源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問普賢爲什麼騎象文殊爲什麼騎師子師曰我也無象也無師子且騎佛殿出三門去也問如何是教意師曰山河大地又曰正好辨箇是曲說教意若約提綱卽未在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問隨流認得性時如何師曰東堂月朗西堂闇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底事師曰你若不問我卽不答你若問我卽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天白日寐語作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裏麒麟看北斗問學人到這裏爲什麼道不得師曰野狐窟裏坐問不落古人是何曲調師拽拄杖便下座　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　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便打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闍黎受戒太早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騎一問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叉手著曰賓主相去多少師曰如眼如目曰合談何事師曰三九二十七　問自到和尚法席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截却你頭得麼　問乞師指示令學人頓息昏迷師曰襄州米作麼價　問二尊相見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　上堂天帝釋與釋迦老子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便下座　問如何是曹溪的的意師曰老僧愛瞋不愛喜曰爲什麼如此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　問二尊相見共談何事師曰不決郎道　問人天交接其意如何師曰對衆呈機　上堂和尚子且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乃曰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便下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　問父母俱喪時如何師曰俱喪且置那箇是你父母曰苦痛深師曰灼

然灼然　問如何是大施主師曰對機不辨　問徹底冥濛底人來師如何拯濟師曰兩重公案一狀領過　問說教當爲何人師曰近前來高聲問僧近前問師便打　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七九六十八曰爲什麼七九六十八師曰我爲你減却五年　上堂和尚子直饒你道有什麼事猶是頭上安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眨眼灸瘢上更著艾燋這箇是一場狼籍不少也你合作麼生各自覓箇託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祇欲捏搦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壓向皮袋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處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語體汝屋裏老爺老孃噇却飯了祇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與麼行脚驢年得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目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我得箇入路也還夢見麼這般底打殺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祇是箇掠虛漢你若實

有箇見處拈將來共汝商量莫空過不識好惡謥謥
詷詷地聚頭說葛藤莫教老僧見捉來勘不相當䞨
折腰莫言不道汝皮下還有血麼到處自欲受屈作
麼這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趂
下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
門師曰我道不得曰和尚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是你
學話即得　問如何是說法師曰大衆久立速禮三
拜曰如何是隨意說師曰晨時有粥齋時有飯曰如
何是隨宜說師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曰如何是方
便說師曰是汝鼻孔重三斤半曰如何是大悲說師
曰歸依佛法僧　問生死根源即不問如何是目前
三昧師曰犵獠舌頭三千里曰今日得遇和尚也師
曰放你三十棒　問乞師指示師曰上大人丘乙巳
曰學人不會師曰化三千七十士　問不離三德六
味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祇怕你不問曰請師道師曰
三德六味施佛及僧　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
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山塞却汝咽喉還有會處麼
若會得拽取占波國共新羅國鬬額　上堂江西即
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麼我此間即不如此
長久曰汝還見壁麼　上堂去去遞相鈍置有什麼
了時却問衆曰我與麼道還有過麼　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一不得問曰諾師咄曰話也不領
問今日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若不問我
即不道曰請師道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裝香
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南有雪峰北有趙州曰
請和尚不繁辭師曰不得失却問頭曰諾師便打
問承古有言會即事同一家不會即離牙攣齒如何
得事同一家師曰亂走作麼　上堂從上來且是箇
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汝諸人道盡大地有什
麼物與汝爲對爲緣若有針鋒與汝爲隔爲礙與我
拈將來喚什麼作佛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
星辰將什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
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
向堦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此據箇什麼道理便與
麼莫趂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
漢脚跟下尋著勿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既與麼

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麼待老漢答一轉了東行西行有僧擬問次師以拄杖劈口打便下座　問師子嚬呻時如何師曰嚬呻且置試哮吼看僧應諾師曰這箇是老鼠啼　上堂我有一句語不敢望你會還有人舉得麼良久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便下座　上堂不得已且作死馬醫向汝道是箇什麼是東是西是南是北是有是無是見是聞是向上是向下是與麼是不與麼這箇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是你有幾箇到此境界相當卽相當不相當靜處薩婆訶便下座　上堂諸方老和尙道須知有聲色外一段事似這箇語話誑謼人家男女三間法堂裏獨自妄想未曾夢見我本師宗旨在作麼生消得他信施臘月三十日箇箇須償他始得任汝跨跳去是你諸人各自努力珍重　問日前無一法還免得生死不師曰你臘年未免得在　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乞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重判　問維摩一默還同說也無師曰痛領一問曰與麼則同說也師曰適來道什麼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上堂因聞鐘鳴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什麼鐘聲披七條　上堂不可雪上加霜去也珍重便下座　上堂諸方老禿奴曲木禪床上坐地求名求利問佛答佛問祖答祖屙屎送尿也三家村裏老婆傳口令相似識箇什麼好惡總似這般底水也難消　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便下座　師入京在受春殿聖上問如何是禪師曰皇帝有敕臣僧對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什麼年中得信道生　上堂你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祇解喫飯屙屎別解作什麼你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你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學看又曰中間諱汝屋裏老爺得麼向老漢胭臂後覓得些子涕唾嚼將爲自己便道我解禪解道饒你念得一大藏教擬作麼生去古人事不得已見你亂走向汝道菩提涅槃是埋沒你是釘橛繫却你又見你不會向汝道非菩提涅槃知是般事早是不著便也又更覓他注解這般底從上來總似這般何處到

今日我向前行脚時有一般人與我注解他是不惡心被我一日覷見是一場笑具是我三五年不死這般底一斧打折脚如今諸方大有出世紐揑你何不去彼中在這裏覓什麼乾屎橛師便下地以拄杖一時打趂下去　問如何萬法一決師曰莫教失却問
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朝行三千夜行八百
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曰今日放下令行去也僧禮拜師便打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我不知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海晏河淸　道士問視聽無聲無形老君說了也雲門一句請師指示師曰迢然西天路士無語師擬下座士曰再請師舉揚宗旨師曰道得底出來衆無對師曰與麼則辜負請主去也便下座　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拈起拄杖曰不得已且向這裏會取看看三門在露柱上便下座
示衆任你橫說豎說未是宗門苗裔若據宗門苗裔是甚熱椀鳴三乘十二分教說夢達磨西來說夢若有老宿開堂爲人說法將利刀殺却百千萬箇有什麼過又曰將謂合有與麼說話底道理　示衆拈槌

豎拂彈指揚眉一問一答並不當向上宗乘僧便問如何是向上宗乘師曰地下閻浮大家總道得祇如鬧市裏坐朝時豬肉案頭茅坑裏蟲子還有超佛越祖之談麼僧曰有底不肯師曰有底不肯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若約那箇語話體上會事直言未到見解偏枯　示衆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法身枉作箇佛法中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　示衆作而無作用而無用乃拈起拄杖曰不是用而無用喚什麼作拄杖　示衆舉丹霞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師曰拄杖不可不靈也喚什麼作百骸甚處得來　示衆舉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師曰拄杖不是無爲法一切不是無爲法　示衆舉誌公云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師曰腦後即不問你三千里外道將一句來　示衆舉睦州喚僧趙州喫茶入水之義雪峰輥毬歸宗拽石經頭八字國師水椀羅漢書字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總是向上時節
示衆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

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示衆一切處無不是說法打鐘打鼓時不可不是若與麼一切處亦不是有一切處亦不是無　示衆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若約提唱即未在爲人門中即得　示衆擧生死涅槃合成一塊乃拈起扇子曰是什麼不是合成一塊得與麼不靈利直饒與麼也是鬼窟裏作活計　示衆擧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花獻泉曰步步躡佛階梯僧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獻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師曰南泉祇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曰如何是步步登高師曰香積世界僧曰如何是從空放下師曰塡溝塞壑　示衆若問佛法兩字東西南北七縱八橫朝到西天暮歸唐土雖然如此向後不得錯擧　示衆擧祖師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僧問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曰狖獠舌頭老僧倒走三千里曰如何是隨流認得性師曰饅頭䭔子摩訶般若波羅蜜　示衆擧玄沙與韋監軍茶話次軍曰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辨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玄沙提起托子曰識得這箇即辨得師曰玄沙何用繁辭又曰適來道什麼又曰有什麼難辨　示衆擧古人曰以空名召空色師曰拄杖不是空　示衆擧南泉曰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總不見師曰南泉水牯牛隨處納些些你道在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向這裏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索牛在（長慶曰你道□人前頭爲人後頭爲人）　示衆擧王大王向雪峰道擬蓋一所佛殿去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大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師曰一擧四十九　示衆擧報慈讚龍牙偈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有僧問請師全露龍牙撥開帳子曰還見麼僧曰不見牙曰將眼來後報慈聞擧曰龍牙祇道得一半師令僧擧我與你道其僧便擧師曰我不妨與你道　示衆諸方盡向繩墨裏脫出我者裏即不然僧問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草鞋

三十文買學攬眞成立色相宛然一切法不遷僧便問作麼生是不遷師曰還見燈籠麼僧曰見師曰靜處薩婆訶　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錄以後漢隱帝乾祐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八載宋太祖乾德丙寅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敕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為大覺謚大慈雲匡眞弘明禪師

南嶽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禪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　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　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　問衣到六祖為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淸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　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為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床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入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　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椅子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聞乃曰須是我祥兄始得）　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是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　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參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

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 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 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掀 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垛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鋩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靑天猶在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闊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縧子闊多少 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 問己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 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 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 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幷汝三人無繩自縛 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 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問無踪無跡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偷牛賊 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靑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

尙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尙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擲跨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尙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　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　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蚤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梁山觀別曰也須拂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　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　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　僧問洞山初和尙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　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群隊　問如何是定師曰蝦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　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尙遊山巇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

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

承襯師曰佛與衆生不別齊侍僧救曰有成襯師曰直得聖凡路絕齊當時一衆失色　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卻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上官氏子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　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　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咬咯看　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　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　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　問如何是元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元中元師曰長連床上　問如何是香林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　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腳　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別也師曰方見本來人　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卻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　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胸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　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　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　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　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腳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

被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凝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　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於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鳳翔良原傅氏子兒時聞鐘梵聲輒不食危坐終日年十六跪求母呂氏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志諗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始遊律講旋棄去首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住後上堂楚山北面漢水南江擊法鼓而會禪徒學宗風而明祖道若以揚眉瞬目豎拳豎指謦欬咳嗽是廚中拭鉢帛道什麼會也無也是衲僧破草鞋者瞎漢者漆桶是箇弄精魂鬼總與麼總不與麼是東司頭廁籌子以此稱提從上來事盡是邪魔所作謗大乘與你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據什麼道理出來對衆道看折

脚鐺子各出一隻手貴得宗乘不斷亦表叢林有人有麼若無洞山不惜眉毛打葛藤去也葛藤之事只在目前萬象森羅乾坤大地百千諸佛日月星辰地獄三途起心動念每日經歷皆是諸德自己何不向這裏體當尋覓看驀然覰得倜儻分明不虛行脚也自得箇安樂田地洞山此語且作死馬醫若據明眼衲僧將草鞋驀口摑還怪得他也無怪卽不怪你道憑箇什麼捉得將來脚跟下推尋毫末參差搥折你脚莫[illegible]心好便下座　問列祖壂堂人天堅請不昧宗乘乞師指示師曰頭髼鬙耳卓朔曰一句流通人天聳耳師曰墨黲襴衫日裏曬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重言不當吃　問赤水求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唱出猶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將何示人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問言超象表靑霄外出語幽玄事若何師曰岸上行人聲有韻船中漁父和不齊曰幽玄事若何師曰鈎長線短　問從上來事未有人當頭道得請師當頭道師曰八十翁翁不拄杖　問聞師引出潭中意直透靑霄事若何師曰甲己之年丙作首曰今日事若何師曰大好雪晴　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大難得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靑天水在瓶　問道本無言如何理論師曰十里鼓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巢知風穴知雨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榔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　問佛法兩字卽不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眼裏瞳人吹木笛　問百尺竿頭須進步如何是進底步師曰炎裏放木鷺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寒山不語拾得笑　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鍾馗解舞十八拍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問智不落千差請卽通不犯師曰蒸餅搵錫　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池中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問不當之言請師不發師曰水流霧下曰誠如是言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與麼則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師曰不當之言不發　問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理既如此事又作麼生師曰釋迦老子誠實之言　問如何是禪不禪師曰猢猻摘仙果問諸上善

人皆說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無目不畫眉　問如何是學人入理之門師曰陽烏啼時西嶺上　問如何是學人本源師曰山高雲峻　問心非意想道絕功勳如何是心師曰燕子不入楚曰如何是道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幻與非幻未是學人極則處如何是入理之談師曰八十翁翁牙不動　問見境不動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二曰如何是見境不動底事師曰鼻孔占却三畝地　上堂法鼓纔動大地全收諸德在鼓聲裏來往還知也無對衆道看若道不得被洞山熱瞞　上堂卽心卽佛破執二疑非心非佛止宿草庵且居門外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葛藤言語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良久曰拈得出來也是破草鞋　問天堂地獄是什麼人居止師曰洞山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穿靴水上行曰莫便是否師曰水上烏龜頭赫赤　問作止任滅猶是禪那之病如何免得師曰梵僧不袒肩　問未問未答如何商量師曰持鉢不得撲破鉢盂　問金烏出海耀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崑崙渡海誇珍寶波斯門下髆鬚多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洞山魚鼓聲動延慶白馬鷲嶺谷隱師僧盡隊隊入僧堂裏喫飯諸德識得幾箇對衆道看若向這裏道得卽有可良善不無行脚若道不得閻老徵你草鞋錢有日在　問超佛越祖人難得請師一句顯根源師曰裁衫錯却領　問古寺清幽如何辯主師曰貴曰有何方便得覩慈悲師曰焚香胡跪　問不斷佛種請師一言師曰犯著太白星　問遍地黃金便與麼用時如何師曰滿天列宿白日下雨　上堂諸德提將鉢囊拄杖千鄉萬里行脚蓋為生死不明要得達法悟道到處豈無親覲尊宿善知識若為你解粘去縛道眼分明甄別是非堪為師匠卽便拗折拄杖高挂鉢囊取箇徹頭莫愁不成辦或若開口動舌說向上向下這邊那邊玄會妙會道出道入君臣父子明體明用盡是謗般若埋沒宗風不識好惡屎床鬼子帶累後人無有了日拽下繩床落脊棒趁出三門再教行脚與伊為增上緣也與示門出得氣更向其中叉手並脚唱諾攝他野狐涎唾自肯自重云得和尚

爲我揀爲我說得箇安樂處還睡覺也未還洒洒也未喚作病不遇良醫悞服他毒藥認得箇驢鞍橋喚作阿爺下頷與你本分事有什麼交涉將知你一生行脚只是踏破草鞋始終成得箇不喞嚁漢下去　問尅己求眞是修行人之大錯能辯邪正猶乖道體未審如何修證師曰六隻骰子一時赤　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什麼處師曰偏衫不蓋體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親人不著便問萬緣俱罷六戸齊寧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日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須待雨淋頭　問盡大地人來如何指示師曰舌頭拄上腭　問請師出棈師曰七顛八倒　問心境未明時如何師曰吐舌至頂相　問大藏教是一場是非學人親切請師道師曰有手不彈指　問天皇打典座意如何師曰喫酒不謝座　問如何是學人究竟事師曰說曰未審說箇什麼師曰泥裏攧撍　問如何趣向即得至理無差師曰垂鉤水上曰與麼則謬向途中枉施功師曰自知較一半　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學人本師曰草鞋無底

問如何是塵劫不昧底事師曰脫衣不渡水　問添一滅一理歸何所師曰三年一閏　問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世間有什麼過師曰兩非著緋一人著皂　問烟雲不到處喚作什麼師曰燒錢不及時曰與麼則劃地作佛像去也師曰自屎不覺臭　問三身中阿那身說法師曰親言出親口　問如何是說底口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是撥塵見佛底句師曰楚山頭上播紅旗　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有過也無師曰知他大小　問生死根源請師指箇入路師曰頭破額裂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天上天下　問承古有言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時如何師曰五九四十五太陽來入戸　問佛法禪道是同是別師曰梳頭不洗面　問明月當空如何鑒照師曰量之不足　問諸方盡在繩墨裏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箭箭射須彌　問扶籬摸壁時人盡知諸佛正法眼請師直指師曰夢裏打三更　問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自省覺時如何師曰看人喫飯曰爭奈樹影不斜何

師曰親言出親口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如何即是師曰眼裏瞳人築氣毬　問森羅及萬象皆從一法所印如何是一法師曰要你眼作什麼曰還許學人受用也無師曰可惜許　問金鍮現前請師辯師曰兩脚蝦蟇吞却月　問的言無證時如何師曰牙疼灸左耳曰甘苦常言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問如何是不歷巨海獲驪珠底人師曰四手八臂　問久昧衣珠請師指示師曰磁石不攝針　問彎彎似月廓落三星西七郎無此間事如何師曰東南西北　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去師曰拈東摸西　問從上宗乘請師垂示師曰老鵶線斷　問一念未生爲什麼不見自己師曰劃地成牢　問盡未來際遍法界中盡此一句時如何師曰有錢千里通無錢隔壁聾

上堂還丹一顆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世間法亦復如是洞山且問諸德作麼生是轉凡成聖底道理試對衆道看雖然不出頭肚裏道了也作麼生是轉凡成聖底道理且道轉箇什麼莫瞌睡作麼生莫是一喝一棒麼如此見解是街頭巷尾打鐃磬輪木槵數珠念喝囉怛那行者輩見解在你衲僧家合作麼生須是具眼方能辯邪正莫只與麼過諸德時不待人切須努力睡一覺起來看取是什麼道理久立珍重　問不與萬法爲侶底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道士頭戴冠　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醬甕裏蛆兒　問一箭便中時如何師曰過曰過在什麼處師曰著　宋太宗太平興國辛巳賜徽號紫伽黎特旌巽之住山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庚寅七月無疾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一坐夏六十有五塔於本山之左隴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也　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　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

詑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分上　師同清凉明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竪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三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師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黄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座具便歸衆　師同清凉明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　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　後住舒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　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阿不是經　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舊枝　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　問如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峰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

東方月落西　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貓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　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　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　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旣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上堂僧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眞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起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　問如何是眞如舍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　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眞紅　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雲門宗

南嶽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開堂日雲門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　問如何是雙峰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　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為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　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　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撒真珠　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宋太宗太平興國丁丑三月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五月十三日告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溫門舜峰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閱世六十有八夏四十八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話曰為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　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揞繩牀曰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陞座去也師便

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乃曰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　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　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　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擬扶踸為人一句僧無對　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　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　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　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　問既是金山為甚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　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去　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為甚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　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　問太子初生為甚麼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英州大容諲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　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　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　問長蛇偃月即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龐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　問既是大容為甚麼趂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埲㙓　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曰不問這個師曰去　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

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鷄啼處五更初　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擕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　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實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淸風滿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　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卽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　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聰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殿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　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樣　問如何是佛師曰眉麤眼大　上

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唐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　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　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祗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　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鼎州滄溪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　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個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國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個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　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趂出　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　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　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

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
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
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　問
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
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峰師曰
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　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
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
震動乾坤　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
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峰淨源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
如大衆若得眞如卽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卽違古
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

歸堂珍重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
兩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　問諸
法寂滅相卽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眞不掩僞
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個聖僧年多
少僧曰恰共和尙同年師喝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水陸不涉
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　師問新到南來北來
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
人善會鄉談師曰參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蹉跳便
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
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個瀾柯仙元來却是摴蒲漢
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
則謝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淸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

楊岐選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　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　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餅滌水安隐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刖理師曰在處得人疑　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如何是眞如師曰點鐵成金客問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　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　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一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峰慧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輥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甚麼處　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　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長空不匣鋒鋩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　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　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麼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鐵士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色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師曰新羅人迷路　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

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眞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戸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獰夜不休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　問如何是和尙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　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個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尙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拔劍攪龍門

南康盧山護國禪師上堂有解問話者麼出來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個甚麼卽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個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參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曰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乃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便打　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眞和尙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日

得休時　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　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下　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荊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　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　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眞如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　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荊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　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　問如何是眞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　上堂總似今日老鶻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老鶻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髑髏還知麼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剃頭淨洗鉢　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退後三步　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尙後住龍景山眞身現在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瓦盌竹筯　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個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福化充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絲竹且無陰　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尙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船主元來是北地游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關棙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　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個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厨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尙上堂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尙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戰　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荊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入戸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門爲上座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　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郢州鑿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

東南暮看西北

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禪師。僧問既是地藏院。為甚塑熾盛光佛。師曰過在甚麼處　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無人得敢遊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僧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明遠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包希仁

南嶽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　問如何是無為。師乃擺手　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即撚。曰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個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　上堂。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　問僧甚麼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　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齈。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為拋甎。祇圖引玉　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個。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　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個甚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個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　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個時節麼。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　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

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個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元中最的宿是龜毛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測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　師與大容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堦何似個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　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　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　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　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　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椶樹夜叉頭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　因普請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殺鸞絃斷寧知調不同　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雨霶霈群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眞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　問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遶白雲亭　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　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為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為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為甚麼却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汝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　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南昌泐潭靈澄禪師以脫灑不羈人故目為散聖因智門寬問曰甚處來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門曰喫茶去　師嘗有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裁三個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

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舉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　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　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眞不掩僞曲不藏直　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荊三汴四　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收　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個婆婆兩個婆　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上堂佛病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

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豎起拄杖曰大衆會麼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　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　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上方嶽少與雪竇顯結伴遊淮山聞師住五祖喜勘驗顯未欲前嶽乃先往徑造丈室師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嶽師曰何似泰山嶽無語師即打趁翌日復謁師曰汝作甚麼嶽回首作圓相呈之師曰趁爐竈熱更搭一個嶽擬議師拽杖趁出門數日後嶽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即是不展即是師遽下繩牀把住曰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嶽又無語師又打出　師暮年至大愚倚杖談笑而化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師曰日裏看山　問如何是

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　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師曰。那伽常在定。　問。離却咽喉唇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為甚麼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　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反穿靴　問。金烏東涌。玉兔西沉時如何。師曰。措大不騎驢曰。恁麼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槵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磬行者　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麼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尚饗　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蘄州四祖志謹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樹老鄰皺　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裹頭人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郢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鷓鴣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鷓鴣慕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攏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峰前句。不與白雲齊　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　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瓴瓦泥土。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

曰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相師曰無力把拄杖　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十婆婆不梳粧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你且道山僧者裏用個什麼還有人委悉麼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上堂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霧霈凡夫人見水是水天人見水是琉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你衲僧家喚作什麼你若喚作水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琉璃又同天人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不溺身你每日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未曾掛著一縷線雖然如此又須實到者裏始得若未到者田地且莫掠虛　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時如何師曰好個問頭曰潛麼則市地普天師曰更是一堆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楞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稱不起　問威音王以前是什麼人先悟師曰何不問露柱曰便潛麼會時如何師曰二頭三手　問威音一響妙色已彰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　問既是普眼為什麼不見普賢師曰弄巧成拙　師學人有龜毛拂子將奉師時如何師曰老僧有兎角拄杖與闍黎曰與麼則進貢得賞也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上堂諸上座且得秋涼正好進道決擇還有疑情出來對衆大家共你商量理長則就所以趙州八十尚自行脚祇是要飽叢林又且不擔板若有作者但請對衆施呈忽有騎墻察辨呈中藏鋒忽棒忽喝或施圓相忽象王迴施忽師子返擲忽作大師子吼忽拗折拄杖忽掀倒禪牀但請施設還有麼衆無對又曰若是宗門中兒孫須瞻祖師機方可是祖師苗裔不可喫却祖師飯著却祖師衣越讀過日便道我是行脚僧者個祇喚作名字比丘徒消信施閻羅王久後徵你草鞋錢有日在莫道我得便宜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入地獄如箭射又圖個什麼各自著便宜又不是愁漢也久立　上堂若欲多求恐妨於道祇如諸上座還得道業成辦也未若也未辦千般巧說

不益其心萬種思量是何道理所以古人道你若無
心我也休晴乾不肯去須待雨淋頭　問如何是般
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
胎　問三春已去九夏又臨學人未明乞師直指師
曰打你頭破作七分曰也知師爲迷徒切爭奈學人
未曉何師曰非日月咎　問未有世界時還有佛法
也無師曰少一時不生剩一時不死　問拈槌豎拂
揚眉瞬目即不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你爲什
麼擔枷過狀曰與麼則謝師方便師曰罪不重科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重疊關山路曰今
日一會又奚爲師曰對牛彈琴　問眞源無朕兆如
何語祖宗師曰句裏明人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
下雨師曰楊花得暖風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猢猻繫露柱　上堂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僧便
問如何是千人排門師曰守株待兎曰如何是一人
拔關師曰你不是者手脚　問如何是禪師曰最苦
是黃連曰如何是道師曰甜底是甘草　上堂鼓聲
纔罷罕遇作家僧出禮拜師曰打鼓爲三軍曰長蛇

偃月休施展匹馬單鎗謾立功師曰氷消瓦解曰諾
師曰蘇嚕蘇嚕　問空王殿中以何爲侍者師曰樓
至佛　上堂南泉道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
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
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總不見所以雲門大師道
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只饒你截斷
凡聖及盡有無也秖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
竅在便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便打曰我早是
將一塊屎驀口抹了你更來咬我手作麼僧擬議師
便趂　上堂神方祕術子父不傳山僧有個藥方黑
豆好合醬便下座　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滿眼
是埃塵　問如何是色空師曰蘿園裏賣葱　問應
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未審是什麼人說師曰露柱
口脣缺　問如何是無底鉢盂師曰挂向壁上曰未
審將何齋粥師曰瓦椀竹筯　問如何是佛師曰抱
贓叫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雲野雉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空劫無閒人曰如何是正然
燈師曰火星入牛斗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衲僧天

下走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也祇是個銅片曰磨後如何師曰且收取　問學人有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南地鵠北地狐曰意旨如何師曰三月裏看　問善財入樓閣是何時節師曰末後殷勤曰畢竟如何折倒師曰不如退後三步曰恁麼則古人不先今人不後師曰秦王擊缶　問終日切切祇爲庭前殘雪如何得雪消去師曰相次春來曰恁麼則紅輪起處底穿邊盡師曰雪上更加霜　問閉門造車時如何師曰還得成就也未曰出門合轍時如何師曰魯般門下　問承教有言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既是虛空云何銷殞師曰歸源者合知曰恁麼則一漚生處衆波同師曰細看前話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劒樹刀山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扶桑曰那邊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靑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小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師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　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承父業　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　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藪裏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水

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玩家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　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郢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峰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青河輥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師豎起拂子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虔州了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峰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續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遍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　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趂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個童兒昇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　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眞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

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迥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　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　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　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個甚麼祇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峰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為甚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為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柴擇菜　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卽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峰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清涼明禪師法嗣

吉州西峰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淸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宋眞宗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號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　示寂日爲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覷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荼毗獲設利建塔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雲門宗

南嶽下九世

文殊眞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杜氏子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峰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　住後上堂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乃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

切珍重　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　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　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　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鑽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

上堂。舉寒山曰。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　上堂。春寒凝冱。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

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　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薐　師於宋仁宗天聖庚午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上堂辭衆。述法身偈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坑落塹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　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増道

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劒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𦦨　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怎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　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　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襄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　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怎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個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廬州合肥吳氏子生有奇相弱齡出家普寧嘗在五祖主寺事一日方丈要生薑煎藥必以錢回乃與戒心重之後依聰公於洞山會聰沒遺言令師繼席焉上堂總怎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怎麼時覓個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麼衆無對師曰曉殺一船人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脚短　移遷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縣尉喝道來師避道左尉馬跪不行師曰者畜生却識人尉知作禮於師馬乃行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潭州雲葢志顒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問如何是雲葢境師曰山角金屏掩松蘿玉帳垂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紫袍公子少雪頂老僧多　上堂師顧大衆喝一喝曰諸禪德莫是賓主歷然麼莫是先照後用麼莫是照用同時麼若恁麼曾臨濟宗風平沉苦海既不恁麼會且作麼生會良久喝一喝復拍禪牀一下　上堂昨日三今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揑聚無限禪徒特罔措喝一喝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葢襆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楖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横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鷄鳴天已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靑州棗出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甎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　上堂旋收黃葉燒靑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堂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

峰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　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實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攜椿　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彝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李氏子依普安銑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元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曰未審祗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個

甚麽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尙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麽但以上無攀仰下絶已躬自然常光現前個個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靑霄曰卽今事作麽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　問和尙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　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　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　問古人道皎皎地絶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　問如何是絲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麽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　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　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　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　問龍門爭進學那個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　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銜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　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麽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　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　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

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個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復曰大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良久曰看看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乃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

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當宋仁宗皇祐壬辰六月十日也七月七日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壽七十三坐五十夏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個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　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聽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　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榔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寧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

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賓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　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峰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劫須喫棒　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顧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雅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雅向火次師侍立雅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雅拈火筯便摵師豁然大悟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　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　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磨頭　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福嚴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　歲夜小參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

羨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上堂。良久曰。冤苦冤苦。作什麼。百丈不在。老僧今日困。便下座　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怎怪得老僧。便下座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示眾。阿呵呵。瘦松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橫按住杖。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　師贊開福真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諸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　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時舊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清苦。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一偈千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廁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趂出山。

晚年衆請滋甚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開堂日上首白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個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個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荊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卻請爲新出世長老作個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　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　問妙峰頂上卽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腳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　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　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　問瞥瞋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　上堂一若是二卽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　問雨雪連天爲甚麼孤峰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誠古曰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個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僧問佛令祖令諸方竝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　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迴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己　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　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　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虎天下見文星

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腳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郎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

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西峰豁禪師法嗣

汀州南安巖自嚴禪師泉州同安鄭氏子年十一依

臥像寺契緣出家十七受具遊方至廬陵謁西峰豁依止五年密契心印辭去抵武平南黃石巖巖多蛇虎師住而蛇虎皆使令四遠聞之咸敬事之後師以鄰僧亡遵教荼毗未聞官吏遂白衣適遊南康盤古山樂而棲息三年竟成叢林初西竺波利尊者曰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至是符應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誦無所遺示人多以偈每書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師驅妖杜怪靈應頗多具如本傳宋太宗淳化辛卯正月初六日集眾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而化壽八十二臘六十五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南嶽下十世上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公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

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公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公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公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　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元不談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趯鷂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　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祗麼說。僧繇會寫眞。鎭府出鑌鐵　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個道理。是誰境界。咄　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　上堂。舉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嗵嗵　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翠巖眞常罵師說無事禪。石霜永令人傳語曰。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者。汝罵他自失一隻眼。師聞之乃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溈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諾。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宋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神宗熙寧辛亥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

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主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三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濬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語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留亂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所宋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眾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潤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

老此峰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
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
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
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
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
致九峰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
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
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
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
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
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
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猊座師登將何拯
濟師曰山高水濶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峰師曰
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師
曰脫却衣裳臥荊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
拊掌師曰更蹐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
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曰牛尋拄杖攪黃河問艣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

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擧棹別波瀾師曰濟
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
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爲
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
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
乃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
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
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擧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
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
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
沒自在竝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
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
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
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
他家自有通人愛　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
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爭
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
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　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

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衲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　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　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　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個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蹤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鬢四角參　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年八十二無疾而化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　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曰吽吽　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妙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個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攞攞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　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賣覿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扁塞虛空普天帀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鱉鼻玄沙見虎俱眡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日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卽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鷄　問開口卽失閉口卽

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　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元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　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　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　上堂拈一放一妙用縱横去解除元收凡破聖若望本分草料大似磨甎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曰寔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　上堂山僧說禪如蚝蝠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為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捋嘴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曾陞座參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為甚麼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峰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橅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猶參

令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個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罷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個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韶州月華山海琳禪師本州曲江都渚鄧氏子少業儒已而學佛以詩自雄徐知非參自寶於洞山山器之遂囑以大任南還結庵舊山之白蓮四衆奔赴者所得良深晚退居西堂詔擇名德居寶林堅辭之乃即庵自璧壽藏曰吾歸骨於此矣地為月華山招提朗弘法處也師至大輿人咸以為朗後身云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眉州丹稜王氏子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宋神宗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說破攜拄杖下座儼然而去尋遷玉泉　示衆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　冬至示衆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　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　師示寂門人圍繞師

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舁屍出兒郾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韶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鈞容易上鈎來

雲蓋顒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濶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　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嶽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個是法那個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辯路高低參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栴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　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三